

山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第一集

山东省军区政治部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

兵民是胜利之本

目 录

民兵英雄郝怀友.....	1
盆子山区地雷战.....	17
高平路上一虎将.....	32
铜墙铁壁.....	37
三打敌据点.....	49
陷敌于灭顶之灾.....	53
铁壁营盘.....	57
枣林怒火.....	65
高庄民兵武装队.....	71
鲁北平原地道战.....	77
勇敢机智杀敌人.....	91
红色交通员.....	96
丁家的铁西瓜.....	100
红三村.....	108
微山湖畔的战歌.....	117
五村同写壮丽诗篇.....	124
光荣的石匣民兵.....	131
众志成城.....	138
戳穿美帝纸老虎.....	142
鄱阳湖上的一场激战.....	149

民兵英雄郝怀友

渤海平原南端的邹平县，有条奔流不息的小清河，河南岸有个风景秀丽的东平村，这就是全国民兵英雄郝怀友同志的故乡。

郝怀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高举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伟大红旗，在党的领导下，带领东平民兵，配合地方武装、主力部队，打日寇，灭蒋匪，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进行了无数次惊心动魄的对敌斗争，在我省民兵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胸 怀 朝 阳

一九四〇年，日寇的魔爪伸进了渤海平原，处处安据点，建炮楼，修公路，筑碉堡，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把个广阔富饶的渤海平原糟踏得不成样子。与东平村一路之隔的焦桥镇，也安上了鬼子的据点。鬼子、汉奸三日两头出来“扫荡”，东平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渤海区人民，并没有在敌人的野蛮侵占下屈服，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工队、民兵队、青年抗日先锋队、抗日游击小组，雨

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抗日的星星之火，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

一天晚上，郝怀友独自一人躺在炕上，脸上的青筋绷得老高，两手紧攥着拳头，不住地捶打着胸膛；面对着日寇的滔天罪行，他的心里燃烧起万丈怒火！这时，从门外走进一个四十多岁的大汉，高个头，宽肩膀，脸孔黝黑而带点酱紫色，箭眉下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叫刘宗义，是东平村最早的共产党员和游击小组的负责人。

刘宗义和郝怀友的父亲，从小一起给地主扛活，在患难与共的生死斗争中，两个人结成了知心的战友。怀友的父亲死后，刘宗义把怀友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教他干庄稼活，给他讲革命斗争故事。他进屋，一看怀友这愤怒的表情，心里就明白了，便凑近一步说：“怀友，光干生气打不了日本鬼子！”

“干生气？”郝怀友呼地一声从炕上跳下来，从门后头拖出闪闪发光的铡刀往地上一戳，两道浓眉往里一拧，高声说道：“鬼子有枪炮，咱们有这个；鬼子有一个脑袋两只手，咱也不少哪一样！拚一个够本，拚两个赚一个！”

刘宗义看到怀友这个虎劲，打心眼里高兴。又想到他还年轻，需要很好引导，便语重心长地说：“打鬼子可不是一个人硬拚的买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要报仇，要雪恨，我们就要听毛主席的话，把群众动员起来，团结一心，和日本鬼子干！”

郝怀友紧锁的眉头展开了。老早，他就听说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领导人民闹革命，求解放，日想夜盼。今天听刘宗

义这么一说，好象毛主席就在眼前，顿时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一把抓住刘宗义的手说：“大叔，请放心吧！毛主席咋说咱咋办。跟着毛主席打鬼子，就是刀山我也敢上，火海我也敢闯！”

郝怀友参加抗日游击小组后，经常和民兵们一起到鬼子据点周围扒公路，掐电线，到敌人驻地贴标语，撒传单，对敌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郝怀友茁壮成长。一九四一年三月八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刘宗义被调到外地工作，郝怀友就担负起东平民兵的领导任务。

计 杀 歹 徒

一九四二年，日寇为了加强他的反动统治，实行所谓“强化治安”，在焦桥镇增设了一个宪兵队，妄图扼杀我们的抗日活动。

郝怀友根据上级指示，在家开设了一个烟酒小铺，掩护我地下工作人员和护送南来北往的干部。他经常以买卖烟酒为掩护，把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秘密地散发给游击区的革命群众，鼓舞大家的抗日斗志。

焦桥宪兵队的队长杨胡子，常常带着娄罗出来，杀人放火，抢劫东西。他的副官高麻子，更是个满肚子坏水的铁杆汉奸，在鬼子队长长谷川面前大献殷勤，说他如何有办法对付我们的民兵和游击队；他甚至厚颜无耻地夸口说：“如果除不了几个‘土八路’，我就拿头来见！”

高麻子常常以“清剿”为名，领着鬼子汉奸到周围村里翻

箱倒柜，敲诈勒索。东平村的群众，十有九户被祸害得揭不开锅。这个坏家伙还经常在郝怀友的小铺周围转来转去，好象发现了什么秘密，给革命干部的来往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上级党组织决定：坚决除掉这一害！

一天，怀友的妻子徐芳英一人在家“营业”，高麻子贼头贼脑地闯了进来，硬说她家窝藏八路，里外翻个不停。他从抽屉里翻出了一张北海币，喜出望外，呲牙咧嘴地说：“嗯，不窝藏八路，哪来的八路票？早就看出你这个小铺不地道！”

芳英面不改色，心不跳，随机应变地说：“这钱是卖烟卖的；俺又不识字，谁知道是啥票！”

高麻子又威胁道：“我不管你识字不识字，你家有八路票，就是私通八路，报告了皇军，统统枪毙！”说到这里，他见徐芳英不作声，认为是徐芳英害怕了，乘机敲诈说：“要想没事，明天给我准备好二百块钱。不然的话，哼哼，叫你吃不了兜着走！”说罢，顺手从柜台上抓了一条香烟，扬长而去。

高麻子走后，徐芳英急忙去找郝怀友。郝怀友听了拍着胸膛说：“好啊，我正等着他呢！”说罢，立即找支部作了汇报，支部决定派民兵孙茂德配合他行动。

晚上，郝怀友躺在炕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思索着明天的行动计划。“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他想，自己的家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得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把事情做得不露痕迹。

雄鸡高啼，彩霞满天，曙光透过窗櫺照进屋来。怀友一眼望见墙上挂的绳子，心里便拿定了主意：对，就这么办！

吃过早饭，怀友叮嘱了母亲和芳英几句，随手把绳子搭在门上，就到后园藏了起来。接着，怀友的母亲把“危险”的信号插在大门上。想到小铺“买东西”的人看到信号，悄悄离去，小铺里显得格外寂静。

上午九点多钟，高麻子果然来了。只见他戴着墨色眼镜，呲着满嘴黄牙，腰里别着手枪，一进门便恶狼似地质问：“钱备齐了吗？”

“备齐了！”芳英提高了嗓门，好让郝怀友知道。

正当高麻子叼着烟卷，跷着腿，洋洋得意地清点着票子的时候，郝怀友箭步飞来，劈头就是一个耳光子。高麻子见势不好，拔腿要跑。孙茂德又立即赶了进来，同郝怀友一起把高麻子按倒在地。高麻子苦苦哀求道：“爷们，饶命！今后我再不敢为非作歹了。”

“饶了你？半边铃铛咋响（想）来！”芳英咬着牙把绳子往高麻子的脖子上一套，三个人用力一拉，这个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汉奸，就吃了伸腿瞪眼丸。

虎 穴 锄 奸

高麻子的失踪，使长谷川大伤脑筋。他想：在高麻子以前失踪的，有东平村维持会头子、恶霸地主陈光志、袁振儒，还有高级特务郑立洪……；焦桥周围的老百姓配合八路军，不是扒公路、掐电线，就是埋地雷、炸桥梁，甚至还把毒药下到他的饭碗里。他越想越害怕，仿佛坐在炸弹上。

狗急跳墙。长谷川下毒心要把周围各村的可疑人都抓起来，妄图破坏我地下组织。

长谷川有个心腹翻译，姓蒋，外号叫蒋阎王，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帮鬼子干了不少坏事。一次，他带着鬼子、汉奸闯进东平村，抓去了七十多名群众。当地群众都对这个家伙恨之入骨，纷纷要求赶快锄掉这个狗汉奸。上级同意后，把任务交给郝怀友和区中队队长赵玉华。

蒋阎王极其狡猾，很长时间龟缩在据点里不敢露面。郝怀友和赵玉华侦察了一个多月，没有得到下手的机会。

一天，我们的一个内部关系送出情报：七月二十六日，是伪区长的生日，蒋阎王将去赴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郝怀友和赵玉华制定出行动计划，高兴得一宿没有合眼。

星星渐渐遁去，雄鸡唤来黎明，初升的太阳放射出耀眼的红光。

郝怀友把子弹推上枪膛，敞开机头，关上保险，枪口朝下，插在腰间。他本来就是个庄稼汉，用不着乔装打扮。赵玉华是位彪形大汉，穿着白褂子，蓝布裤，裤脚挽到膝盖以上。他把一条写有“育德堂”字号的布口袋，夹在胳肢窝里，和郝怀友肩擦肩地朝焦桥镇走去。

那天恰好是焦桥镇逢集的日子。他俩随着赶集的人群，混进街里，选定了蒋阎王必经之路的南北大街上，隐蔽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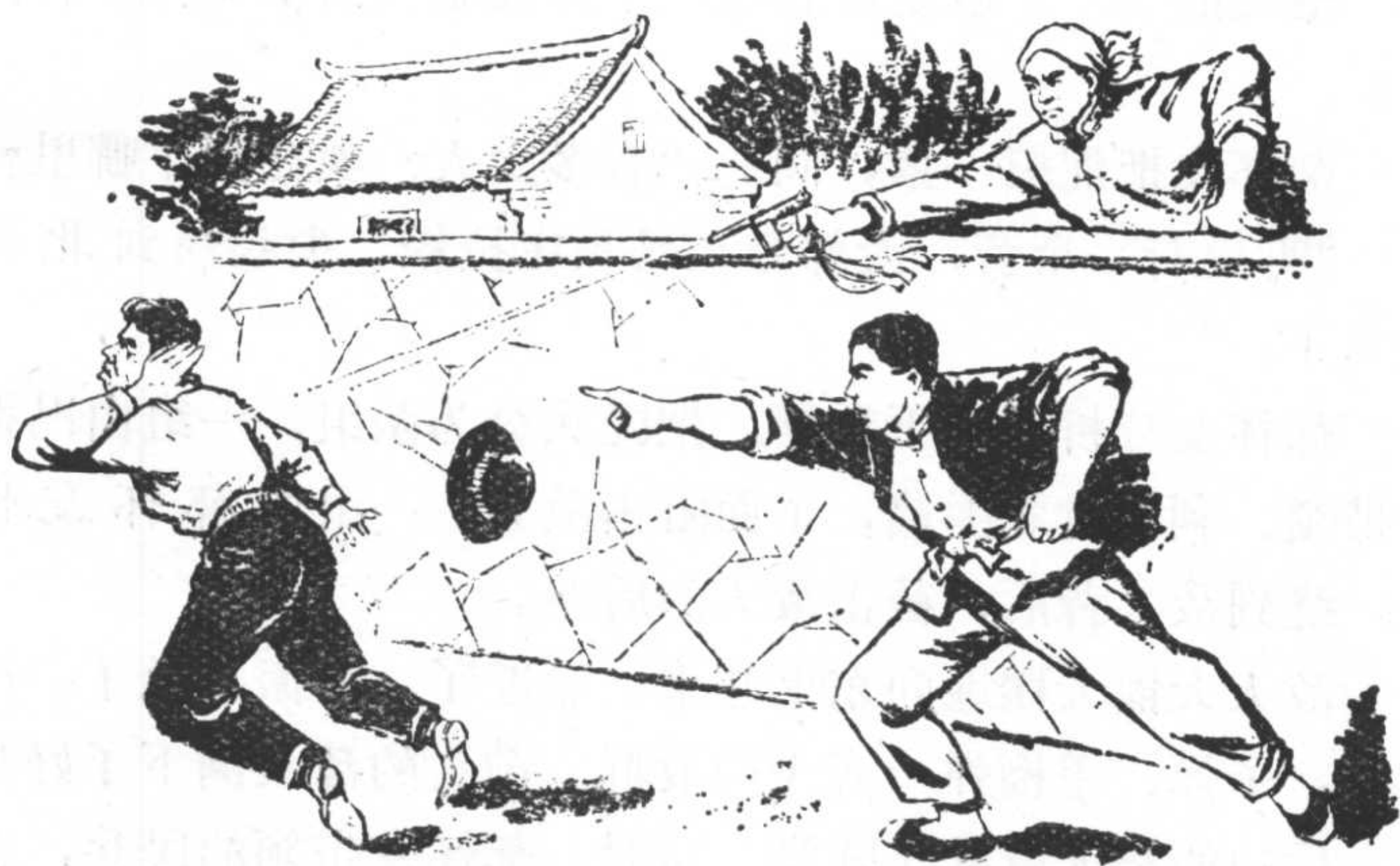
他们一直等到日头偏西，赶集的人已经全部散去，还不见蒋阎王的踪影。莫非他没到伪区公所去？莫非他察觉了，躲在鳖窝里没出来？郝怀友作了很多猜测，又都否定了。他想：不会有变化的，要是变化，我们那个“关系”早通知我们了。

“要一包大方！”忽然，南边的茶铺里，传来了赵玉华的暗号。

蒋阎王喝得醉醺醺的走来了，赵玉华立即追赶上去。蒋阎王一见有人追来，象兔子见了鹰一样，撒腿就往北边据点里跑，同时没命地喊着：“八路，有八路！”

这时，郝怀友也从小铺里腾地一下窜了出来，恰好把蒋阎王夹在当中。怀友刚想打枪，蒋阎王一扭身，跑进一个狭窄的胡同里。胡同北边是一堵矮墙，墙北不远就是鬼子的炮楼。他翻身爬过了矮墙。说时迟那时快，郝怀友和赵玉华一齐赶了上来，叭、叭两枪，结果了他的狗命。

当敌人象蛆虫似地涌出据点时，他们早已穿街越巷，鱼游大海，隐没在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了。



打“驴”护粮

一九四四年麦收刚过，东平民兵接到上级指示，要作好反抢粮的准备工作。粮食是战胜敌人的重要物资，如果被敌

人抢去，就等于给敌人增加了力量。“为了协助作战(坚壁)，并使敌人得不到粮食(清野)”，郝怀友立即召集民兵研究对策。

“依我看，干脆把粮食都埋藏起来。”袁聿瑞说。

“埋藏起来，敌人翻出来怎么办？”杨树芝说。

“怎么办？咱们拿的是烧火棍子吗？”郝怀友拍着手中的枪说，“拉出去揍他！”

“对！狠揍这些杂种。”民兵个个斗志昂扬。

一天清早，郝怀友和民兵们正在湾边脱坯，村头站岗的民兵跑来报告说：“‘驴’来啦！”

他说的“驴”，就是和日寇一个鼻孔喘气的土顽二十四旅。

郝怀友把泥板一撂，问道：“有多少人？现在到了哪里？”

“听说有一个营，大部分在马头庄抢粮，尖兵快到北湾沿上了。”

郝怀友分析了一下敌情，把民兵分为两组，一组由冯振昌带领，利用村北围墙，正面阻击敌人；一组由郝怀友带领，绕到敌人背后，截击敌人的后路。

敌人大摇大摆地向东平开来。靠近了，冯振昌说了一声“打”，子弹、手榴弹一齐飞向敌群。前头的敌人倒下了好几个，后边的敌人就乱了阵脚。这时，郝怀友带领的民兵，也迂回到敌人背后，哗哗几排子弹，把敌人打得懵头转向，象削倒的秫秸躺倒了一大片。敌人逃进附近的坟地，负隅顽抗。

打着，打着，敌人的机枪突然哑巴了，只见一个家伙慌慌张张地爬上树去折柳枝。

“敌人的机枪卡壳了，冲啊！”郝怀友带领民兵冲向敌群。敌人的炮手慌了，把炮弹倒着装进了炮膛，只听“轰”地一声，小炮爆炸了，周围的敌人同归于尽。

在围墙后面的东平群众，看到敌人的狼狈相，齐声高喊：“快截着路，别叫‘驴’跑了！”敌人以为是我们的主力部队赶到了，更是惊慌万分，夹着尾巴逃了回去。

火 烧 北 营

反抢粮斗争胜利以后，东平民兵的队伍更加壮大了。他们“用各种方法帮助我军，反对敌人。”主动向敌人进攻，“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

北营，这个位于邹平、桓台两县之间的大村，是土顽二十四旅岳本瑞的老巢。他依仗着日寇的势力，经常到解放区来骚扰。

东平民兵奉命配合清西二团去拔掉这个据点。

进攻的前一天晚上，民兵们驻在冯家码头。这儿离北营不远，需要提高警惕。半夜时分，郝怀友顺着围墙悄悄地巡逻查哨。

夜，一片寂静。只有风吹树叶发出低微的声音。走着，走着，郝怀友发现前面路上一个黑影。这黑影到了围墙根下的湾边，晃了两下不动了。郝怀友贴近哨兵，用枪瞄着黑影低声问道：“看清楚了吗？”

“好象是只狗。”哨兵附在郝怀友的耳朵上回答说。

“扔块坷垃试试看，要是狗，它不跑就咬；要是人，他准不动。”

哨兵扔出了一块坷垃，黑影果然没动。

“认真监视，别叫他跑掉！”郝怀友随即带上几个民兵绕过去，把黑影包围起来，命令道：“不准动！举起手来！”这个企图偷听口令的岳本瑞的侦察兵，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郝怀友从这个家伙口里，了解了敌人的口令和部署，立即和区中队长赵玉华奔到刘家套去找二团李政委。李政委听了他们的报告，决定马上攻打北营。

战斗开始了。五连长孙连全抓紧时机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号召伪军士兵缴械投降。

敌人认为包围他们的都是民兵，凭借着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

天快亮了，据点还没有攻下来。郝怀友急中生智，对部队首长请战说：“用火烧这些狗日的！”

首长批准了他的请求，把机枪集中起来，一齐向敌人射击，压住了敌人的火力。郝怀友和赵玉华抱起两捆秫秸，柳叶鱼一样轻捷地跃到炮楼跟前，在秫秸上浇了两大瓶煤油，点着火，一下子扔进炮楼墙内。顿时，熊熊烈火燃烧起来，火苗呼地扑向楼顶，映红了半个天空。

“冲啊！”喊声四起，惊天动地。敌人投降了。

马 尚 歼 敌

一九四五年，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解放区军民越战越强，日本鬼子被赶到铁路线上，象秋后的蚂蚱，做着垂死的挣扎。

秋季，东平民兵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组织人民，破

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的教导，酝酿着扒铁路的计划。

民兵杨树芝首先说：“扒铁路这档子事，别看咱是大闺女坐轿头一回，我想也不难。铁轨下面是枕木，枕木四周是石子，只要把石子往四下里一拨拉，拴上大绳，咱们一起拉，保险能把它拽下来。”

冯振昌笑眯着眼说：“嘿，你想的倒美，铁路又不是秫秸穰子插的，几个人那能拽下来！”

“咱们用钢锯锯！”宋凤云两手比划着，满有把握地说。

“你想的更轻松，这又不是锯木头，啥时候能锯断？”大家都不同意。

民兵们争着出主意，想办法，争论不休。唯有民兵队长郝怀友坐在一旁，一言不发。他边琢磨大家的意见，边思考个人的主意。

大家都知道他的点子多，用弓箭往敌人据点里射传单，就是他的点子。有人见他不吭声，沉不住气地捅了他一下说：“瞅，说说你的锦囊妙计吧！”

郝怀友从沉思中醒来，说道：“咱们打一些大扳子和起子，把铁路上的道钉一个个地起下来，再用铁杠一撬，道轨就自然掉下来了。”

大家一听，都说这个办法好。

郝怀友带着道钉的图样、尺寸，去找铁匠金老汉。金老汉六十多岁，听说要打大扳子去扒鬼子的铁路，二话没说，立即支炉生火。

扳子刚打成，上级就来了指示：部队要拔掉胶济线上涯庄据点，要东平民兵配合行动。

民兵们个个喜出望外，精神抖擞地向五十里外的马尚车站奔去。

他们跨过了哗哗滚淌的孝妇河，一条巨蟒似的黑影出现在眼前。

“快！铁路到了。”郝怀友压低了声音，一挥手，二十多个人扑到铁路跟前。大家一齐动手，有的拧螺丝，有的起道钉。不一会，一节铁轨就扒下来了。大家掀开道轨，埋好地雷，就隐蔽到路旁的玉米地里，等候敌人坐“飞机”。

这时，涯庄已经打响，成了一片火海。郝怀友望着炮火映红的西天，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一个民兵说：“看，涯庄的敌人锣鼓喧天的上西天了！”另一个民兵补充说：“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头哪！”

“火车来了！”嘹哨的民兵喊了一声。

郝怀友猛一回头，果然一个幽灵似的灯光晃晃悠悠地朝马尚飘来。他立即下达命令：“同志们隐蔽好，准备战斗！”

一列笨重的火车，吭吃吭吃地开了过来，车头上的灯光贼亮贼亮的。火车行至马尚车站突然停了下来，好象发现了什么似的。

“他妈的，这是耍的什么猴呀？干掉它！”袁聿祥说。

郝怀友命令道：“沉住气！”

敌人的机枪盲目地扫射了一阵，见路旁没有什么动静，火车便又呜地一声向西开去。刚开出车站不远，只听得轰隆几声巨响，一条火龙顿时熄灭了，火车跌到沟里，车箱都撞翻了。

“冲啊！”郝怀友第一个跳起来冲了上去，民兵们也都跟着冲上去。他们冲到火车跟前，把一颗颗手榴弹丢进了车箱。撞得头破血流的鬼子、汉奸，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情

况，就呜呼哀哉了。

智 歼 逃 匪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可是，万恶的蒋介石又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内战，向解放区展开了全面的进攻。“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郝怀友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率领东平民兵，又踊跃投入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一九四六年夏初，我主力部队在张（店）周（村）一带，包围了大批敌人。郝怀友闻讯，立即带领民兵去帮助部队围歼敌人。

天不亮，他们到达了周村以北的姚孙庄，听这里的群众报告：董家庄夜里闯进了三十多个逃敌，这些家伙从周村逃窜出来，已经人困马乏，狼狈不堪，现在，正在村内的大湾崖上喘息。郝怀友听罢，便决定马上吃掉它。

他叫郭志恩带领一组民兵，从正面进攻。他自己带着另一组民兵，迂回到敌人的背后，摸掉了敌人的岗哨，悄悄地冲进了庄里。那伙亡命之徒，有的坐在湾边上抱着枪打盹，有的躺在地上打呼噜。郝怀友和民兵们抢占了有利地形后，齐声喊道：“不准动，缴枪不杀！”接着哗啦一阵响，子弹全部推上了膛。

敌人听到喊声，象群无头苍蝇，连滚带爬地向水湾里扎去。郝怀友把手榴弹往空中一举，命令说：“举起手来！我们八路军优待俘虏。”

敌人怕脑袋开花，一个个乖乖地举起了双手，爬上了湾崖。其中一个不知死活的坏家伙，看到包围他们的是一些民兵，竟想弯腰拾枪抵抗。郝怀友眼明手快，一搂扳机，“叭”的一枪，把这个家伙撂倒在地。其他敌人再也不敢妄动，低着头，举着手，站在一边听候处理。

郝怀友清点好战利品，留下几个民兵押送俘虏，便带领大队民兵踏着明亮的月光向周村飞奔而去。

火 线 抢 救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以后，又狗急跳墙，集中兵力对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实行所谓重点进攻。解放区军民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很快“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这年六月，我渤海七师十三团，在苏家庄和东、西言礼村，与进犯我渤海区的国民党顽八军接上了火。

炮声隆隆，硝烟弥漫，通往苏家庄的道路一时被切断了。火线上的伤员不能及时抢救下来，参战的民兵们万分焦急。

郝怀友在对东平的民兵担架队作火线动员：

“同志们！大反攻就要开始了，蒋介石象秋后的蚂蚱没有几天蹦跹头了。我们这次抢救伤员，是一场紧张、艰苦的斗争。对于我们每一个民兵，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要发扬东平民兵的光荣传统，不怕苦，不怕死，坚决完成火线抢救任务！”

“郝队长，你放心吧！”冯振昌挺起胸膛说，“有咱民兵在，就有伤员在；就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伤员安全。”

“对！就是爬，也要把伤员同志们抢下来。”民兵们同声回答。

“出发！”郝怀友一手提枪，一手拖着担架杆，领头向苏家庄冲去。

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哒！炮弹在他们面前爆炸，子弹象老鼠在他们跟前乱钻。忽然，“轰”的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了，烟雾卷着泥土劈头盖脸地向他们扑来。

“噗！”郝怀友吐了一口泥，爬起身来，带领着民兵们匍匐前进。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过敌人的火力封锁线，来到了苏家庄。

“唉呀！你们民兵真不愧为解放军的左膀右臂。”部队首长对郝怀友他们的英勇行为，大加赞扬。

这天，炎热异常，干得人嗓子眼冒烟。郝怀友哪顾这些，领着民兵一次又一次地冲上火线，把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

担架队抬着伤员向后方转移时，敌机发现了他们，“嗡”的一声俯冲下来，机枪“哒哒”地扫射着。

“卧倒！揍这些鳖种！”郝怀友一面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一位重伤员，一面指挥民兵对空射击。

“同志，你……”这位伤员同志握住郝怀友的手，热泪夺眶而出。

“不要管我。”郝怀友安慰伤员同志说：“你为革命流了血，我们保证把你安全地送到医院，养好伤，重返前线更多

地消灭反动派。”

敌机被赶跑了。民兵们抬起担架，健步如飞。到达医院时，郝怀友脚上的血泡和袜子、鞋粘在一起了。

以后，郝怀友又带领东平民兵配合人民解放军，打淮海，渡长江，转战南北，屡建战功。

不 断 前 进

一九五〇年，郝怀友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幸福地见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这个在风里生、雨里长，从来没有掉过眼泪的穷孩子、硬汉子，在这幸福的时刻，禁不住热泪盈眶，心潮澎湃，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并作一句话：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千个决心，万个志愿，化作一句誓言：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到底志不移。

从土地改革到互助合作，从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郝怀友带领东平民兵和广大贫下中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航向，一步一个脚印地奋勇前进！

（惠军文 邹政宣）

盆子山区地雷战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抗日战争年代，海阳县盆子区的赵疃、文山后、小滩这三个村的民兵，广泛地开展地雷战，配合主力部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写下了反侵略战争的光辉篇章。他们的英勇斗争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

首 战 告 捷

鸡叫之前，四百多个日寇、伪军，从行村据点偷偷地向赵疃扑来。

这是一九四二年三月间的事。

自从日寇的铁蹄践踏到海阳以后，赵疃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拿起土枪土炮、大刀长矛，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扒公路、掐电线、截粮草，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凶焰。对此，日寇大伤脑筋，把赵疃当成了“眼中钉”。现在，这些野兽要来疯狂地报复了。

敌人刚一出动，消息就飞快地传到了赵疃。民兵们按照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伟大教导，研究好了对策。民兵队长赵同伦和赵守福率领民兵，

扛起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埋伏在村东芝麻山、松山一带。

天不亮，鬼子闯进了赵疃。村子里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影。一个汉奸对鬼子的指挥官谄媚说：“太君，土八路统统地吓跑了！”鬼子官狂笑一阵，得意忘形地跳下马来，指挥着鬼子翻箱倒柜，搜刮财物，抢劫粮草，烧毁房屋，把个赵疃糟踏得不成样子。

十点钟左右，鬼子正想吃饭，埋伏在山上的民兵突然开火了。轰咚、轰咚的土炮，打得敌人象捅了窝的马蜂，没头没脑地到处乱撞。吓得团团乱转的鬼子官，不住口地狂叫：“八路大大的有！”冲锋号声嘀嘀嗒嗒，民兵们象猛虎下山一样直冲过来。鬼子听到震天动地的喊杀声，肝胆俱裂，丢下抢掠的东西，抱头鼠窜。

鬼子逃到五里远的鹏化庄，和从据点前来接应的鬼子一起，又开始向赵疃反扑。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民兵们毫不畏惧，沉着应战。这时，区中队和邻村的民兵也赶来增援。漫山遍野的八路军、民兵，潮水般地向鬼子冲去，成束的手榴弹在鬼子群里爆炸，机关枪也“哗哗”的一个劲向敌人扫去。鬼子被打得哭爹叫娘，狼狈逃窜。民兵们那里肯舍，一气把鬼子撵进据点，才凯旋而归。

智 送 情 报

全国民兵英雄孙玉敏同志，曾机智勇敢地杀死过十七个敌人，并多次圆满地完成传送紧急情报的任务。

一九四三年夏季的一天，行村据点的日伪军以一个中队

的兵力突然包围了小滩村，挨门逐户地进行了搜查。敌人把群众围在大街上，用木棒子打，毒瓦斯熏，企图威逼群众说出我地方工作同志。八路军同人民心连心，谁也不吭一声。五个地下工作同志就在人群之中，知道底细的人都在暗暗地着急。

在敌人恶狼似地嚎叫着的时候，一个工作同志递给农救会长孙早夕一张纸条，悄悄说：“赶快派人送出去，叫部队解救父老兄弟。”可是小小的村子，被敌人围了个水泄不通，岗哨又是里三道外三层，怎么出去呢？

那时才十四岁的孙玉敏，老是紧跟着农救会长。她见孙早夕皱着眉头，便用胳膊拐了他一下说：“我去送吧，保险出不了错！”孙早夕看看玉敏，想起她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的那股认真劲儿，就同意了。他把小纸条塞给孙玉敏低声说：“快想法送到庶村去！”孙玉敏接过纸条，瞅空转到人群后面的墙根下，假装坐在那里玩石子。她见没有引起敌人注意，便敏捷地撕开鞋口，把纸条塞了进去，扔着石子转到一家，找了个破篮子和一把破挖菜刀，不慌不忙地向村外走去。

“小孩，你的那边的去？”村头站岗的鬼子叫开了。

“挖菜去。”玉敏一边说，一边擎起破篮子和挖菜刀。

“小孩，你的回去！”鬼子端着刺刀逼了上来。

“皇军嫌俺小，不让去。”小玉敏神情极其镇定。

那个站岗的鬼子弓着马虾腰，把玉敏全身搜了个遍，什么也没搜到，便放她走了。

孙玉敏骗过敌人，巧妙地穿过了四道封锁线，一口气跑到了离小滩八里路的庶村。区中队接到情报便火速出兵，包围了小滩村。敌人听到村外枪声四起，不知虚实，便慌慌忙忙

地逃跑了。

石 雷 歼 敌

一九四三年秋天，民兵队长赵同伦从区委会带回两颗十几斤重的铁地雷。赵守福拿起来看了又看，乐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线，说：“上次要是有了它，那能叫小日本鬼那么便宜地跑掉！”

一天下午三点来钟，二百多个鬼子从东北面几个村子抢了东西，要路过赵疃回行村。守福、同伦等几个民兵听说，抱起地雷，飞也似地跑到村西的山枣埠顶，把地雷埋在通往行村的大道上。

突然，一个推小车的农民向地雷走来。怎么办？决不能让自己的阶级弟兄挨炸！已经隐蔽起来的赵守福，连忙跑上前去，领着他绕过地雷，顺着熟悉的小路向山里走去。鬼子发现了，嗡的一声追赶过来。刚跑出几步，便听得“轰”、“轰”的两声巨响，十几个鬼子应声倒下。鬼子大队人马立刻慌作一团，想追又怕再吃铁西瓜，只得气急败坏地放了一顿空枪，抬着炸死炸伤的鬼子逃回了据点。

民兵们一回村，群众立即围拢上去说：“别看这些铁疙瘩没鼻子没眼的，劲头可真大哩，一家伙就撂倒一大片。”守福、同伦听了说：“这玩艺好是好，就是上级只发给咱两个，这一回就都用上了，鬼子再来了怎么办？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我们得核计一下，多想些办法。”于是，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开了。一个民兵说：“我是个石匠，炸石山的时候，碎石一蹦老高。没有铁

雷，咱不是可以造石雷吗？”另一个小青年接过去说：“对呀！没有炸药，咱就一硝、二磺、三木炭，碾成炸药，装到大石块里不也能杀伤小鬼子吗？”赵守福一听，可乐坏了，扛来碾场用的大碌碡，和大家一起琢磨起来。他们很快就造好了两颗石雷。

为了试验石雷的效力，顺便扰乱一下据点里的鬼子，守福和同伦、新瑞等几个民兵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悄悄地摸到了行村。他们把两颗大石雷放在铁丝网的下面，点上药线，就隐蔽起来。刹时，两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石子满天飞舞。鬼子被吓懵了，机关枪“哒哒哒”的一个劲地响。守福他们又说又笑地回到村里。

两颗石雷爆炸成功后，赵疃变成了“石雷兵工厂”。男女老少齐上阵，碾药的碾药，钻石头的钻石头，谁也不甘心落后。

几天后，五百多个鬼子又来“扫荡”，民兵们摆下了一千多颗的石雷阵。麻雀组的民兵迎头拦住鬼子，边打边撤，把鬼子引进了雷区。这时，埋伏在周围的各村民兵一齐开火，打得鬼子东窜西逃，石雷便连珠炮似地响了起来。鬼子的一个机枪射手把机枪放在一块大石头上，刚趴下身来要射击，便被炸得连人带枪一起飞上了天。另一个鬼子被满天飞石砸得哇哇直叫，抱着脑袋跑到一块大石头旁边，刚一蹲下，又被炸了个狗吃屎。鬼子逃走了，丢下了三十多具尸体。

诱 敌 上 钩

一九四三年冬的一天，有三百多个日伪军到赵疃西北面

的庙河前、榆林等村抢粮。上级决定等敌人往回走的时候，打他的埋伏。

天过半晌，日伪军过来了。敌人知道赵疃的民兵是不好对付的，在离赵疃还有二三里路时，突然改变了行军路线。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刻，赵同伦果断地命令：“麻雀组打冷枪，土炮手点药芯，引敌人进雷区！”民兵杀声震天，几十支土枪、钢枪一齐开了火。土炮也怒吼了，扑哧一团浓烟大火，碎锅铁直往鬼子群里喷。这一阵，撂倒了九个日伪军。

鬼子挨了一顿枪炮，恼羞成怒，那个指挥官在马上把指挥刀一指：“杀给给——”，一颗颗炮弹便从民兵们的头顶上呼啸着飞过山去。敌人的炮弹打高了，几里地出去了，打低了，又怕落在自己的队伍群里，对伏击的民兵根本不起什么作用。他们枉打了一阵炮，就开始往山上冲。民兵们趁机又是一阵猛打，眼看鬼子吃“铁西瓜”的时候快到了，便赶忙撤离了山头。

鬼子打着破膏药旗“唧唧哇哇”地爬上山顶，可是，民兵们又在另一个山头上打起了冷枪。于是，小鬼子又扑下山去。就在这时，几道火光同时在浓烟中闪了几闪，响起一片爆炸声，山摇地动。

枪声停了，硝烟散了。这一仗不到两个小时，毙伤敌人二十多名。我五十多名参加战斗的民兵，一点损失也没有。民兵们高高兴兴地唱道：

拿起手榴弹，瞪大两只眼，
保卫家乡，咱们民兵个个是好汉，
土枪和土炮，是咱们的好伙伴；
地雷和钢枪，咱们也会使唤。

没事就生产，鬼子来了就同他干！
不论生产和作战，咱们是模范。
小鬼子一出动，和他展开游击战。
一阵土枪和土炮，打他个面朝天！

孤 胆 作 战

一九四四年五月一天拂晓，驻行村西寺的百余名鬼子突然向青岛方面开去。原来是驻青岛方面的鬼子出来“扫荡”，怕遭我袭击，要行村的鬼子出来接应。我们上级机关决定，由于化虎同志带领爆炸队打它的回头。

于化虎同志领受了任务，和掩护他的同志在据点外整整等了一天，不见敌人回来，心里很焦急。这时他想起了上级最近交待的任务：敌人龟缩在乌龟窝里不敢出动，我们就深入敌人的心脏，让地雷在据点内爆炸，狠狠打击敌人。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鬼子可能在夜间回据点，干脆乘机把地雷送进据点内。

晚上九点来钟，老远听到公路上传来了马蹄声和皮靴声，大队的鬼子呼呼拉拉地返回来了。于化虎把用裤子裹好的四颗大地雷挂在脖子上。鬼子大队刚走过，他纵身跃起，尾追在后。走到围门口，见站岗的鬼子脸朝天空，直挺挺地活象一根木桩钉在那里，再加上于化虎脱光了衣服，浑身抹上了泥土，所以很顺利地混进了据点，隐蔽在厕所尽头的一格里。

鬼子队伍解散后，都抢着上厕所。有几个走到尽头一格时，于化虎便拉紧小门，哼着大便的声音，把鬼子哄走了。

等到鬼子集合开饭的时候，他便走了出来，在操场上迅速把四颗大地雷布好，翻过围墙，沉着地剪断了三道挂着铃铛的铁丝网，安全返回。

第二天，天还不亮，于化虎就蹲在山岭上看光景。吃早饭的时候，只见据点上空黑烟滚滚，四颗大地雷一齐爆炸了。当天联络员出来报告消息说：不知谁把地雷埋到了操场上，一下子就炸死了十六个，炸伤十一个。

虎 穴 除 奸

一九四四年夏天，盘踞在行村据点的鬼子，在我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的沉重打击下，龟缩在据点内，一连数月不敢出动。他们把据点的四个大门堵死三个，只留下一个南门进出，并在护城壕下专门设了个“登记所”。狗所长外号叫“大麻子”，长了一对三角眼，满脸象个“毒蜂窝”，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坏家伙。凡是从这里进出的人，都要经过他的检查和登记；稍有不顺眼的，轻者拳打脚踢，重者送进监牢。

“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民兵爆炸队根据上级指示，决计除掉这个罪恶累累的狗汉奸。

一天深夜，赵守福和几个民兵带上四个大地雷，来到据点附近。他把负责掩护的三名同志留在安全地方，自己把四个地雷挂在脖子上，爬到围墙下边。他先在东南角碉堡下的门口埋上了一个，又顺护城壕爬到南门外的围门下埋上了一个，然后爬到登记所。一看门锁着，便机警地撬开木橛窗，爬进去，先拴了一个开门雷，把最后一个大地雷放在大麻子办公

桌旁的废纸筐里，把雷弦拴在椅子腿上。……

第二天一大早，鬼子一开围门，就吃了个开门炸；碉堡上的鬼子下来开门，也报销了。大麻子又照例进登记所作恶，一推门，开门雷就把他那个“毒蜂窝”脑袋撕裂下来，送上了半天空。几个鬼子赶忙去收尸，七手八脚又弄响了废纸筐里那颗大地雷。敌人被吓破了胆，连几个收尸的鬼子的尸体，也没人敢动了。这一次，就有十几个鬼子坐上了“土造飞机”。

“爆炸大王”炸掉了大麻子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周围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从此，龟缩在据点里的鬼子，更是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就夹着尾巴逃往青岛去了。

出征蓬莱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于化虎接到胶东军区的命令，要他带领爆炸队到渤海岸边，配合蓬莱县独立营封锁、打击盘踞在蓬莱城内的日本鬼子。他带领爆炸队星夜赶到蓬莱县以后，除了耐心向当地民兵传授爆炸技术以外，逢人就打听蓬莱城内鬼子的情形，有机会就跑到据点附近察看敌人的动静，很快摸到了敌人的活动规律。

原来，蓬莱城内的鬼子在我军民的严厉打击下，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敌人利用了一个三十二人的土匪队，出动时，叫他们走在前头，好当替死鬼；不出动时，就叫他们外出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于化虎决心用“铁西瓜”把他们除掉。

腊月的一天晚上，于化虎同负责警戒的同志带上地雷和爆炸器材，一起来到据点附近。他首先叫警戒的同志隐蔽在

比较安全的地方，自己和另一个战友，把带去的二十八个大地雷，呈“梅花”形布好，然后只身留下护雷。

第二天早晨，于化虎在雷区不远处佯装拾草，只见土匪队象往常一样，又要出去烧杀抢掠。先有四个家伙得意洋洋地出了城门，没走多远，只听“轰”、“轰”两声响，他们一起坐着“土造飞机”上了西天。后边的土匪慌成一团，张张罗罗地东转西窜。这时，那几组“梅花雷”也全部踩响了，倒下了一片。当天从据点内传出情报说，这一下报销了敌人三十多个。

从此以后，鬼子再也没敢出动。敌人一提起爆炸大王于化虎和他的爆炸队，便胆战心惊。不久，就逃往长山列岛去了。

诱 敌 进 村

一九四五年五月，逃往青岛的鬼子又窜回了盆子山区，残酷地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妄图重新控制行村、大山四个区、六十一个村庄和这一带海面，以便进行垂死挣扎，挽救即将灭亡的命运。

“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英雄的赵疃民兵在党的领导下，同鬼子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病住院的赵守福，恨从心头起，火在胸中烧，身带重病赶回了赵疃。

五月十八日，地雷又怒吼了！

这天晌午，四、五百个鬼子出动了。赵守福、赵同伦马上召集民兵作出战斗决定：让鬼子进村，炸它个人仰马翻！

下午三点来钟，鬼子兵杀气腾腾地向村中闯来。隐蔽在村口两旁的民兵迅速跃出，挂好雷弦，就向村里转移。他们

刚跑出百十步，村头的“夹子雷”、“连环雷”就一齐开了花，五、六个鬼子应声倒下。有的连滚带爬，四散逃命，又踏响了几个大地雷，被炸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其余的鬼子丢魂丧魄地趴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喘。



这时，民兵们对准鬼子就是一阵土枪。那个骑着高头大马的鬼子官，“哇啦哇啦”地狂叫一阵，抽出洋刀，领着一群鬼子向村里赶来。当他来到村中的十字路口时，民兵们故意在一百多米远的地方暴露出目标。鬼子官一见，拍马就追。刚到牌坊下，“轰”的一声巨响，一个特大的“箱子雷”在马肚子底下开了花。大洋马应声倒下，鬼子官一个倒栽葱倒在血泊里，一动不动了。指挥刀炸成了两截，钢盔抛出了一丈多远，一条带着马靴的大腿飞上了半天空。后面跟上来的鬼子也被炸死了四、五个。

被炸得人仰马翻、焦头烂额的日寇，又仓皇地逃走了。

敌 变 我 变

日本鬼子被“铁西瓜”吓破了胆，每次出动的时候，不是变化行动路线，就是叫伪军走在前边，象吃屎狗一样四条腿趴在地上用肉眼瞅雷。爆炸队遵照毛主席关于“从战争学习战争”的伟大教导，研究了很多巧妙的办法，对付敌人。

他们在同一雷坑里，上面放个假雷，下面放个真雷。有一次，敌人瞅上了民兵故意留下的埋雷痕迹，便得意洋洋地扒起来。一提上面的假雷，“轰”的一声，底下的真雷开了花，把鬼子送上了半天空。

鬼子吃了苦头，不敢再起雷了，瞅见有可疑的地方，便用小石子、面粉、食盐之类的东西撒上个圈圈，再向后一个传一个地说：“地雷的有！”敌人怀疑埋有雷群的地方，用纸写上“雷田”字样，压在上面，好叫大队绕道而行。爆炸队就“照葫芦画瓢”。

有一次，爆炸队在村西南敌人必经路口上撒了一里多路的“圈”，同敌人前一天在这里画的“圈”混在一起，在“圈”与“圈”之间埋上地雷，并写有几张“雷田”字样的纸压在路上，旁边埋上雷群。第二天二百多鬼子从这里通过，就东躲西闪，又蹦又跳，地雷就“轰隆”“轰隆”的连续爆炸。敌人见了“雷田”，更是吓得丧魂落魄，拚命向两边躲闪，结果正好滚进雷群里，被炸得乱成一窝蜂，死的死，窜的窜。民兵们乐得拍手大笑，都说鬼子在表演“东洋体操”。

后来，敌人见画圈不灵，又想出了一个鬼点子，用一根

长长的竹竿子，前头倒钉上些铁钩子，几个伪军在后面胆战心惊地推着排雷。爆炸队就把夹子雷加以改装，用胶皮连着绳子，绳子再连着胶皮，把夹子和地雷的距离拉长。有一次，几个伪军小心翼翼地推着，恰好地雷在脚下爆炸了，替日寇当了替死鬼。

黔驴技穷的日寇，又从青岛搬来了工兵，用探雷器探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爆炸队很快就研究出一种“头发丝雷”，能使探雷器一触即炸。鬼子的工兵有好几次被头发丝雷炸得粉身碎骨。

将 计 就 计

一九四五年麦收前的一天，下了一场瓢泼大雨，民兵们在雨前就把地雷全部起了出来。鬼子乘机对赵疃进行了一次偷袭，抢去了大批财物。民兵们个个气得咬牙切齿。爆炸组长赵同伦说：“鬼子乘雨后对咱搞突袭，咱要将计就计，想个对策整治他！”

一天又是瓢泼大雨。雨刚停，赵同伦便指挥爆炸组大摆地雷阵。他们先在路面上布上了三角形的三组“胶皮连环雷”，每组都拴上三个大号地雷，路两侧还布上了“踩雷”、“绊雷”、“夹子雷”等一百多个。村东头一户人家的门敞着，他们便把门反扣上，在门里边拴上了个大号地雷。小菜园里长着土豆，他们就在靠近入口的地方，也埋上了一个。接着，民兵们又用水把整个雷区喷洒了一遍，不留半点痕迹。

与此同时，麻雀组的民兵把大街小巷堆积的黄泥、粪土扬了个遍，把整个村庄的大街小巷弄得松土蓬蓬，好象到处



都是新埋的雷迹，给敌人摆下了迷魂阵。

中午时分，吃腥了嘴的鬼子果然又向赵疃扑来。他们探头探脑地走进村北头四下一张望，见到处埋有地雷，便缩回头朝东走来。有几个鬼子见了那个反扣着的门，想进去试探一下，一推门便“轰”的一声，被炸飞了。另有几个鬼子到菜园里拔土豆，也被炸倒了。鬼子军官见事不妙，指挥刀向东一指，嚷道：“开路开路的！”丧魂落魄的鬼子走着，走着，忽然“咚！咚！咚！”三声巨响，黑烟腾空而起，路当中的连环雷响了，炸得鬼子倒下一大片。他们慌忙向左边闪，左边的连环雷又响了；他们拚命地向右边窜，右边的连环雷也炸了。小日本鬼丢下尸体和伤员，抱头鼠窜。

在山上的民兵们见此光景，一齐亮开了嗓门喊道：“小鬼子先别走，给留下‘西瓜’钱！”接着又放起了土枪土炮，追赶着“欢送”。

雷 送 瘟 神

一九四五年夏天，盘踞在孙家乔据点里的三、四百个鬼子，在我地方武装和民兵的沉重打击下，妄想保存狗命，便在盆子山上修起“乌龟窝”来。每天早晨，七、八十个鬼子偷偷摸摸地爬上山去，不等日落西山，又偷偷摸摸地溜回据点。敌人的活动规律，民兵们摸得一清二楚。

这天晚上，赵同伦带领十三名民兵，悄悄地摸上了盆子山，按照原来侦察好的地点，紧张地布着地雷。他们先在鬼子必经的小路上埋上地雷。接着，摸上了山顶，把地雷埋了个遍。最后，他们走进鬼子做饭用的席棚子里，仔细地观察了里面的设置，一核计，就动了手：他们把一个十五、六斤重的“特号雷”埋在大煤堆里。雷弦系在风箱里的“猴头”上，并把随手带来的半篓子小铜钱也倒在雷坑内，以增加杀伤力。

第二天一早，民兵们饭没顾得吃，就跑到村北山岗上看热闹。早饭后，鬼子又照例上山施工。刚踏上山顶小道，“铁西瓜”就炸开了，只听“轰轰”一阵巨响，几个鬼子送了狗命。有的鬼子爬上山顶，钻进工事，脚跟刚落地就炸得粉身碎骨。

傍晚，鬼子开始休息了。时值盛夏，烈日当空，鬼子兵个个汗流浹背，口干舌燥。七、八十个鬼子一窝蜂似地拥进席棚烧水喝。一个鬼子刚一拉风箱，“轰”的一声巨响，煤堆里的大地雷开了花，整个盆子山顶上浓烟滚滚，直炸得鬼子血肉横飞，鬼哭狼嚎，死伤一半多。

打那以后，鬼子便成天龟缩在据点里，再也不敢露面。不久，便夹着尾巴逃跑了。

（海阳县革委、人武部、烟忠东）

高平路上一虎将

一九四二年秋，平度县于家村于海亭的家里，成了当地我党我军的秘密活动地点。

于海亭永远不能忘记，就是在这年年底，一位八路军的赵科长无限深情地对他说：“海亭，天上有颗北斗星，地上有个毛泽东，毛主席是普天下劳动人民的大救星。穷人要翻身解放，就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组织起来和敌人拚！”

从那时起，他向党发誓说：“打日本救中国，我要豁出命来干！”

机智勇敢揍伪军

一九四三年春，我地下党组织遵照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教导，在于家等八个村庄建立了民兵组织，于海亭任联防主任兼民兵队长。他带领民兵配合主力部队，把敌人打得闻风丧胆。

初秋的一天清晨，大雾笼罩着村庄、田野。天刚蒙蒙亮，八个村庄的钟声突然一齐响起来了。人们抓起武器，迅速整队奔到于家村西头集合，在于海亭的指挥下，分头埋伏到村北大路两侧的青纱帐里。

“得！得！”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于海亭判明这是敌人的主力部队，便到各个战斗组进行战地动员：“大家要沉着，听

指挥。”

人喊马嘶的声音越来越近了，连前头那个骑马的家伙也看清楚了。于海亭大喊一声：“打！”台杆一声巨响，在上面的那个狗杂种的脑袋就开了花。接着，步枪、火炮、手榴弹响成一片，打得敌人懵头转向，慌作一团，趴在地下仓促应战。没等敌人展开火力，民兵们就迅速转移到小王家村西头的围子墙里埋伏起来。敌人胡乱打着枪走到跟前时，十几颗手榴弹一齐飞出，炸得敌人人仰马翻，血肉横飞。敌人怕再遭我军伏击，狼狈而逃。

事后，于海亭他们才弄清楚，原来他们这次挫败的是装备精良的一千多名伪治安军。

定计袭击敌汽车

在我胶东军民的严重打击下，敌人预感到末日来临，作着垂死挣扎。插着“膏药旗”的日寇汽车，天天疯狂地驰骋在高(密)平(度)路上，运送着武器、弹药。于海亭眼瞅着这番情景，心里想着上级交给的任务：为了配合整个胶东战场的胜利反攻，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截断敌人的运输补给线。他与大伙一起研究出奇袭敌人汽车的妙计。

一个晴空万里的中午，于海亭率领六个全副武装的民兵，悄悄地接近了高平路，在耿家庄西的坟堆里隐蔽了起来。

一会儿，一辆汽车卷着滚滚黄尘向北驰来。当清清楚楚地看到车上的“膏药旗”时，于海亭把拳头一举，喊声：“打！”六支步枪“呷、呷、呷”的一起向汽车打开了排子枪。为了迷惑敌人，他叫身旁的小于吹起了冲锋号。敌人被这突如其来

的当头一棒，吓昏了头脑，急转车头，想往后逃跑。路窄车急，汽车一下子栽进公路旁的沟里去了。他们趁势猛冲上去，车上的鬼子争相逃命。

从此，鬼子的汽车再也不敢在高平路上横行无忌了。

消灭还乡团害人虫

国民党反动派在一九四七年秋，向胶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地主还乡团的穷凶极恶，在于海亭胸中燃起了冲天怒火。一天，刘家口子村有十多个党员和干部被杀害。他当夜便带领民兵摸进去，把还乡团赶了出去。

一天，于海亭得到还乡团要到胶莱河北岸的孙家庄抢粮的消息后，马上和胶南支队取得联系，遵照毛主席“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的教导，研究了全歼敌人的计划。

第二天太阳偏西的时候，一百多名还乡团象一群饿狼直向孙家庄扑来。当大股匪徒进入洼地的时候，负责正面阻击的于海亭喊了一声“打！”民兵首先开了火。敌人向西南方向逃窜，正好顶头撞着胶南支队在顷湾崖高地上的伏击；敌人掉头向东南方向溃退，埋伏在董家屯的胶南支队当头又是一棒；敌人才要向西北方向突围，在傅家口子等候多时的民兵一阵排枪加手榴弹，就把这些亡命之徒打了回来。此时，一声号响，我主力、民兵四面包剿上去，一下子把残敌压缩到没有一点掩蔽物的洼地中心了。敌人先是挤成一个疙瘩，接着就跪在地上举手求饶。大洼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六十多具敌人的尸体，还有六十四个全被活捉。在这场战斗中，于海亭

同志英勇善战，亲自用大刀劈死十二个负隅顽抗的敌人。

淮海战场立新功

一九四八年，全国大反攻的形势激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于海亭带领二百七十余人的支前队伍，跋山涉水向淮海战场挺进。

大雪下了一整天，淮海战场上的大沟小渠全被积雪淹没了。傍晚，从前谷场后勤粮站来了命令：要支前民工连夜运粮。

夜深了，北风怒吼。于海亭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有时才走了两三步，狂风又把人顶了回来。大雪劈头盖脸地压下来，使人看不出道路。他们用一根绳子把大家连贯在一起，前边的人陷进沟里，后边的人就把他拉上来。于海亭走在最前头开路，不断地鼓舞大家说：“为了早日消灭贼老蒋，奋勇前进！”

二十五华里的路程，整整走了一夜。到了前谷场以后，他们每人就背上五十多斤小米，冒着纷飞的大雪向于庄搬运。他们就这样连续地搬运着，有力地支援了前方。

在伟大的淮海战役中，于海亭冒枪林弹雨，历尽艰险，被评为二等支前功臣。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八日，这是于海亭终生难忘的一天啊！人民大会堂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毛主席万岁！万万

岁！”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的代表来了！

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热血沸腾心潮涌，激情满怀喜泪流。于海亭完全浸沉在无限幸福之中。

晚上，于海亭高兴得一夜没合眼，他想：象自己这样一个在旧社会讨饭吃、做冤汉的穷苦人，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是共产党、毛主席把自己从苦海里救出来，使自己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于海亭要永远忠于毛主席。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三十分，于海亭又幸福地见到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代表山东全体与会同志，也代表我们山东全体民兵同志，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敬酒。他喜泪盈眶地仰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万语千言，千言万语，凝成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句话：“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要指示，极大地鼓舞着于海亭同志。他更高地举起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红旗，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阔步前进！

（平度县革委、人武部供稿）

铜 墙 铁 壁

在平度县的大泽山西麓，座落着五个村庄，这就是高家、韭园、北台、南台和所里头。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这里的广大民兵，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红旗，遵照毛主席“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的伟大教导，组成民兵联防，大摆地雷阵，巧袭敌据点，打得敌人寸步难行，望而生畏。他们以实际的斗争，证明了毛主席关于“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的伟大真理。

地雷战初显神威 日特被一网打尽

一九四〇年五月，土顽杂牌队伍一扫而光，大泽山区解放了，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日寇把这块抗日根据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对大泽山区的“扫荡”猖獗而频繁。

一天，西海武委会王主任用手托着一个地雷对大伙说：“这回咱们有了对付鬼子的‘礼物’了！鬼子只要一踏着它，它就开花！”有人问：“敌人不往地雷上踏，怎么办？”

王主任打开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给大伙念起来：“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他说：“要充分发挥地雷的威力，需要咱们去拨弄

它！”

民兵高正云回答道：“咱们可以指挥着敌人专往地雷上碰！”

“对！”民兵们都高兴地说。

一天清晨，相距十多里的蒲山上突然冒起了烟火，鬼子要进山了，民兵高正云等人在村西北叉道口，民兵周维绪等人在韭园村西蛤蟆湾埋好了地雷。麻雀组跑到了山头上，准备打冷枪引诱敌人。

一个多小时以后，一杆膏药旗从远处摇摇晃晃地向前移动着。民兵们一看鬼子来了，满怀仇恨的怒火，目不转睛地直盯着敌人。

“到了！”周维绪话音未落，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山摇地动。随着地雷的爆炸声，一百多个鬼子活象一窝蜂子，横冲直撞起来。紧接着，又是“轰隆”“轰隆”两声巨响。鬼子先后踏响了三颗地雷，当场就有八个鬼子被炸死炸伤。只见那鬼子小队长把指挥刀一晃，敌人就急忙抱头逃窜了。

但是，自从第一次地雷爆炸之后，地雷再也没有炸着鬼子。村西埋上雷，鬼子就从村北来；村北埋上雷，鬼子就从村南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天晚上，联防党支部在高家村西南朱家涧这个山沟里，召开会议。支部书记高禄云说：“咱们的地雷埋在那里那里不响，这里面有问题。”高洪福说：“上次咱们赶走迟万和那一仗，长乐乡的伪保安团隔着二、三十里路，为什么来得这么快？”高子英说：“一定有特务！要不，咱们埋的地雷鬼子怎么能知道？”

“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注意那些奸细分子，用真凭实据揭发

他们的罪恶，劝告人民不要上他们的当。”联防党支部遵照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秘密发动各教会进行讨论，找出了可疑的人，定下了锄奸妙计。

一天，民兵们又接到了鬼子进山“扫荡”的消息，照例布下了“地雷阵”。第二天，日伪军果然来了，结果是“地雷阵”里平安无事，“安全区”里却雷声四起，连伪军营长也差点送了命。敌人进村之后，一个头目一把扯住了高家村外号叫“二阎王”的地主的衣领骂道：“他妈的！你搞了些什么？”

就在这天半夜时分，民兵们在“二阎王”家的周围布下了岗哨。“二阎王”鬼鬼祟祟地钻出门来，企图到鬼子据点里去，当即被民兵抓住。经审讯，这个老狐狸终于被迫交出了高家村日特组织“新民会”的名单。日特被我一网打尽，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自力更生造石雷 沙河套里歼日寇

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那时，敌人不仅在军事上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而且在经济上实行封锁。雷壳外地运不进，怎么办？民兵联防总指挥高禄云发动群众出谋献策自己造雷。民兵们先在石壁上凿石炮，但由于点火时间难掌握，起不到杀伤敌人的作用。于是，民兵们又把凿石炮改造成石雷，根据不同的地形和实战的需要，创造出踏雷、胶皮雷、竹筒雷、子母雷、连环雷、空雷、水雷等四十余种。

这年春的一天晚上，高家联防的民兵收到了日伪军进山



“扫荡”的情报。高禄云和民兵们分析认为，鬼子被地雷炸怕了，不敢走大路，一定要避开道路走。因此，他们在高家村西北面的河套里，布下了石雷阵。天一放亮，民兵们就疏散到了四周各个山头上。

天傍晚时，黑压压的一群鬼子直奔高家村西而来。敌人

依仗着有探雷器，出乎意料地顺着大路往前走。

“不好！鬼子走的是大路！”一个民兵说。

“咱们要指挥鬼子的行动！”高禄云下令叫麻雀组开枪射击。

叭！叭！……被民兵的地雷吓破了胆的日伪军一听枪声，纷纷往河滩里窜。只听得河滩里的石雷，接二连三地“轰隆”、“轰隆”地爆炸起来，石片飞溅，直炸得日伪军鬼哭狼嚎，被炸断的手脚飞上了半空。他们活象一群丧家之犬，急忙逃回据点。

民兵们在山头上一直看完了这场好戏。当时才十六岁的小民兵高中英编了一首顺口溜唱道：

铁西瓜，威力大，
鬼子踏上就开花；
石西瓜，也不差，
鬼子吃饱回老家。

棉花顶上布疑阵 调虎离山杀敌酋

鬼子三天两头进山“扫荡”，几乎每次都是骑着大洋马、挎着指挥刀的日本小队长亲自指挥。民兵们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决心在他身上做做文章。但是，他总是走在队伍的中间，这怎么个打法呢？

一天中午，鬼子一个小队在北台村“扫荡”之后，往南沿着小山道，直奔韭园村而来。棉花顶上一个草人的胳膊上挑着一个膏药旗，旁边插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字标语

牌。周维绪、周维庆等隐藏在岩石背后高呼口号，大声呐喊。

马上的鬼子小队长打着眼罩往上一看，气得哇啦、哇啦地大叫起来，随即命令头前的伪军上去拔掉。伪军爬到山顶一拔草人和标语牌，地雷便“轰隆”“轰隆”地连声爆炸起来，两个伪军一齐丧了命。接着，周维庆又朝鬼子队长那个方向打了几枪。鬼子队长被地雷和枪声搞得懵头转向，赶快寻找隐藏的地方。那里知道，民兵们早已在这里埋好了地雷，只听“轰隆”一声，硝烟四起，洋马嘶叫了一声，接着蹦了起来，来了个四蹄朝天，让石片豁开了肚皮，鬼子小队长也被摔在一边，丧了狗命。翻译官骑的马惊得乱跑起来，正好又踏响了小桥头的群雷，连人带马又都丧了命。鬼子个个面如土色，惊叫着：“地雷大大的有！”顺原路抱头鼠窜而去。

杏山脚下打阻击 长岭顶上放滚雷

一九四二年春的一天傍晚，高家民兵联防接到西海军分区司令部送来的情报：

“明天有鬼子和伪军五百多人到夏邱铺，务必截住它！”

联防党支部接着召集全体民兵布置了任务，并与主力部队派出的鲍连长详细研究了作战计划。

次日清晨，我主力部队和民兵在杏山脚下布好连环雷之后，又在长岭上布好了滚雷，然后都在两个山头上隐蔽起来。

一群鬼子打着膏药旗从东面过来了。伪军在头前带路，一个个的头就象货郎鼓似的，东瞧瞧，西看看，只怕陷于地雷阵。

当鬼子大队人马走到杏山脚下，一踏响连环雷，便乱了阵脚。我主力部队居高临下，一排子弹打出去。鬼子发现山顶上有人，机枪象密集的雨点，朝杏山射击。我主力部队为了促使敌人进入滚雷区，一边射击，一边上了刺刀向山下冲去。鬼子一看来势凶猛，象见了鹰的兔子撒腿就窜。

“往下滚！”正当鬼子逃窜至长岭山下时，联防指挥就一声令下，几十颗滚雷沿着早已修整平坦的长岭斜坡急速翻滚而下，在鬼子大队人马中间开了花，鬼子死的死，伤的伤。有的民兵一看剩下的鬼子要逃窜，便“腾”的从山顶跳起来，大步流星地向山下冲去，与鬼子展开了肉搏战。我主力部队也飞也似地赶来了，狠揍残敌，鬼子死伤大半。

当天晚上，我主力部队与民兵召开了庆功大会。“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震动着大泽山麓。

了解敌情抓翻译 深入虎穴取机器

掖（县）平（度）公路西侧的华卜据点，住着鬼子的一个小队，周围的唐田、店子、平度城及掖县小庙后等据点都直接受它调遣。根据毛主席“敌驻我扰”的教导，民兵们决定深入到鬼子据点去战斗，狠狠打击敌人。

为了了解敌据点内部的情况，高家民兵联防党支部决定先捉个“舌头”。

这天是夏邱铺大集。高禄云、高元法及区武委会主任王英一早就来到了从华卜通往夏邱铺的大路上，在岳石庄子一带埋伏下来。

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一个头戴礼帽，身穿大褂，肥头大耳，拄着文明棍的家伙，慢腾腾地走来了，他，就是鬼子据点那个姓王的翻译官。

“走！我们是山里的民兵！”高禄云忽地跳起来，走上前去，把枪顶在他的后腰上，把他弄到了一个无人的地方。

翻译官一听说是山里的民兵，顿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浑身哆嗦着说道：“大伙有什么事，请讲请讲，本人只要力所能及，一定效劳！”

“咱们都是中国人，应该打鬼子，救中国，不能当汉奸亡国奴，现在正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高禄云以命令的口气说，“今天我们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你要在今明两天内，送出华卜据点的情报，若不照办，不出三天就要你的狗命！”

当天晚上，翻译官就按照指定的地点送来了一份情报，上面写道：“据点内新到修械工具一部，地点在东北角。”党支部立即挑选了十八个民兵，分成三个组，向华卜据点出发。

夜，黑沉沉的。

他们来到据点外面的大沟里埋伏下来以后，一组的民兵首先摸进去，敞开大门，放下吊桥。

“山里的民兵来取东西！”高禄云用手枪指住了睡在大门旁小屋里的日寇翻译官。

翻译官惊慌万状，连连答道：“是！是！”

二组的民兵匍匐前进到修械工具存放地点，把小工具完全扛出来了。还剩下台钻，重量很大，怎么办？膀阔腰圆的高正云走到台钻跟前，对大伙说：“不能给鬼子留下，给我发上！”一猛劲，咬紧牙，扛起台钻就走。准备撤出据点时，他们发现西北角上有一头牛。高禄云说：“这是群众的牛，叫

它物归原主！”周维庆用牙咯吱、咯吱地咬断了缰绳，把牛赶了出来。高禄云从口袋里摸出早已写好的纸条，用半截熟地瓜朝炮楼石墙上一抹，糊了上去。上面写道：

今 收 到
修械工具一部

大泽山区民兵

翻译官被枪口指着将近一个小时，没敢动一下。民兵临走时，他沉不住气了，哭丧着脸说：“大伙替我出个主意，明天我怎么向皇军交代？”

“你就说不知道！”高禄云随即向民兵们打了个手势，迅速越过吊桥，扬长而去。

师傅掩护过险关 为民除害赶市集

夏邱铺据点一个姓李的汉奸队长满肚子坏水，专门对付山里的民兵，成了鬼子小队长的心腹人。他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李小扒”。大伙恨透了这个家伙，决心为民除害。

这天，正逢夏邱铺大集。高子英、高正云、高元法等六、七个民兵，每人挑着一担藏有枪枝和手榴弹的山草，刚来到夏邱铺大街南头“如来饭馆”的门前，村外便响起了枪声。从大街北头跑来了几个伪军连声喊着：“捉！捉！捉山里的民兵！”他们看到只要象山里打扮的群众就捉。眼看他们就要搜查到民兵们的草担子跟前时，从饭馆里走出一个大师傅来，对高子英、高正云说道：“这几担草，饭馆留下了！”民

兵们把草挑进了“如来饭馆”的后院。接着大师傅一下子把几个民兵拥进了厨房里，高子英拉起了风箱，高正云掌起了炒勺，高元法挑起水来……

“这里有山里的民兵吗？”闯进饭馆的伪军叫嚷着。

“山里的民兵头上又没有贴子，俺也认不出来！”大师傅说。

伪军们挨张桌子端详了一遍，又闯进了饭馆的厨房。这时，高子英立即向炉灶里加了一铲煤，呼呼地拉起风箱，烟呛得人们直打喷嚏。高正云马上拿起一把大葱，在菜板上用力地剥起来，辣得人们直掉眼泪。几个伪军一见几个“厨师”在忙得不可开交，便滚出了饭馆。

高子英对高正云说：“伙计们！继续‘卖草’！”他们挑起了草担，在集市边沿比较僻静的地方，放下了挑子，等待“顾客”的到来。

“李小扒”听说没有捉到山里的民兵，火冒三丈，便带上护兵亲自到集上巡逻起来。

满脸横丝肉，叼着半截烟卷的“李小扒”，摇头晃脑地走到民兵们跟前，刚要纠缠时，高正云说道：“这个价钱，咱就卖了吧！”民兵们一听暗号，“唰”地从草里抽出了枪枝。高元法朝天空“叭！叭！”打了两枪，大集上马上混乱起来。高正云一个箭步上去，抹住了“李小扒”的脖子，高元法扭住了他的胳膊。其他的民兵扭住了“李小扒”的护兵。高子英在头前开路，他们穿过混乱的人群，直奔大泽山里而去。

后来，民兵们把这个民族败类交给了我西海军分区和政府机关，审讯后进行了处决，为人民除掉了一害。

袭击蒋匪铁甲车 切断敌人运输线

一九四七年秋，高家联防的民兵组成了远征爆炸队，来到潍南和当地的人民武装力量配合起来，遵照毛主席关于“大规模地破坏敌之交通线，妨碍敌之运输，直接帮助正规军的战役作战”的教导，切断敌人的运输线，粉碎敌人进犯胶东的计划。

蒋匪军为了保证它的运输线的畅通，除在铁路沿线设防外，又分段加开了护路铁甲车，不住地来回巡逻，从坊子车站到南流车站之间的铁甲车，巡逻尤为频繁。要切断敌人的运输线，首先要把这个“铁乌龟”搞掉。

一天晚上，高家联防民兵远征队和潍南民兵共七人，在高禄云等人的带领下，携带弹药和破路工具，来到了罗家宅子西头。他们在铁路两侧的护路沟里埋好了地雷，安排了一个小组准备应付敌人的护路队。当敌人的铁甲车一过，高禄云便带领破路小组，迅速冲上了路基。他们用手摸到了两轨相接的地点，一边卸道钉，一边拆夹板。铁轨牢牢地镶在枕木上，用土造工具很难拆卸。

“铁甲车返回了！快！”麻雀组悄悄地告诉破路小组。

越急越拆卸不开，铁甲车头前的灯光眼看就照到了民兵们破路的地方，怎么办？这时，麻雀组迅速迁回到铁甲车开来的方向，朝天空打了两枪，铁甲车便立即开了倒车。

就在这一闪空时，民兵们卸开了铁轨，把铁轨扔在了一边，在路旁的一条壕沟里隐蔽起来。

不大工夫，敌人的铁甲车又开过来了。敌人为了减小目标保命，这次连灯也没有开。只听“忽隆”一声，象山崩地裂似的，笨重的铁甲车钻进了深沟。这时，民兵们一排手榴弹打去，敌人滚下车就往西逃窜，正好陷入了地雷阵，只听得“轰轰”几声巨响，二十四个蒋匪兵丧了命，剩下的没命地窜回坊子去了。

从此以后，这一段铁路运输线便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平度县革委、人武部报道组）

三 打 敌 据 点

一九三九年初冬，日本狗强盗的铁蹄踏进了徂徕山区，在山前的茅茨村构筑工事，安下据点。四十多名日伪军对据点周围的村庄实行惨无人道地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这个据点成了我徂徕山前开展抗日斗争的一大障碍。茅茨村的民兵和我地方武装，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指引下，下决心要为民除害，拔掉这颗钉子。

智 取

一九三九年年底，茅茨村的民兵通过打入鬼子据点做饭的民兵队员姬常流，详细掌握了敌人的情况，决定调虎离山，智取鬼子的枪枝弹药。

一天下午，我地下党员、涝坡的庄长老杨，提着两瓶酒来到茅茨据点，对站岗的鬼子说：“我找太君有要事相告。”鬼子一看是常出常进的杨庄长，便一摆手让他进去了。

老杨刚一跨进门，就看见外号叫“大叫驴”的鬼子小队长正在和翻译官“呲牙狗”划拳喝酒。老杨把酒放到桌子上，装着慌里慌张的样子说：“报告太君！我们庄发现了八路！”“大叫驴”刚要把一块鸡肉往嘴里塞，一听说有八路，忙问：“在哪里？”

“村北的扇子崖。”老杨沉着地回答道。“大叫驴”把驴眼

一瞪，一把抓住了老杨的衣领子，恶狠狠地说：“你的撒谎，死了死了的！”

老杨面不改色地说：“太君，苦力的，不敢撒谎。”

鬼子小队长果然信以为真。傍晚时，除了留下翻译官和两个汉奸看家外，他带领其余的全部人马，气势汹汹地向扇子崖扑去。

早已埋伏好的茅茨民兵，见鬼子大队人马走远，就呐喊一声，以猛虎下山之势冲进了据点。看家的那三个家伙见势不妙，从后门逃走了。民兵们首先收拾了据点里的三枝步枪、六箱子弹和大量军用物资，放火烧了鬼子新盖的八间西屋，然后又朝涝坡方向打了一阵排枪，迅速地撤回了徂徕山。

鬼子小队长听到枪声，回头一看，据点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他急忙调转马头，带领日伪军迅速窜回据点。

奇 袭

一九四〇年古历三月初的一个傍晚，我县大队收到茅茨民兵送来的一份情报：明天鬼子去汶口喝喜酒，只留下六、七个汉奸看守据点。县大队便决定派游击队员赵清安，去和茅茨的民兵一起再次袭击敌据点。

第二天早饭后，赵清安身穿大褂，头戴礼帽，肩背一条白口袋来到了茅茨市集上，在一家小茶馆里和民兵接上了头。据点里正在盖房子，他们便留下几个民兵打外围，赵清安和两个民兵打扮成民夫模样，混进了敌人的据点。

据点院内碎石乱瓦，泥水满地。赵清安手提铁锹，一边走一边机警地环视着四周的一切。一个汉奸懒洋洋地倚着墙

打盹，其余几个在监督民夫。赵清安见此情景，便转身朝北屋走去。就在这时，汉奸班长发现了他腰里别着的匣子枪，就慌慌张张地叫喊起来：“有八路！”并举枪对准了赵清安。赵清安手疾眼快，“呸”的一枪，把这个民族败类撂倒在地。接着，他带领两个民兵就往屋里冲。一进门，看见床上有个汉奸正在摸枪，赵清安又“呸”的一枪，结束了他的狗命。其余三个汉奸听见枪响，没命地往外窜，结果被我村外的民兵全部击毙。

赵清安打死了汉奸以后，用锤子砸开了里间门，扛起小炮，提起机枪，另外两个民兵也迅速收拾了外间屋敌人丢下的枪枝弹药。于是，他们便很快冲出了据点，胜利地返回了徂徕山。

全 歼

茅茨据点里的日本强盗和汉奸队遭受两次沉重打击后，便加强了防备，除在围墙上架设了铁蒺藜以外，每天夜里还抽三、四十个老百姓给他们站岗放哨。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茅茨的民兵在徂徕山起义部队二团一营的帮助下召开会议，研究了炸炮楼、灭敌寇的作战计划，决定彻底拔掉这颗钉子。会后，茅茨村党支部把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都动员了起来，积极进行战斗准备。

后半夜，部队，民兵分成两路，一路占领据点四周有利的地势，架好机枪、小炮，负责封锁敌人的火力点。另一路负责爆破。

三点多钟，爆破小组首先割断了通往汶口的电话线，悄

悄地摸到了据点的北墙根底下。这时在据点里给鬼子做饭的民兵姬常流，也机智地摘掉了挂在铁蒺藜上的手雷，为爆破扫除了一个障碍。当他们干掉两个站岗的汉奸以后，被敌人发觉了，机枪、步枪一个劲地响起来。这时埋伏在据点四周的我主力部队，以压倒的火力封锁住了炮楼的门窗和射击孔。在我强大火力的掩护下，爆破手顶着盖好了沙毡和棉被的大桌子，冲上去进行了爆破，可是，炮楼只是晃了两晃。于是，他们又加了一倍的药包，顶起桌子再一次冲了上去。只听“轰”的一声，山摇地动，浓烟滚滚，三十多个日伪军坐上了“土飞机”，大都丧命，只有两个当了俘虏。

东方红，太阳升。部队和民兵满怀胜利的豪情，英姿焕发地向徂徕山前进！

（泰安县良庄公社、泰安军分区供稿）

陷敌于灭顶之灾

在抗日战争时期，莱芜县中茶叶等五个自然村组织了民兵联防。广大民兵和贫下中农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配合我军积极开展“地雷战”“麻雀战”，男女老少齐上阵，同心协力杀豺狼，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摆下火阵烧“野牛”

一九三八年，日寇残无人性地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莱芜地区的人民蒙受着巨大苦难。中茶叶地区的人民，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的教导，高举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八路军的帮助下，建立了民兵联防，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天晚上，民兵队得到口镇的日、伪军要来“扫荡”的情报，就集合民兵，连夜在鬼子进庄的路上埋好了地雷。第二天拂晓，日本鬼子打着“膏药旗”，端着大盖枪，气势汹汹地冲来。刚踏上小桥，“轰”的一声，第一颗地雷炸响了，三个鬼子应声飞上了天。其余的鬼子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又是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炸得鬼子血肉横飞，黄军衣一片

一片地挂在树梢上。没死的鬼子吓得捂着脑袋趴倒在地，好半天才慢慢地爬起来，拖着死伤的日伪军，狼狈逃窜了。

首战告捷。可是上级发的铁雷用完了，怎么办？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民兵队广泛发动群众，人人出主意，个个想办法。大家说：“没有炸药自己制，没有铁雷造石雷。”民兵们用硝、磺、木炭制成炸药，又根据炸石头的道理，制成了石头雷。经过反复研究，还能根据地形地物，见物布雷。民兵们天天和敌人周旋，瞅准机会，狠狠地揍他一下，转身就走。炸得鬼子寸步难行，吓得鬼子胆颤心惊。

一天，八路军和民兵队经过研究，摆下“口袋阵”。在伏击圈里到处布上地雷后，民兵李念林就来到鬼子据点跟前打冷枪引诱敌人。鬼子一见是民兵队，气得哇哇怪叫，追了出来。李念林跑一阵，停下来打几枪，故意暴露目标。鬼子发觉只有一个人，就放心地追了起来。追着追着进了伏击圈，“轰、轰”天崩地裂般的几声巨响，震得山抖地动，几个鬼子随浓烟飞上了天，又摔进山谷。这时，机关枪咯咯咯一个劲地向鬼子扫起来，手榴弹也在鬼子群里炸开了花。只见烟火滚滚，飞石满天，鬼子兵滚的滚，爬的爬，乱七八糟地躺下一大片。有几个鬼子刚想钻进沟里隐藏起来，正好碰响了沟里的地雷，也送了命。敌人死伤二百多个，剩下几个焦头烂额的鬼子兵逃出包围圈，拚命往回窜。民兵那里肯罢休，一气追出将近二十里，才凯旋而归。

英雄气概贯长虹

一天拂晓，五百多个日、伪军趁着大雾向火龙台山偷袭过来。民兵们发现后，立刻迎上去，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民兵队狠狠地揍了鬼子一顿，就开始转移。共产党员、民兵刘俊林主动承担了阻击任务，掩护同志们安全转移。他一面向鬼子射击，一面把鬼子往三面是陡坡、一面是悬崖绝壁的大山上引。愚蠢的日、伪军自以为得计，摇晃着洋刀，挥舞着破旗，嚎叫着，拥挤着，向山上冲来。刘俊林勇敢机智，沉着冷静。他边走边打，一枪一枪地瞄准敌人射击。敌人逼近了，他就用手榴弹打。在那崎岖的山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鬼子尸体。

刘俊林巧妙地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留下几具死尸。刘俊林攀上了山的顶峰，后面就是五十几米高的绝壁，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引鬼子了。这时，子弹、手榴弹也全打光了。鬼子一见枪声不响了，便疯狂向山顶冲来。怎么办？“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刘俊林死死地盯着那一张张鬼脸，心里仇恨的怒火越烧越旺。他猛地搬起一块大石头，高高地举过头顶，朝最前面的鬼子狠狠砸去。鬼子象被击中的癞皮狗，翻滚着跌入深谷。

民兵队已经安全转移了。鬼子又开始向刘俊林扑过来。刘俊林摔坏手中的枪，放声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他纵身跳下绝壁，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抗日民主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了纪念优秀的共产党员、民兵刘俊林，把“火龙台”改名为“俊林山”。

生擒敌团长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狗强盗。可是，蒋介石匪帮又发动起内战。在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下，民兵队站岗放哨、参军支前，非常活跃。在莱芜战役中，他们和兄弟民兵队一起，俘敌四十多名，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十六支。

一九四七年春天，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团，在易守难攻的埠村，构筑起坚固的工事，妄图阻止我人民解放军前进。民兵队奉命配合解放军某部五连拔掉这颗“钉子”。部队、民兵共同拟出作战方案，一天深夜发起了进攻。民兵队长李念林带着手雷第一个冲上去，“轰”的一声，炸开了鹿砦。接着，敌人的碉堡一个一个全被摧毁。最后只剩下一个大碉堡，敌人在顽固死守，火力异常凶猛，爆破手难以上去。五连连长李念庄、民兵队长李念林带领部队、民兵观察地形，重新做出战斗计划，决定挖墙洞，让爆破手绕过去。不一会儿，大地堡被炸开了，里面的机关枪也哑巴了，敌人纷纷逃命。我部队、民兵纷纷追了上去。这时，李念林发现一个头戴船形帽，身穿新军装，胸前还挂着牌子的胖家伙，窜的格外快。李念林几个箭步追了上去，一把揪住这个家伙。这时，战士和民兵也赶来了。这家伙吓得浑身哆嗦，乖乖地举起了双手。经过审讯，原来这个家伙是受过美国训练的蒋匪军中校团长。

铁 壁 营 盘

鲁北平原，马颊河畔，有一个方圆二十多华里的大洼，乐陵县的铁营村就座落在这个大洼的南面。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铁营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与邻村组织了民兵联防，经常出其不意地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被人们称为“铁壁营盘”。我乐陵县抗日民主政府就经常住在这铁壁营盘里，领导着全县的抗日活动。

汪洋大海歼日寇

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一天晚上，铁营村共产党员、民兵队长高玉山接到区武工队队长李清寿的通知：明晨，赵板洁据点有四十多个日伪军乘两辆汽车，开往杨安镇据点。铁营民兵要配合武工队，打敌人的埋伏。高玉山接到通知后，马上组织民兵研究对策，充分作好战斗准备。

次日凌晨，高玉山带领二十多名民兵，埋伏在坡赵家和韩家之间公路两侧的青纱帐里，并在公路上布下了五颗大地雷。这是第一次和鬼子打交道，鬼子到底有多大“道业”，他们心里还没有数。

太阳一杆子高的时候，两辆汽车由远而近地开来了。高玉山对大家说：“准备战斗！”话音刚落，只听‘轰’的一声，地雷爆炸了，头一辆汽车的轮子和车箱分了家，车上的鬼

子、汉奸死的死，伤的伤，侥幸活命的在吱声怪叫，抱着头缩成了一团。

第二辆汽车见势不妙，来了个紧急刹车，“吱呀”一声停下了。鬼子汉奸从车上跳下来企图逃跑，但是民兵们那里肯放。“狠揍这些狗东西！”大家一边喊着，一边猛力投出一排手榴弹。手榴弹在敌群里开了花，炸得鬼子汉奸呼爹唤娘，狼狈不堪。

这时，武工队长李清寿带领附近几个村的民兵和群众，手持大刀、长矛、木棒、铁镐冲出了青纱帐，把鬼子、汉奸团团包围起来。霎时间，公路两侧，汇成了汪洋大海，鬼子、汉奸丢下十五六具尸体逃跑了。

经过这一仗，大家都懂得了一条伟大的真理：“人民战争威力无穷，‘土压五’一样能打败鬼子兵。”

武装自己巧夺枪

一九三九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民兵队长高玉山正在家里吃着饭，车家村交通员车希圣匆忙跑来说：俺村那个在吴店据点里当汉奸小队长的，今早晨带着一班人回家来了，有四条大盖子枪和一支手枪。

高玉山一听有枪，真是高兴极了。那时，他们这个民兵队才只有三支枪，两粒子弹，还老舍不得用。他放下饭碗，出去找来了王登贵、高汝奎等六名民兵，说明了要去夺枪的打算，大家听了都欣然同意。他说：“我们要从敌人手里白手夺枪，就得有不怕掉脑袋的精神。”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为了抗战到底，粉身碎骨志不移！”

车家村在铁营正南八里地。他们夺枪心切脚步快，一刹时就来到了村头。高玉山叫大伙先隐蔽起来，自己到里边去看一下情况。不大一会他回来了，对围上来的同志们说：“情况没有变化，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杨常清、高汝奎背着粪筐，绕到村东的大路上，一边拉着闲话，一边挨近岗哨。站岗的那小子一看是两个不起眼的拾大粪的，也没有放在心上，照常把大枪背在身后，嘴里哼着黄色曲调，来回踱步。他俩走近岗哨时，杨常清突然拦腰抱住了那个汉奸，高汝奎跨步跑上前把大枪夺了过来。这个汉奸刚想挣扎喊叫，高玉山他们从青纱帐里出来，用手枪指住他的脑袋厉声说：“老实点！你们小队长在哪里？”汉奸哆嗦着说：“正……正在他……他家里喝酒。”他们听了这个汉奸的口供，马上把他捆了个结实，嘴里堵上手巾，扔在无人的地方，便飞步向汉奸小队长的家里跑去。他们闯进屋里，这群狗汉奸还正在划拳猜令，暴食狂饮，一点没有发觉。高玉山把帘子一挑，用枪往汉奸们头上一拄，大喝一声：“不准动！”张平树、高汝奎他们 also 把枪对准了汉奸的胸口。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八个汉奸呆若木鸡。当汉奸小队长看清来的只是民兵时，要伸手摸枪。高玉山朝着窗户“叭”的一枪，把窗玻璃打了个粉碎，高声喊道：“举起手来，谁不老实，就枪毙谁！”院子里也跟着喊起来：“把三班、五班也带进来！”

汉奸们一听，连忙举手投降，哀求道：“饶命！饶命！”高玉山他们摘下汉奸的枪枝，命令着说：“走！”狗汉奸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被押向了铁营村。

勇敢机智捉“舌头”

乐陵城据点，是全县日伪军的首脑机关。为了掌握敌人的内部情况，粉碎敌人的“扫荡”，上级党组织决定让铁营村民兵去该据点里抓一个“舌头”。

一九四二年旧历八月初五，正是乐陵集。高玉山和民兵李洪燕，每人腰插短枪一支，肩上背个褡子，混在赶集的人群里进了乐陵城。

进城后，他们从东关走到西关，从南关串到北关，菜市、粮食市、草市串了一个遍，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傍晚时分，他俩找到一个僻静处，把早已准备好的伪军军装套在身上，便大摇大摆地走进一家饭馆，要了几个菜，装着喝起酒来。

“提起那宋老三……”随着这淫荡的哼哼声，闯进一个伪军来。这家伙一进门就连骂加喊：“他妈的，老子来了也不迎接！”

饭馆掌柜的迎上前去说：“王班长，不要见怪，你要什么只管说。”

“老子要的东西你有吗？”那家伙伸手就是一个耳光，说：“老子要两个烧鸡，半斤老烧酒！”

高玉山怒火满腔，正当那个家伙想走的时候，他上前拉住道：“你是那一部分的，这么张牙舞爪的！”

“哼！老子是宪兵队的！”

“什么老子，小子的！你们宪兵队的队长都不敢在我面前说半个不字，你倒好大的胆子！”说着使了个眼色，李洪

燕一个箭步上去，掐上了那个家伙的脖子。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告诉你，我们是铁营民兵！”

“民兵老爷饶命！民兵老爷饶命！”

“要想活命不难，得老老实实把我们送出去。”高玉山亮了亮手中的枪，说：“懂吗？”那家伙哆嗦成一团，连忙说：“我懂！”

高玉山两人押着那个家伙大摇大摆地走出了东关。

当敌人发觉以后，他俩早已把“舌头”交到了区委。

里应外合拔“钉子”

黄夹屯是在乐陵、惠民、阳信三县交界处的一个村子，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一九四〇年七月，日寇在这里安上岗楼，不仅老百姓吃尽了苦头，更重要的是，切断了乐陵、惠民、阳信三县地下党组织的联系，给开展抗日游击活动造成了很大困难。因此，上级党组织决定尽快拔掉这个“钉子”。乐陵四区党委研究后，把任务交给了铁营村民兵。

一天深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高玉山带领三十余名民兵，来到离铁营村十二里地的黄夹屯，在岗楼外面隐蔽了起来。

一会儿，李洪燕侦察回来了，向高玉山报告说：“岗楼里的‘内线’已把哨兵灌醉。”

原来，铁营村民兵接到了区委交给的任务以后，就开了几次“诸葛亮”会，决定和岗楼里的内线关系取得联系，利用晚上进行奇袭。

高玉山听完汇报，便带领大家来到岗楼下面掐断了电话线，击掌三声，里边用手电打出了联络信号。接着，“当啷”一声，吊桥落了下来。高玉山留下六个民兵看守大门，自己带领八个民兵冲进岗楼；其余的民兵全埋伏在公路两侧，以便切断敌人逃跑时的退路和打击敌人的援兵。

敌人的门岗已被我内线捆好。高玉山他们持枪来到汉奸队长“蒋阎王”屋旁，两个民兵隐蔽在虚掩着的屋门两边。他们从门缝里往里一看，只见桌子上点着一盏泡子灯，“蒋阎王”正和几个贼头贼脑的汉奸在喝酒。高玉山一脚把门踢开，大喝一声：“不准动！”民兵们一拥而进，把枪同时指向了敌人的脑壳。“蒋阎王”见势不妙，正要举枪顽抗，高玉山手疾眼快，“呯”的一枪，当即把他击毙。

这时别的屋里的狗汉奸们正在蒙头大睡。王登贵他们闯进屋去喊道：“起来！起来！”汉奸们从梦中醒来，还不知是啥事，有的说：“吵什么！别开玩笑！”高汝奎厉声喝道：“谁跟你开玩笑！我们是铁营民兵，你们被活捉了！”汉奸们一听“铁营民兵”四个字，一个个象触电似地一骨碌爬起来，披上衣服，举起了双手。

高玉山他们把俘虏押出后，一把火点着了岗楼，民兵们望着冲天而起的火光，发出了胜利的欢呼。



露天地道打埋伏

为了狠狠地打击敌人，铁营洼周围的十几个自然村，建立了民兵联防，把方圆几十里的平原，挖出了象蜘蛛网似的露天地道，村与村相通，地道与地道相联，弄得日寇马队不能过，汽车不能通。民兵们依靠这些地道，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敌人无备时，民兵突然在眼前出现了；敌人要打民兵时，民兵们一煞时就不见了。因此，日寇大伤脑筋，把铁营一带的民兵联防队看成“眼中钉”，做梦也想报复一下。

八月的一天早晨，大雾弥漫。城里、杨安镇等据点的六百多个鬼子、汉奸打着膏药旗，端着大盖枪，气势汹汹地向铁营开来。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隐蔽在地道里的民兵们把手榴弹的弦拉出来挽在手指上。

鬼子快到了。为了诱敌上钩，先让他们吃顿“西瓜”，杨常清等跳出地道，迎头给了鬼子几枪就跑。鬼子一窝蜂似地追了起来，只听“轰”、“轰”几声天崩地裂的巨响，把鬼子炸倒了一片。这时，隐蔽在地道里的民兵们一齐扔出了手榴弹。手榴弹在敌群里开了花，直炸得鬼子、汉奸胆战心惊，不敢久停，夹着尾巴拚命逃窜。刚跑出一里多地，高汝奎又带领民兵们大杀一阵。

这一仗，打死打伤了日伪军五十多人。敌人吃了这一个大苦头以后，久久龟缩在岗楼里不敢露面了。

（乐陵县革委、人武部报道组）

枣林怒火

组织起来

一九四〇年初春，日寇在我冀鲁边区疯狂地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把个乐陵县折腾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

这时候，大常村来了个姓张的陌生人。此人三十岁左右，庄稼打扮，行动机灵，说话和蔼，专爱跟穷哥们打交道。每当他帮助穷哥们干活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就讲起外地农民如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打鬼子、锄汉奸的动人故事，讲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不久，他便和大常村的群众混熟了，大人见了他喊老张，孩子们就叫他张叔叔。

一天夜里，汉奸队突然闯进村来捉人。说是大常村藏了八路，翻箱倒柜地闹了半宿，也没查出人来，天亮之前，夹起尾巴溜走了。

从这时起，人们才知道这个老张，就是我党地下区委书记张荣会同志。张荣会同志这天夜里，正躲在一户贫农家里召开座谈会。他盘腿坐在炕头上，面对着一圈虎实实的小伙子，讲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

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青年们听得入了神，个个心里升起了一团火，鼓起了杀敌的劲头。

“我们早就盼望有这一天了，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这伙披着人皮的野兽，威风不了几天啦！”贫农的儿子常书芬挽着衣袖说。

“现在，咱们就组织起来，和日本鬼子干！”一个叫常玉文的小伙子接着发言。

从此，大常村有了人民武装。八十多个民兵扛起红缨枪，背起大刀片，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利用枣林、地道，打伏击，埋地雷，把周围据点的鬼子、汉奸搞得整天胆战心惊，坐立不安。

活捉“地头蛇”

一天，民兵们正在研究作战计划。民兵常玉德说：“大徐据点里，有个铁杆汉奸叫史恩荣。这小子从前是个‘地头蛇’，现在当了汉奸，成了日本鬼子的忠实走狗，汉奸队几次来咱村抓人，都是他出的坏点子，群众都要求先把他干掉！”这一说，大伙都同意。经过周密地讨论之后，决定“青救会”主任、民兵队长常书芬同志，带领着两名民兵去完成任务。

三伏天的中午，热得人象进了蒸笼。史恩荣的住宅周围，突然出现了一个卖西瓜的人，一面走着一面吆喝：“咬一口，沙蜜甜！”史恩荣听到喊声，嘴里不住地淌下了馋水。他把卖西瓜的叫进屋里，大口接小口地吃了起来。正当这小

子吃得嘴歪肚圆的时候，卖西瓜的人唰地一声，从腰里掏出一支手枪，对准史恩荣的心口，喝道：“不准动！”



史恩荣见此光景，吓得目瞪口呆，结结巴巴地哀求说：“有……有话……好说，你是……”

“不认识我了吧！”卖西瓜的人用枪顶了他的胸口一下说：“外头有几起案件，群众要和你算账。现在，你老老实实跟我出去！”

史恩荣定了定神，才认出这个卖西瓜的人就是大常村民兵队长常书芬。他皮笑肉不笑地哀告说：“老弟，咱是多年的老乡亲，不要和我开玩笑，没有花的我这里有。”说着，他从枕头底下抽出了匣子枪。常书芬手疾眼快，伸手抓住了史

恩荣的手脖子，接着下面飞起一脚，只听“噗通”一声，这个家伙应声而倒，手枪一摔老远。常书芬拾起了手枪，点着史恩荣的脑袋说：“我枪毙了你！”

“饶命，饶命，一切听你支派。”这家伙浑身哆嗦着哀告起来。

常书芬命令他道：“头前带路，出门说错了一句话，当心你的脑瓜子！”

这个为非作歹的“地头蛇”，就这样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智 取 军 火

大常村民兵活捉汉奸史恩荣以后，县武工队又交给他们一项新的任务：设法从敌人那里搞一部分子弹。民兵们接受了这个任务，立即讨论起来：有的民兵说，乘据点里的鬼子惊魂未定，硬拚强攻；有的民兵说，等鬼子的运输队来了打伏击。民兵们正讨论得热烈的时候，六十多岁的老中医常洪傲先生赶来说：“这几天，鬼子据点里有个姓刘的汉奸请我去看病，这小子是军火库的主管，是个贪生怕死、爱财如命的软骨头。咱们用引狼打狗的办法，用少数人把他大部分兵马引出来，多数民兵埋伏在最后，等他们追去的空儿，就硬攻到据点里去，抓住那个汉奸刘保管，子弹不就弄到手了吗？”民兵们听得心里乐开了花，都说：“这办法好，十拿九稳。”

次日凌晨，大雾弥漫。几个民兵借着雾天，来到据点下面，开展佯攻。汉奸们听到枪声，蜂拥而出，被民兵们牵着鼻子冲向老远。这时，常书芬带领民兵收拾了几个敌哨兵，攻进了据点，抓到了汉奸刘保管，用枪点着他的头说：“你

是要死要活?!”“要活，要活!”这个汉奸趴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要活好说，快把军火库的门打开，要不，我们就不客气了……”没等民兵们说完，他就乖乖地交出了子弹库的钥匙。

等大批的鬼子汉奸赶来时，民兵们早已带着二万多发子弹离开据点，消失在一望无际的雾海里。

枣林伏击战

鬼子汉奸连着吃了民兵们的几次苦头，恼羞成怒，就集合了几个据点上的敌人，出来“扫荡”，扬言要“血洗大常村”。消息传来，民兵们立即研究对策。常洪善一只脚踏在凳子上，声壮如雷地说：“他来，咱就打，决不能让他们讨了便宜去!”

“跟他们针锋相对!”另一个民兵接了腔。

你一言，我一语，民兵们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张荣会最后发言说：“咱打是打，可怎么个打法，大家应该琢磨清楚。毛主席教导咱们打游击战，要以己之长，去击敌之短。我看咱就打他个出其不意。”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埋伏在丛密的枣林里，打伏击战。

蓝天下，禾苗如海，枣树成林。民兵们手拿武器，有的蹲在大枣树后面，有的卧在土坎底下，有的藏在树上浓密的叶子里头，个个怀着仇恨的怒火，等待着战斗的到来。一点钟，两点钟……，从清晨一直等到晌午，没见敌人的动静。急性子常玉德摩拳擦掌地说：“这伙孬蛋不敢来了吧!”在他身旁的常玉芬说：“心急喝不得热米粥，等等。”

呜！呜！呜！突然从西北方向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接着，长长的两列鬼子、汉奸的“吊丧队”出现在大路上。

民兵们的心一下子沸腾起来。大家怒视着敌人进入了包围圈，常书芬大喝一声：“打！”步枪、手榴弹一齐投向敌人。顿时，敌人被打得乱了马蜂窝，有的趴在地下朝天瞎放



枪，有的撅起屁股往后跑。走在前头的几个鬼子想爬上汽车逃窜，没跑出十步远，就轰地一声踏响了地雷，丧了狗命。鬼子、汉奸明知道遇上了民兵，但也毫无办法，四面全是浓密的枣林，跑到那里，那里杀声震天，杀得敌人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战斗，一直打到日头偏西。最后，敌人的弹药消耗得一千二净，丢下几十具尸体逃回了老巢。

（乐陵县革委、人武部报道组）

高庄民兵武装队

陵县城东，笃马河与马颊河汇合的南岸，座落着一个百来户人家的村庄——高庄。

在烽火漫天的抗日战争年代，高庄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建立了民兵武装队，配合我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向日伪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被人们誉为鲁北平原上一朵鲜艳的人民战争之花。

众志成城

一九四〇年元宵节前夕，高庄呈现着一番战斗的景象。全副武装的民兵和二百多名拿着大刀、长矛的青壮年，聚集在后街老槐树下，听联村党支部书记、民兵武装队长李彭岭作战斗动员。他说：昨天晚上接到上级通知，陵县城里的鬼子今天要来高庄一带“扫荡”。上级要我们给敌人一个狠狠地打击，叫他们尝尝中国人民的厉害！毛主席指示我们：“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听了支书的动员，民兵和群众，个个斗志昂扬，立即作好了战斗准备。

晌歪了，村以西德(州)庆(云)公路上，烟尘滚滚，二百多个日伪军向高庄窜来。鬼子刚进庄，隐蔽在地主土楼顶上的武装队员“呯”、“呯”就是两枪，撂倒两个伪军。日寇一看

是一些老百姓，便拚命进行还击。土楼上的武装队员居高临下，凭借有利的地势向敌人猛烈地扫射起来，子弹雨点似的射向敌群，敌人被打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乱窜。这时，在一片喊杀声中，手持大刀、长矛、红缨枪、铁锹、镢头的二百多名群众，从大街小巷潮水般的涌了出来，同敌人展开了英勇地搏斗。武装队员王长军见一个伪军躲在猪圈里向外打枪，便绕到他的背后，一红缨枪把那家伙穿了个透心凉；还没等拔出枪头，一个鬼子一刺刀朝他的肚子捅来。正在这危急之时，武装队员高征正好赶到，手疾眼快地猛一镢头，把那家伙砸了个脑袋开花。

这时，李彭岭带着民兵武装队也向敌人发起了冲锋。韩柱泉冲在前边，几步赶上一个鬼子，把手中明晃晃的小铡刀朝鬼子脖子上一抹，脑袋便掉下来了。前面一个小个子鬼子吓瘫了，韩柱泉把那小铡刀只一推一拉，狗头又搬了家。民兵武装队和群众越杀越勇，把日伪军杀得人仰马翻，狼狈地逃回了陵县城。

巧 陷 汽 车

鬼子的汽车经常在德庆公路上狂奔着，嘶叫着，把杀人的黄狗、弹药运到各据点，又把抢到的粮食运向陵县、德州。

武装队员们每逢看见鬼子的汽车，就想起毛主席交给的“大规模地破坏敌之交通线，妨碍敌之运输，直接帮助正规军的战役作战”的光荣任务，心似火燎。怎么干掉鬼子的汽车呢？大家整天琢磨着这件事。共产党员、民兵武装班长于青州想得入了迷，一次走路竟一脚陷进白菜窖里。谁知这一

来，倒使他找到了打敌人汽车的办法。

次日，蔚蓝的天幕上还点缀着稀疏的银星，武装队员们拿着铁锹，抬着门板，扛着秫秸、木棒，精神抖擞地来到了德庆公路上。大家扬起铁锹、抡起锄头干起来，不长时间，便在公路上挖出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沟。他们在沟上面搭上门板、木棒，铺上秫秸，然后又垫上土，把沟伪装得同公路一样平整。一切准备妥当后，民兵们迅速隐蔽到公路两边的树林里。

大约两顿饭工夫，公路上扬起一片尘土，鬼子的两辆汽车从西边开过来了，象往常那样狂奔着，嚎叫着。隐蔽在公路旁树林中的武装队员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鬼子的汽车。前面的汽车跑着跑着，一头栽进了深沟，撅着半截屁股。后面的汽车还没来得及刹车，就一头撞了上去。

冲啊！这时隐蔽在树林里的武装队员们一齐冲了上去，一顿锄头把四个摔得半死不活的押车的鬼子砸死。然后，一把火烧毁了鬼子的汽车。民兵们望着腾空而起的滚滚浓烟，满怀胜利豪情，迅速撤离了德庆公路。

智 毙 汉 奸

一九四三年暮春的一天夜晚，李玉岭和几个武装队员组成的精悍小分队出发了。他们要跋涉几十里，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除掉临邑城北朱家胡同一对罪大恶极的父子汉奸。

近小半夜的时候，小分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朱家胡同。共产党员、武装队员李玉岭第一个越过西墙，进入院内。

可是，当任长泰刚爬上西墙时，邻近的狗突然狂吠起来，惊动了北屋的老汉奸，朝院子放了一鸟枪。东屋小汉奸，也朝西墙上打了一枪，封锁住了这个最矮的西墙。

李玉岭只身入虎穴，隐蔽在一个墙角里，冷静地思考着如何进行这场特殊的战斗。他灵机一动，脱下身上的棉袄，悄悄披在身旁的扫帚上，猛然一哗啦，马上躲开了。老汉奸听见响声，朝着扫帚就是“噔”的一鸟枪；稍停一会儿，又是一鸟枪。就在老汉奸向扫帚开枪的时候，李玉岭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东屋小汉奸窗下。趁老汉奸一枪放过，正在装药的工夫，李玉岭一扬手，把两颗手榴弹扔进了小汉奸的窗子。“轰”“轰”两声巨响，小汉奸报销了。老汉奸调转枪口便朝东屋窗下又放了一鸟枪。可是他那里知道，李玉岭早已来到北屋墙下了。

李玉岭身子紧紧贴着墙，眼睛盯着窗口。一会儿，窗口伸出了枪管，老汉奸正在寻找目标。这时，武装队员们一个个跳进了院子，情况万分危急。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一瞬间，李玉岭突然跃起，对着枪管上方叭叭就是两枪。老汉奸“啊”的惨叫一声，伸出的枪管一下子撅了起来。

就这样，民兵机智地干掉了两个汉奸，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击毙石岗

一九四三年秋天，罗家院据点的鬼子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坏点子：要各村每天去据点汇报一次八路军的军情。

面对鬼子这一新的阴谋，高庄武装队员们在思考着对付

的办法。他们觉得，日本鬼子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但不能坐等胜利的到来，应当采取“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这时，正好我八路军的一个区部临时来到了高庄东南的大辛庄。他们就给敌人来了个将计就计。

一天下午，高庄派出一名武装队员去罗家院据点报告说：“我发现了重要情况，在大辛庄有八路军的一个区部。听说今夜就要转移。”对于这一情况，鬼子小队长石岗也听到一点风声，但不知道“今夜转移”。石岗一听笑眯了眼，伸出大拇指连连称赞：“你的很好！”

大辛庄三面是湾，芦苇茂密。高庄、大辛庄、苍上几个村的数百名武装队员，和八路军的一支小分队，就埋伏在芦苇荡中。

下午三点钟，一百多个日伪军来到大辛庄。在庄西头的高庄三十多个武装队员，首先开了枪。敌人以为是八路军的区队，猛追上去。武装队员见鬼子上了圈套，便佯装后退，隐没在村北正宫庙后的苇湾中去了。鬼子刚追到湾边，半圆形的大湾里突然响起了枪炮声。日伪军象谷个子一样，倒了一片。敌人知道受了骗，赶紧后退。鬼子退到村西，西边苇湾里突然跳出几百名武装队员；鬼子逃向村东，东边苇湾里喷出密集的火舌……敌人无处逃窜，慌作一团，乱了阵脚。就在这时，我们的冲锋号响了，“冲啊！”几路大军一齐冲了上去。

战斗越打越激烈，大家越杀越英勇。武装队员们嫌光用枪打不解恨，一个个甩掉褂子，赤膊冲上去，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八路军战士和武装队员手起刀落，一个个日伪军狗头落地。武装队员王灿章一眼瞅见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

刽子手石岗，一刀刺去。石岗虚架一刀，拔腿就跑。王灿章大吼一声：“石岗，你跑不了！”石岗举起手枪正要向王灿章开枪，一个八路军战士手疾眼快，一枪结束了这个家伙的狗命。

这场战斗打得十分漂亮，只有一个狡猾的鬼子化装后，侥幸落荒而逃，其余的鬼子全部被歼。而我军民无一伤亡。

（陵 革 武）

鲁北平原地道战

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原匡五县五区（现为临邑县林子公社）的三官道、于信二庄、马家寺等八个村的地下党组织，遵照毛主席“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光辉指示，组织发动民兵和贫雇农，把每家每户的地洞挖成了四通八达的地道，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打击日寇。这里记述的，是三官道民兵联防开展地道战的故事。

地道战旗开得胜 马家寺黑田丧命

一九四一年春天，冀鲁边区抗日烽火燎原。

一个墨黑墨黑的夜晚，三官道民兵联防的干部正在于家村一户贫农家的热炕头上，围着一盏棉油灯，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突然，一个民兵闯进来说：“十万火急！这份情报，是傍黑从鲁园据点送出来的。”联防主任徐文才伸开纸卷看了一下，说：“明天鲁园的鬼子要到于信二庄‘扫荡’抢粮，我们赶快去通知部队首长！”

徐文才等来到司令部，只见首长们站在桌子旁，守着一张地图，在研究着什么。首长笑哈哈地说：“老徐啊！这回该考验考验我们的地道啦！看来黑田这回要和我们拚啦！”文才若无其事地说：“这回管叫他有来无回！”首长笑了笑，郑重地

说：“过去能打赢就打，打不赢可以撤，这回和过去不同，这里住着有刚从延安抗大毕业东进的三百名干部。我们不但有打仗的任务，还有保护干部的任务。如果撤走目标太大，如果战斗时间长，恐怕临邑城的鬼子要出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速战速决。”文才连忙说：“行啊！赶快下命令吧！”首长说：“马家寺地道完善，必须到那里去打！”说完，首长便和区小队、联防队的负责人一块研究起作战计划来。

第二天拂晓，日本鬼打着“膏药旗”，扛着大盖枪，黑田骑着大白马，后面还跟着十多辆大车，气势汹汹地朝于信二庄扑来。首长下令道：“徐文才带民兵去领这群野兽！”徐文才带领十几名民兵应声而去。不大的工夫，迎头拦住黑田，便接上了火。这小子一见是几个民兵，在马上把东洋刀一挥，嗷嗷地怪叫起来：“土八路的这边！射击！”黑田调转马头跟在众喽罗的后边，朝马家寺冲来，大枪、小炮、机枪响成了一片，打得尘土飞扬。徐文才边打边撤，不多时进了村，来到了作战指挥部。首长说：“命令停止射击，放他们进村！”黑田一看没了动静，在马上咦哩哇啦不知说些什么，把刀又是一挥，机枪、小炮刹时都哑了，只见鬼子们端着刺刀朝村里乱跑。马家寺村民兵队长王连胜说：“拉雷！”话音刚落，只听“轰！”“轰！”无数声巨响，炸得敌人象没了王子的蜜蜂，乱成一团。首长命令“打！”我们的土炮、手榴弹、大枪，即刻在房上、房下、碾盘底下，墙角里射了出来。随着炒料豆子般的枪声，日伪军横七竖八的躺满了街筒子，黑田的白马竖起前蹄直打转。首长命令徐文才说：“叫东边徐家店的民兵停止射击！”在这同时，冲锋号声嘀嘀哒哒地吹响了，八路军、民兵们端着刺刀，手持长矛从地道里冲出来，向敌

人杀去。

徐家店的民兵们停止射击以后，鬼子误认为这里的火力弱，便狼嚎鬼叫地往徐家店大院鼠窜。鬼子们逃进徐家店大院不多时，就被八路军和民兵围了个水泄不通。只听“轰！”“轰！”几声巨响，地雷把鬼子炸了个人仰马翻。墙壁上、树枝上，挂满了鬼子的烂肉和黄狼皮。黑田一看大势不妙，便命令翻译官杨牙狗带着一伙人往外冲。大院里剩下的三十多个鬼子逃进北屋里，我八路军和民兵立即冲入大院，向他们喊起话来：“缴枪不杀！”这伙杀人不眨眼的野兽，负隅顽抗，我们有几个同志光荣牺牲。王连胜怒火冲天，命令民兵堆上一堆木柴，点上火烧起来。黑田和杨牙狗窜出来，带着他们的残兵败将，刚刚跑进村西北的一个大寺院里，埋伏在这里的八路军和民兵就象猛虎下山一样地冲了过来。黑田被一个民兵一枪击中，在马上一头栽下来。杨牙狗拉着一根被打折了的腿逃回鲁园去了。

这一仗消灭了鬼子一百三十多人，还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人们高兴地唱道：“毛主席指示真英明，村村地下筑长城；来无踪、去无影，打得鬼子送了命。”

狗汉奸泄露道口 窦培俭智杀日寇

马家寺战役后，大大鼓舞了三官道联防民兵的斗志，接连又打了好几个大胜仗，周围大辛庄、孙玉环等四个据点也拔掉了。只剩下了鲁园、林子两个较大的据点。一天城里的鬼子司令打电话给两个据点的鬼子，要他们在五天以内彻底破

坏三官道联防的地道，完不成就要他们的脑袋。林子据点的鬼子中队长松岗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他多次派汉奸刺探三官道联防的地道，都被我们活捉了。

一天夜里，松岗正想派人再去刺探，只见马寺的铁杆汉奸瞎银子，满头大汗地跑进来说：“太君，土八路的地道我找到了。”松岗一听，如获至宝，狞笑着说：“你的，快快地说！”瞎银子满脸陪笑忙不迭地说：“最近我听说土八路搞减租共产，为了藏东西，我也在我的后院地瓜窖里掏了个洞，真巧，和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松岗听了瞎银子的报告后咬牙切齿地说：“给他们个突然袭击，你的头前带路！”瞎银子贼眼一翻说：“是！他们现在正睡觉，是个好机会。”

这天五更时分，瞎银子领着鬼子偷偷摸进了村。哨兵发现后急忙放枪。人们听到枪声，纷纷下了地道。鬼子们乱打了一阵枪，就涌进了瞎银子的后院。松岗朝两个伪军打了手势说：“快快下去的干活！”

藏在这条地道里的民兵队长王连胜对党支部委员窦培俭说：“怎么办？”培俭说：“我在这里掩护群众，你赶快从村北老槐树底下的那个道口冲出去，通知联防队打增援！”“还是你去吧！”“不要争了，你年轻跑得比我快。”说着，培俭又把自己的一支折枪给了连胜。连胜来到老槐树底下，跃身跳上道口，只见两个伪军正在分赃物，他“叭”、“叭”就是两枪，结果了他们的狗命，便朝村北跑去。

连胜走后不大一会儿，地道被挖透气了。一个伪军从洞口放空打了几枪，就大着胆子往里钻，老窦等用尖刀、手榴弹逼住了他，命令道：“听我们的，饶你的狗命！你是个中国人，为什么给鬼子卖命！”这小子一个劲地点头说：“听你

的，我不再当汉奸了。”他话音刚落，洞外的另一个伪军喊起来：“老弟，里边有人吗？”老窦捅了捅这个伪军，他连忙说：“有人，尽是老百姓，快进来吧！”那个伪军一钻进来，又成了俘虏。老窦对两个伪军说：“你们罪大恶极，本该千刀万剐，但我们的政策是宽大俘虏，给你们留下立功赎罪的机会。现在，你们马上向鬼子喊话，就说地道里的老百姓很多，让他们亲自下来。”两个伪军急忙凑到洞口喊起来：“皇军，地道里的老百姓很多，还有土八路，都被我们堵住了，你们快下来吧！”松岗一听，便立即又叫六个鬼子下去。老窦让一个民兵把两个伪军押下去，他和另一个民兵退到地道拐弯处，一人端着一支刚缴获的枪，鬼子爬进来，他俩几枪就把六个鬼子报销了。

松岗听到枪声，知道中了计，疯了似地哇啦哇啦直叫。狗翻译便喊了起来：“你们不上来，我们就放毒了。”老窦觉得一阵熏人的味道冲进鼻腔，他说：“鬼子放毒了！赶快堵住洞口。”他和民兵们用鬼子的尸体堵好洞口，带领一部分群众刚一出地道口，就被敌人包围了。老窦赶紧回身朝道口喊起来：“外边有敌人，同志们不要出来了。”就在这时，村北响起了枪声，王连胜领着县大队和联防队来打增援了。鬼子听到枪声，惊慌万状，便强拖着窦培俭和一部分群众仓皇逃回了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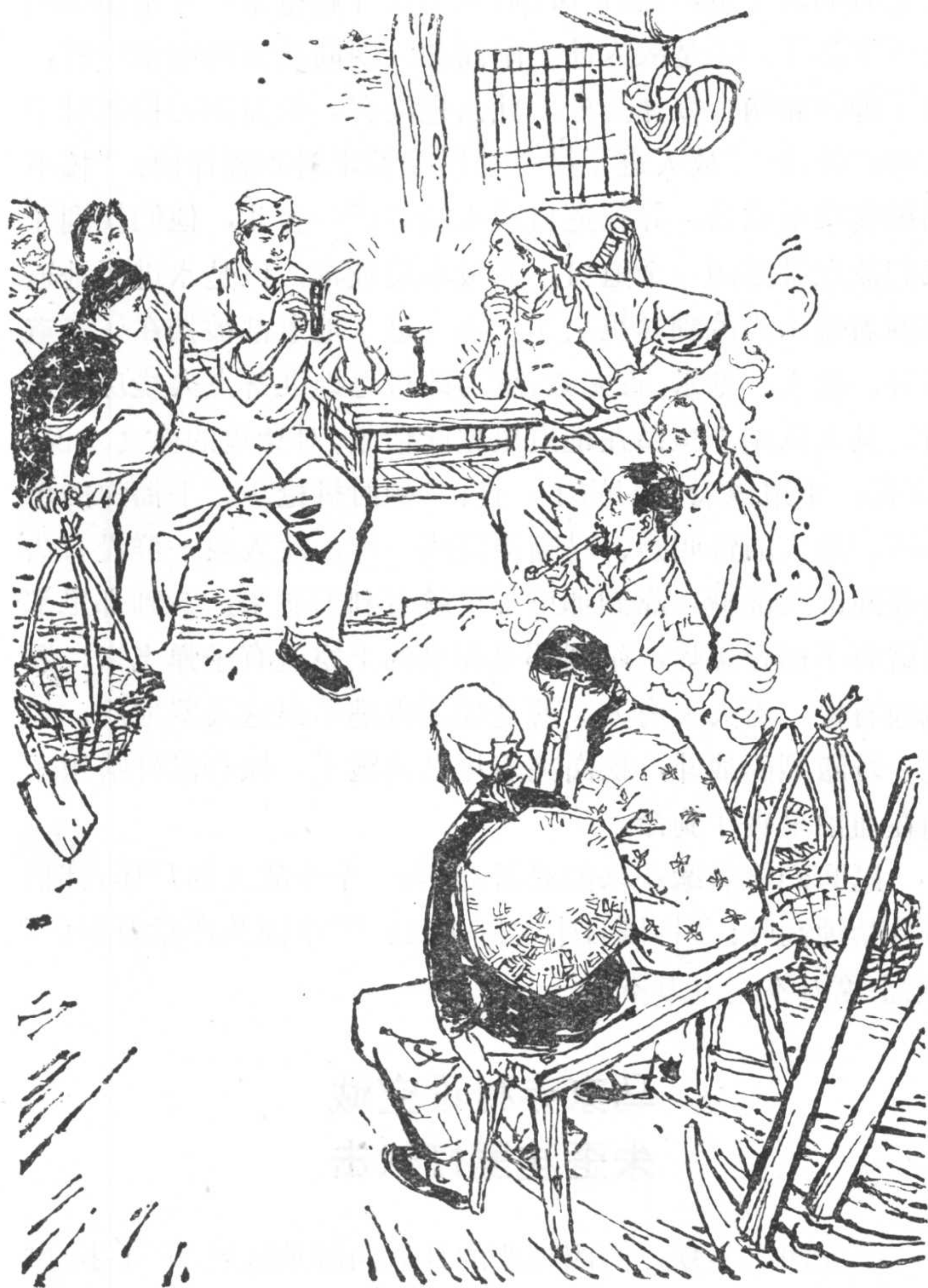
王连胜紧握着县大队首长的手说：“这次群众吃亏，都怨我大意麻痹。”县大队首长说：“不光是大意的问题，我们还得想办法改进地道。”

学宝书改进地道 布奇兵营救乡亲

夜很深了，三官道联防的干部们还没睡觉，正在研究改进地道的问题。前来参加会议的县大队副李恒昌同志，打开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念给大家听：“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徐文才听了把手一挥说：“毛主席的话照亮了俺的心，要想保存自己，必须大量地消灭敌人，这就要进一步完善地道。”三官道的村长徐恩说：“不光地下咱能走，空中也能行，下有地道、上有天道，咱给鬼子撒上天罗地网，叫它有来无回。”散了会，大伙带着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走门串户，放手发动群众，改进地道。为了防水，他们就在地道里修上排水沟，通到水井里；为了防毒，就在各个道口内修上二道口，按上拉板，把毒气堵在二道口外……。

一天，情报站送来了一份情报，明天林子据点的鬼子要押着抓去的群众到这几个村来抢粮。徐文才一面同大家一起研究作战方案，一面派人去林子侦察敌情。

第二天天刚麻花亮，敌人押着我们的群众朝三官道走来。走在群众头里的是共产党员窦培俭，他边走边想：“怎么还没动静，敌人眼看进村了，还不打啊！”突然，一个拳头大的干泥蛋滚到他的脚下，他会意的四处望了望：南面是一道准备拦水用的土坝，北面是条大道沟。于是他大喊一声：“快往北跑！”群众忽地一声涌进道北的大壕里。日伪军正想开枪，突



然腕后响起了枪声，急忙卧倒，朝南面开起枪来。可是南面的枪声停息了，于是敌人冲上南面的大坝向北面的壕里一看，除了脚印和两个空弹壳外，什么也没有。松岗用刀指着村子狂叫：“冲击！”敌人进了村，松岗咬着牙对狗翻译说：“搞不到粮食我不收兵，寻找道口放水放毒！”一会儿，他们找到了我们故意暴露的一个道口，先放水后放毒，但是水进了地道都顺着排水沟流到井里去了；毒气进了地道都被挡在了二道口外。敌人一见水、毒无效，就穷凶极恶地准备点火烧房。这时，县大队副李恒昌在地道里见此情景，对身边的徐文才说：“老徐，下边该看我们的了，打！”顿时机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的惨叫声、马嘶声混成一片。敌人象一群没有头的苍蝇乱飞乱撞，靠到那里那里就有刺刀刺来，藏到那里那里就有手榴弹爆炸，站到那里那里的上空就有子弹飞来；看地地有枪，看天天有人，就是插翅也逃不出这天罗地网。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松岗夹着尾巴逃跑了，铁杆汉奸瞎银子躺在血泊里丧了狗命。

民兵们挎着缴获来的武器，望着一个个敌人的尸体，都情不自禁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马家寺村设空城 朱歪洼里打伏击

一九四二年夏，穷凶极恶的日寇向解放区展开了拉网“扫荡”，三官道联防周围拔掉的几个据点的上空，又竖起了“膏药旗”。为了狠狠地打击敌人，人们又把地道延伸到村外

的旷野里。

在马寺战役中，鲁园据点没有被打死的那个翻译官杨牙狗，这阵子把尾巴又翘起来了，给他的主子黑田扬幡招魂。一天，五个据点的日伪军，从鲁园据点钻出来，杨牙狗提着瘸腿，和才调来的那个鬼子官走在队伍中间，象一群恶狼似地朝马家寺扑来。

联防的干部遵照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伟大教导，研究对策。民兵队长王连胜说：“敌人这次调来两门大炮，如果我们在村内和他拚，敌人一定用炮轰村，我们要把他引到村外去打。”联防主任徐文才说：“朱歪村北大洼里有条通往鲁园据点的深沟大道，那里有咱的地道口，道两旁的高粱已没了人，咱可以到那里打他的伏击。”

这一天下午，敌人闯进了马家寺，村子里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影。鬼子官狂笑一阵，得意忘形地指挥着鬼子和伪军，大肆进行抢掠。

天傍晚时，敌人用驴驮着包袱，车上拉着木头，刺刀上挑着鸡鸭，洋洋得意地出了村。杨牙狗凑到鬼子官面前献殷勤：“太君，咱这次也算给黑田队长‘报了仇’！”鬼子官把个狼牙一呲，朝杨牙狗的肩膀拍了一下，竖起了大拇指说：“你的功劳的这个！”

民兵们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个个摩拳擦掌，忽然哨兵报道：“敌人朝前沟走来了！”一部分民兵立即从地道里跳出来，钻进道沟两旁的高粱地里做好了战斗准备。敌人进了大道沟，“轰隆！轰隆！”几声土炮响，走在前头的几个伪军应声倒下。敌人急忙往后退，后边的民兵也开了火，打得敌人前退后拥，

卷了饼，聚成一个人疙瘩，乱撞起来。这时，民兵们又嗖嗖地扔出了一颗颗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炸得敌人乱七八糟地躺了一地。那个鬼子官的马一惊，竖了个直立，把他摔在了地下，哇啦哇啦的直叫。嘀嘀哒哒，我们的冲锋号声响了，民兵们从两旁的高粱地里、地道里杀出来，冲进敌群，大刀砍，长矛捅，枪托砸，一顿好杀，剩下的伪军和鬼子，抛下抢劫的东西，钻出包围圈，拚命往回逃窜。民兵们那里肯放，跟在敌人的后头边打边追。狗翻译杨牙狗瞅个空，溜进了高粱地，一个民兵手提长矛奋起直追。杨牙狗跑进大沙河边的树林里，回头一看民兵追来，吓得魂不附体，回头又跑，正好碰到一棵大树上。民兵一个箭步冲上去，手起矛落，把他刺了个穿心透。

追赶鬼子的民兵没追出多远，就遇上区小队增援来了，合兵一路穷追猛打，打得敌人屁滚尿流，溃不成军。这一仗，消灭了日伪军六十多人，缴获步枪八、九十支。

二鬼子抢粮搞偷袭 众民兵夜战何狗子

一九四三年，日伪军龟缩在仅有的林子、临邑两个较大的据点里作垂死挣扎。

一天，伪军团长何狗子用枪口逼着喽罗去三官道抢粮。众匪一听，迭忙跪在何狗子面前说：“宁肯饿死在临邑城里，也不去三官道抢粮。”无奈城里粮尽，何狗子只好下横心亲自走一趟。

这天夜里三更天，何狗子带领三十多个二鬼子来到于家

村南面不到一里的地方，命令他的娄罗们进行偷袭。有一个伪军班长说什么也不进村，被何狗子一刀砍了，其余的伪军不得不硬着头皮往村里钻。于家村的民兵队长周禄出来查岗，看见几个家伙贴着墙根鬼鬼祟祟地想爬墙。他一个箭步跳上房顶，大喝一声：“干什么的？口令！”“我是区……区长，是夜间来检查工作的。”周禄听后，“叭”的就是一枪，一个二鬼子应声倒下。另一个二鬼子窜上房来，正想举枪，被周禄飞起一脚踢掉，两个人在房顶上骨碌起来。这时，又有两个二鬼子扑上来，周禄便纵身跳下房来，立即钻入夹皮墙的地道。

三官道民兵联防主任徐文才听见于家村有枪声，立即带领民兵从地道里直奔于家而来。民兵跳出道口，正好堵住了何狗子的后路，手榴弹象雨点似的在敌群里开了花。何狗子一看联防队，吓得躲在马肚底下不敢动弹。几个二鬼子躲在墙角、猪圈里想负隅顽抗，被从墙角、猪圈的窟窿里飞出的子弹打碎了脑袋。有两个家伙刚跑到围墙下，只听见“噗”的一声，一齐掉进了井里。另一个二鬼子慢慢地溜到了围墙根前，刚想起身爬墙，正好被裂缝里捅出来的红缨枪钉在了围墙上。三十多个二鬼子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十多个跟着何狗子的马尾巴，仓皇逃走了。

假情报诱敌出巢穴 歼日寇军民齐奋战

一九四三年秋的一天，县大队李大队副，奉命来到三官道村，传达全歼林子街据点日伪军的计划。正凑巧，三官道



联防队的干部也在开“诸葛亮”会研究这个事。李大队副向徐文才说：“怎么打法，你快说说吧！”徐文才说：“林子街的这个据点有里三层外三层的壕沟，还有暗堡陷坑，我们不能强攻。刚才大家讨论的意见是要把他们引出来。”“对！”李大队副说：“等鬼子出据点后，我军乘虚而入，剿他的老窝，再杀他的回马枪，把鬼子困在大沙河里，包饺子。”大伙笑着点头说：“好！”

离三官道不远的林子据点里，盘踞着一百多鬼子，鬼子队长松岗，几次抢粮未成吃败仗，就象输红眼的赌棍一样，气急败坏，妄图找时机报复。这一天，他腰挎东洋刀，一手按刀柄，一手挠头皮，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忽然翻译官王麻子进来低声说：“太君，朱二歪村长要见你有要事相告。”松岗把手一挥：“进！”不一会朱贵学笑嘻嘻地来到松岗跟前，小声说：“太君，俺朱二歪来了些八路要抢粮食，要是他们把粮食弄走了，太君可捞不着了。”“你的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不信派人去看，八路正在忙着装车。”松岗瞪起了三角眼，一把抓住朱贵学的衣领，大声说：“你的撒谎！”朱贵学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太君，我要是撒谎的干活，天打五雷轰，我拿脑袋担保。”松岗一听乐了，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的忠于皇军的，大大的好人，带路带路的。”

松岗集合据点全部人马来到朱二歪村，摸到村里一看，鸦雀无声，空无一人，松岗见势不妙，急忙叫人找朱贵学，那知已经无影无踪了。松岗连声说：“不好的，中了土八路的调虎离山计！”他急忙说：“退！”话音刚落，骑自行车的汉奸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松岗跟前说：“太君，不好了，据点叫土八路给点着了！”松岗刚刚抬头往北看，就听得

“轰”的一声巨响，炮楼被炸了。松岗又气又急，连忙带领日伪军往回逃窜。

敌人刚到大沙河中心，埋伏好的联防队便从大树旁、坟地里的地道口跳了出来，先是一排子手榴弹，炸倒了五六个鬼子。接着又是步枪、机枪咯咯地叫了起来，自造的土炮也吼了起来。这时，袭击鬼子据点的八路军又象潮水一样涌了上来。鬼子们象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松岗急忙从马上跳下来，换上一个皇狗子帽，抓了一把沙土往脸上一抹，想化装逃走。刚跑几步，就迎面碰上我战士和民兵，被生擒活捉。这场战斗只用了三十多分钟，鬼子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一百多人无一漏网。

从此以后，三官道周围的鬼子据点，全部被拔光了。

（临邑县革委、人武部供稿）

勇敢机智杀敌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

抗日战争时期，在鲁北平原，马颊河畔，活跃着一支回族农民武装。他们在毛主席光辉的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牢记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教导，与日寇展开了英勇的武装斗争，为人民立下了不少战功。这就是平原县原塘坊民兵自卫队。

夜 擒

一九三九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塘坊民兵自卫队员马立宾从腰站的厕所里，活捉了一个全副武装的汉奸，从而获悉：这天晚上，“沙条子”要派三个匪兵，携带三把匣枪，押送八辆大车，往德州给日本鬼子送棉包。

提起“沙条子”，民兵们个个咬牙切齿。这个狗地主，勾结土匪，为非作歹，后来，他又充当汉奸，为日本效劳，人们对他早已恨之入骨。

“干掉他！”马立宾挥舞了一下大刀，接着说：“地主‘沙条子’送货上门，咱一定要好好‘接待’呀！”

民兵自卫队长马福禄说：“毛主席指示我们，‘正确的决心

来源于正确的判断’。咱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很好地研究一下敌情，商量一下对策。”于是，大家经过周密分析，制定了巧妙的行动计划。

晚饭后，马队长带领四名民兵队员，手握大砍刀，腰别手榴弹，雄赳赳地来到马颊河畔，在津期店桥南头埋伏下来。

这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除听到河水哗哗的流声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动静。他们紧等紧不来，慢等慢不来，马立宾压低了嗓门，焦急地对身旁的马队长说：“队长，我到前面侦察一下！”“别着急，坚持就是胜利！”马队长话音刚落，只听得车声由远而近。刹时，五双眼睛燃起了仇恨的烈火，五双巨手攥紧了手中的大刀。“咕辘辘”，第一辆过去了，第二辆过去了，第三辆车过来了！说时迟，那时快，三个队员一个箭步蹦上桥面。马队长从第三辆车尾右侧，攀着绞绳，蹬着绞棍，一跃而上。这时，押车的匪兵还蒙头大睡。马队长一手抹住匪兵的脖子，一手顺敌右臂掏出匣枪，张开机头，挂在匪兵的脑袋上。匪徒想挣脱，马队长飞起一脚，将那家伙踢下车去。第四辆、第五辆车上的匪兵，也相继翻下车来，摔得嗷嗷直叫，举手投降。

东方红，天已亮，五位英姿焕发的民兵自卫队员，迎着万道霞光，押着俘虏，赶着大车，朝着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走去。

奇 袭

一九四一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塘坊民兵自卫队接到上级的紧急指示：今天上午有日寇的四十八辆汽车、坦克，从

德州出发，十点钟左右路经腰站，进犯高唐。民兵要配合游击队截击敌人的尖兵车，打乱敌人的进犯部署。自卫队长马福禄看罢指示，马上进行战前动员，组织大家做好了战斗准备。九时许，他带着十名自卫队员西进腰站，埋伏在村南的道沟旁。这时游击队的马团长率领的三十名游击队员也相继赶到。全体战斗员个个满腔怒火，严阵以待。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当全副武装的三车鬼子兵象老鼠钻进口袋一样，全部陷入我埋伏地带时，只听马团长一声“打！”“呯！”“呯！”“呯！”日本鬼子的司机全部见了上帝。几乎同时，手榴弹也在三辆汽车上开了花，第一辆车头起了火。于是，三辆汽车便你碰我、我撞你地拥挤在一起。敌人顿时鬼哭狼嚎，乱作一团。我智勇双全的民兵队员牢记毛主席关于“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的教导，把一颗颗手榴弹投入车箱，不可一世的三车鬼子兵，几分钟之内就变成了鲜血淋淋的三车烂狗肉。当敌人的主力部队赶到时，游击队和自卫队早已潜回到五里路外的塘坊。心惊胆战的敌人怕再遭我军伏击，只得拖着他那三堆破铁边打边跑，仓皇逃遁。

抢 收

一九四四年夏天，人们正准备开镰收麦。盘踞在大务集和沙庄的日本鬼子望着大片黄灿灿的麦田，眼馋手痒，便唆使各村的狗腿子，挨家挨户搜镰刀、抢草绳，妄想与我们抢夺小麦。一天晚上，塘坊民兵队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保卫麦收，夺取抢收的主动权。大家一字一句地学习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

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毛主席的光辉战略思想，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民兵的心。民兵队决定分兵两路，一路马上出发对付敌人，一路立即组织群众进行抢收。半夜时分，民兵队长马福禄带领三名队员，身背手榴弹，肩扛土枪，每人拿着五个沾满煤油的草把子，朝着十里外的大务集据点飞奔而去。

鬼子“扫荡”了一天，回到窝里都象一摊烂泥龟缩在一起睡了起来。只有几个放哨的鬼子，似睡不睡地晃来晃去。马队长等四人迂回到碉堡的四面，按照预定的计划，点燃起草把，并开枪放声大喊：“缴枪不杀！”碉堡里的敌人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喊杀声，象捅了一棍的马蜂窝，嚷开了：“共军把我们包围了！”“草包，给我打！”于是，敌人的枪声响成一片，火舌象高压水龙头似地向草把子射去。

自卫队员们在约定的地点会合了，马立宾风趣地说：“一样的客，咱绝不能两样待，沙庄这个马蜂窝也得捅它一下！”敌人打枪不停歇，队员快步进沙庄。沙庄西临塘坊，路南是据点，盘踞着一百多日本兵，路北是汉奸走狗的“税局子”。马福禄、马立宾飞步跨进“税局子”，其余二人留在墙外警卫。门窗紧闭，各屋漆黑，南屋里传出了死狗的鼾睡声。马福禄从门槛底下塞进一颗手榴弹；马立宾同时用尽全力甩出一颗手榴弹，越过房脊，朝路南碉堡飞去。“轰！”“轰！”两声巨响，自卫队员迅速转移到村西树林里。“税局子”的汉奸以为八路军又来摸他们的脑袋，有的光着腚钻进床底，有的胡乱开枪；碉堡里的鬼子则以为八路军从北面攻上来了，拼命开火。两边越打越凶，枪声越来越密。

敌人互相打起来之后，马福禄等四人立即回村投入抢收战斗。民兵队宣传员触景生情，诗兴大发，当夜编出这样的顺口溜：“火光闪闪枪声响，‘敌驻我扰’摆战场；镰刀飞舞心花放，金黄麦粒送前方。”

（平原县革委、人武部报道组）

红色交通员

在德州地区召开的“积代会”上，有位六十多岁的老妈妈的发言，不断被代表们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所打断。她就是临邑县城关公社徐孟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民兵连副指导员——李凤秀。

在抗日战争时期，她赤胆忠心干革命，被誉为“红色交通员”；解放后，她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继续革命不歇脚。这里讲述的，是她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几个小故事。

虎 口 脱 险

一九四一年，李凤秀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的伟大号召，掩埋好被日寇折磨死的婆婆，坚定地踏上了抗日的征途，成为我党的地下交通员。

一天，李凤秀打扮成一个要饭的，要把一份情报在天黑前送到凤凰店一带。她一边走，一边想着临出发时部队首长的嘱托：明天临邑城的鬼子有两辆大车向北运送武器，准备打它的伏击。这情报关系重大，务必按时送到目的地。她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走着走着，突然在一个村子里碰上了烧杀抢掠的敌人。怎么办？绕道走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她暗暗地对自己说：“闯

过去！”

“干什么的！站住！”一个家伙弓着大马虾腰，把刺刀对准了李凤秀的胸口。李凤秀镇静地回答：“要饭的。”

“胡说！给我搜！”另一个家伙立刻搜起来。可是搜来搜去，啥也没搜到。

敌人不死心，又把她吊在树上打。一个狗胖官摇晃着皮带嚎叫：“你说，你是来干什么的！”李凤秀望着眼前的一片火海，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两只眼始终怒视着这群豺狼。

打到最后，狗胖官说：“带着她。”李凤秀灵机一动，接上了话茬：“快把我带着吧，省得再要着吃。”这时，旁边的几个家伙说：“队长，咱东抢西夺还弄不上吃的，带着她是个累赘！”狗胖官贼眼一转，扯着破锣嗓子对李凤秀说：“给我滚！以后不准到这里来要饭！”

这些蠢驴走后，李凤秀摸了摸发髻，情报还在。他拾起要饭篮子，穿过村子向西，一气赶到了目的地。

第二天中午，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鬼子的那两辆装满武器弹药的大车，全部被我们缴获了。

智 斗 特 务

一九四二年的腊月二十三，李凤秀从商河以北的抗日根据地取回了一份机要文件。傍黑时，她来到栾洼镇，打算吃顿饭再走。

她走进一家饭馆，刚说了声“要两个馒头一个菜”，就见四个身穿长袍大袄、头戴礼帽的闯进来，贼目鼠眼地看了看李凤秀，便进了里间屋。有个家伙压低嗓门说：“听皇军讲，八

路军的一个女探子，经常出没在商河、临邑一带，我看外边这个娘们倒象。”李凤秀一听，知道遇上了敌人的便衣特务，得赶快离开这里。她机警地向掌柜的喊道：“我再要两碗面条。”

过了一会，掌柜的端来了馒头和菜。她对掌柜的说：“你把馒头盖一盖，等面条熟了一块吃。麻烦你给我看着包袱，我到外边买包点心。”掌柜的点了点头。李凤秀把包袱放在桌子上，不慌不忙地走了出来。特务见她饭还没吃，包袱也没拿，一个家伙说：“不用盯她，一会就会回来。”

李凤秀出了门，快步如飞地走出村子。在一个背人的地方，急忙脱下外面套的衣服，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红包袱皮，把衣服包了包，挎在胳膊上；她又把毛巾蒙到头上，脖子上围了条围脖。她抬头看见前面路上有辆大车，就追上去。赶车的立即叫她上了车。

李凤秀刚坐好，就见那几个家伙追过来。她把围脖又围了围，只露着两只眼。他们走近一看，坐在车上的是个“新媳妇”，奇怪地叫起来：“这怪啦！她还能插翅飞了？”另一个说：“这工夫走不远，可能藏在村里，赶快回去搜。”

李凤秀见特务象丧家犬似的夹着尾巴回去了，立即从车上跳下来，对赶车人说了声“大叔，谢谢你”，便顺着一条小道向前奔去。

勇 战 敌 群

一九四三年，日寇的拉网“扫荡”被粉碎后，更加疯狂地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破坏我地下组织，残杀我抗日家属。敌人更是把李凤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那白色恐

怖的日子里，李凤秀的家两次被抄。她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一天夜里，地下党组织交给她一项紧急任务：明天有几个据点的鬼子、汉奸出来“扫荡”，要在天亮前把这一情报送到渤海二军分区。

李凤秀刚要出发，忽然从房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她从屋门缝里往外一看，一伙汉奸已经从墙头上爬进院子，有的正端着枪向门口逼进。李凤秀急忙把情报含在嘴里，把一颗手榴弹的拉火环套在小拇指上，把另外两颗掖到腰里。心想：能冲出去更好，冲不出去，也决不能让情报落在敌人手里。

这时，院子里的敌人象狼一样嗥嗥直叫：“李凤秀，快投降吧！”李凤秀一听，气得直打哆嗦，大声骂道：“你们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走狗，不救中国，还帮日本鬼子打中国。来吧，我打发你们上西天！”

汉奸们被骂得恼羞成怒，“叭叭叭”一排子弹，从门口、窗户里飞进来，把日寇在白天烧焦的门，打得稀哩哗啦。李凤秀跳上锅台，把手中的一颗手榴弹“嗖”的一声投了出去，两个汉奸应声倒在地上，其余的赶紧退了回去，扒着墙头拚命打枪。

打了一阵，一个汉奸头用枪逼着他的喽罗们冲上来，嘴里喊着：“跑不了啦！捉活的啊！”李凤秀一拉导火索，投出了第二颗手榴弹。顿时，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敌人的嚎叫声，响成一片。她紧接着把最后一颗投出去，敌人乱成了一团。李凤秀手持菜刀，趁机冲了出去。

汉奸们追出来时，民兵联防队已赶到了，打退了敌人。李凤秀三步并作两步走，到达目的地以后，东方已出现了黎明的曙光。（临邑县革委、人武部通讯组、通讯员学习班）

丁家的铁西瓜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渤海平原中南部的高苑县（现高青县东部地区）有个丁家村，是通往渤海抗日根据地的咽喉。这个村的“爆炸英雄”陈宝凤和他带领的民兵爆炸组，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开展地雷战打击敌人，为保卫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智 炸 汽 车

一九四三年秋后，日本鬼子从高苑城来到丁家附近的二十里堡修炮楼，扬言要“三天拿下高苑三区”，妄图卡住我鲁中南通往根据地的咽喉。在党的领导下，共产党员陈宝凤同志，和本村的陈家吉、陈孝敬、陈家兴等十几个小青年，组成了一个“民兵爆炸组”，决心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战。

鬼子每天用汽车从高苑往二十里堡运料，构筑乌龟壳。一天夜里，陈宝凤和他的伙伴们怀抱地雷，肩扛铁锹，精神抖擞地来到了庄南东西公路上。陈宝凤和陈家吉埋地雷，其他十几个小青年挖壕沟。陈宝凤抱着个地雷掂量掂量，两眼笑成一条线，说：“这个‘西瓜’有四十斤，足够几个鬼子吃的！”陈家吉说：“一打开，块块见红！”陈宝凤小心翼翼地在地雷埋到掘好的坑里。然后，他打开装有马掌、鞋底、车

带的“万宝囊”，轻轻地打上各种印迹，进行了巧妙的伪装。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一辆汽车从高苑城往西开来。押车的十来个鬼子随着汽车的颠簸，摇头晃脑。汽车开到了家庄南被又深又宽的壕沟挡住了去路。前面来了个急煞车，车上的鬼子相互碰撞着，伊哩哇啦地骂开了。开车的鬼子推开车门下来，正想和车上的鬼子说话，便“轰”的一声，炸了个粉身碎骨。车上的鬼子刚刚争着跳下车来，埋在车周围的地雷又接二连三地开了花。一股股浓烟腾空而起，一声声巨响震耳欲聋，十几个鬼子一齐上了“西天”。被炸得七零八落的汽车在燃烧，滚出老远的轮胎在冒烟。

陈宝凤他们在庄南地道口看到日本鬼子的精彩表演，个个拍手称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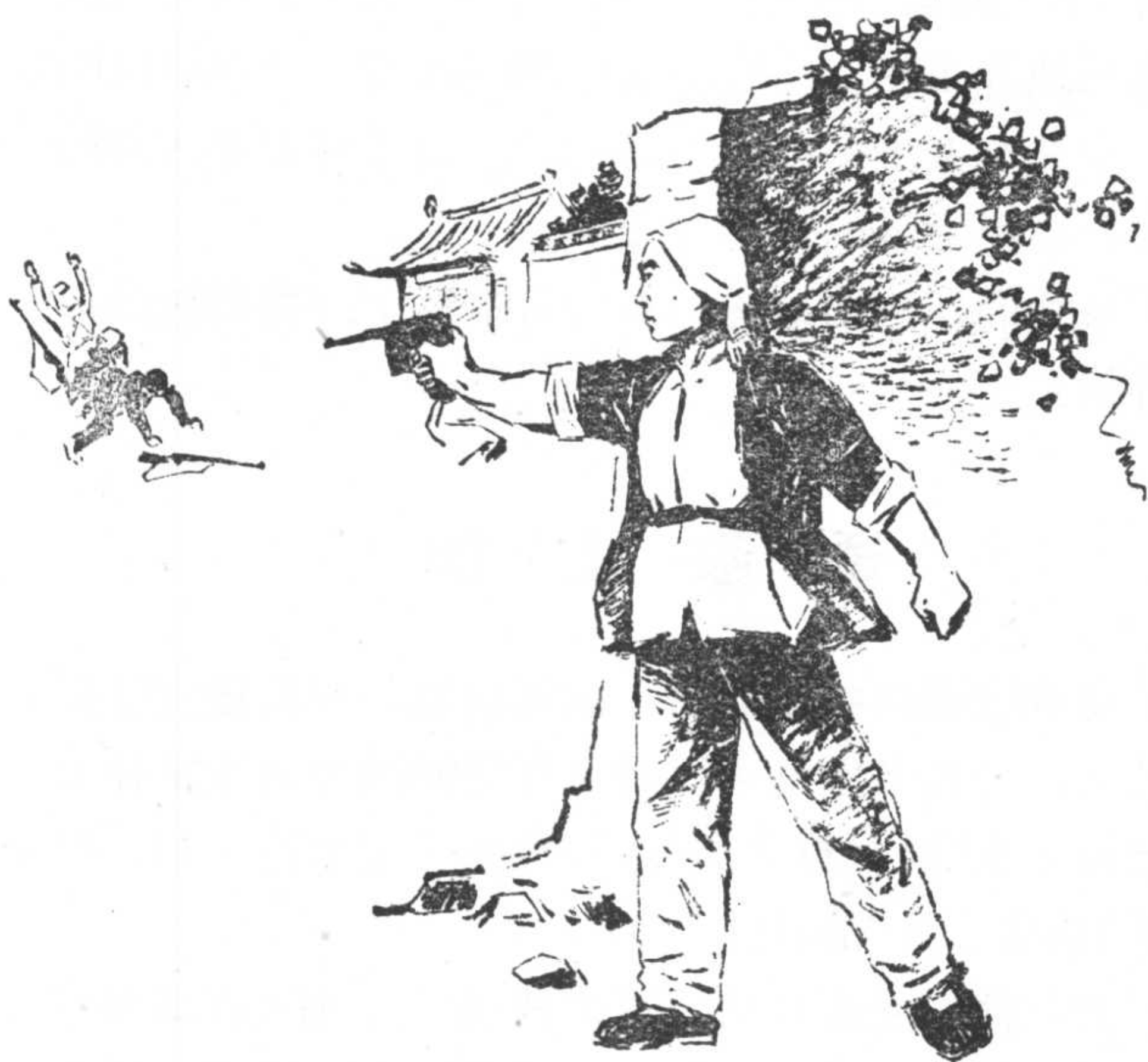
诱 敌 上 钩

鬼子遭到沉重的打击以后，恼羞成怒，伺机进行报复。过了不几天，一百多个鬼子汉奸又气势汹汹地向丁家扑来，英勇机智的丁家“民兵爆炸组”，料到敌人会来这一招，早就研究好了“诱敌上钩”的打法。

这一天，他们先在村头、道旁插满了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的小旗，有的小旗下还埋上了地雷。战斗打响以后，陈宝凤带领民兵故意暴露目标，边打边撤，把鬼子往庄里引。鬼子来到村头一见小旗，弯腰就拔，“轰”的一声巨响，几个家伙见阎王去了。

鬼子、汉奸惊魂稍定，却连个民兵的影子也见不到了。突然，陈宝凤出现在离敌人不到百米的胡同口上。有个汉奸

一眼看出他来，就慌慌张张地向鬼子报告说：“太君，你看，陈——宝——凤！”鬼子官一听“陈宝凤”三个字，又惊又怕，连忙结结巴巴地说：“抓——住他！”于是鬼子、汉奸蜂拥而上，朝陈宝凤追去。宝凤忽隐忽现，瞅准机会就是一枪，子弹穿过一个汉奸的胸膛，又打中了后面的一个鬼子，两个家伙一块倒在血泊之中。后面的敌人吓得魂不附体，赶忙趴下，正



好趴在了地雷上，“轰”“轰”几声巨响，有几个鬼子，又肚子开花，脑袋搬了家。这时从地道里迁回到鬼子背后的陈家吉民兵组，听到地雷爆炸了，便从敌人背后下了手。敌人腹背受敌，欲进不敢，欲退不成，急得团团乱转。有几个鬼子拥挤着向一个半敞开的大门里跑，一推门，“轰”的一声，被炸了

个狗吃屎。几个汉奸被炸得昏头昏脑，刚一钻进碾棚，又是“轰”的一声，脑瓜子滚到了牲口粪里，大腿飞起了老高。日伪军被打得焦头烂额，溃不成军，抱头鼠窜而去。

打这以后，鬼子、汉奸再也不敢到丁家“扫荡”了。

声 东 击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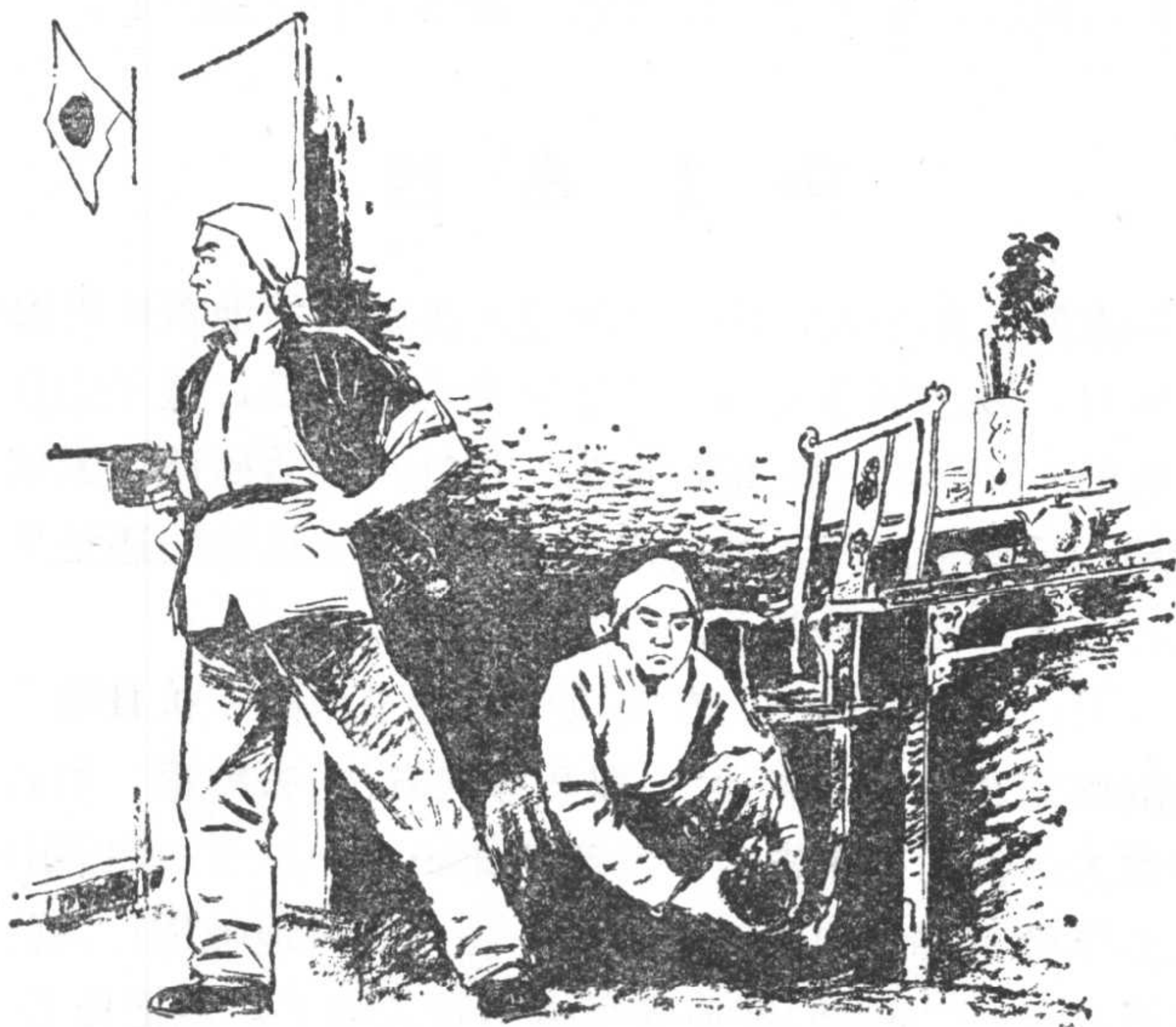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三年冬天，这一带的鬼子被民兵的地雷炸得惶惶不可终日，成了惊弓之鸟。为了避免吃铁西瓜，鬼子们创造了罕见的“行军术”：队伍最前头，用牲口拉着碌碡，紧接是几盘耨，后面是汉奸，最后才是鬼子。陈宝凤他们还是用老办法，几次都没炸着鬼子。

一天，宝凤和伙伴们在一块学习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当读到“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这一伟大指示时，宝凤心里顿时豁亮起来，把膝盖一拍，高兴地喊道：“好！声东击西，好！”同志们被他弄得摸不着头脑了。他把自己的想法如此这般一说，大家心里都乐开了花。

这天擦黑，家兴、孝敬两个人扛着枪，提着桶，悄悄来到离炮楼不远的抗日沟里隐蔽起来。天渐渐黑下来，两个一商量，就朝炮楼里“叮咣”、“叮咣”地打了几枪。炮楼里的机枪立即朝这边一个劲地打，小炮也咕咚起来。他俩又转到炮楼的西面、南面，点着鞭炮放到铁筒里，“劈里啪啦”、“咚咚咣咣”一个劲地响。鬼子认为被八路军包围了，机枪、小炮没住点地闹腾了一宿。

就在敌人胡乱打枪放炮的时候，陈宝凤和陈家吉等几个

民兵，背着他们那个“万宝囊”，扛着梯子，带着地雷，一溜小跑来到十里堡村西头的汉奸办公处，把两个地雷埋在办公室椅子的跟前。



敌人打了一夜，子弹、炮弹差不多打光了。第二天一大早，两个班的鬼子赶紧扛着子弹箱由高城往二十里堡送。他们来到十里堡，进了汉奸办公处的屋要休息。两个鬼子班长一走到椅子跟前，两个地雷一齐响，子弹箱、炮弹箱也跟着响，屋顶腾空而起，二十多个鬼子全报销了。

夜 摸 岗 楼

一九四三年冬天，我高苑县委遵照毛主席“展开袭击运

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的伟大教导，指示丁家村陈宝凤等人和附近几个村的民兵骨干组成飞行小分队，相机摸掉高苑城东门上的岗楼。

一天深夜，一支二十来人的飞行小分队来到了高苑城东关。陈宝凤和陈家兴去执行摸岗楼的任务，其余的民兵隐蔽在村头，待机行动。从东关到东城门下，有几十米的开阔地。陈宝凤两人把短枪别在腰里，拉开一段距离，匍匐前进。来到城墙底下，听了听上面没有动静，他们便顺利地爬上城墙。

原来，岗楼上的哨兵倚在墙角下，把枪搂在怀里呼呼睡着了。陈宝凤把他的枪从怀里轻轻抽出，把枪口对准他的胸膛的时候，他才醒来吓成一滩泥。陈宝凤、陈家兴把他捆起来，问明了岗楼里的情况以后，便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拴在一旁。

岗楼内的汉奸们熟睡如猪。进得门来，陈宝凤把枪口对准了他们的脑袋。陈家兴把挂在墙上的十几支枪的枪拴卸下来，系成一串，挎在肩上。

陈宝凤大喝一声：“不准动！”汉奸们一个个吓得丧魂落魄，规规矩矩地举起了双手。

陈宝凤和陈家兴押着一个整班的俘虏，带着十几支步枪，出了岗楼，与同志们汇合在一起，胜利而归。

善 择 时 机

一九四四年初春，区中队交给陈宝凤他们一个任务，要在五天以内捉几个舌头，了解一下敌人的情况。

接到任务后，他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从毛主席关于“乘敌之隙”、“善择时机”的教导中，又获得了无穷的智慧 and 力量。

接受任务的第三天上午十点钟左右，站岗的陈家吉，发现公路上有两队敌人往二十里堡开，前面一队是汉奸，后面一队是鬼子；两队相距半里多路，中间走着两个穿大衣的。他马上把情况告诉陈宝凤，陈宝凤当机立断地说：“走，把那两个家伙抻来！陈家兴你们十几个人从地道里组织掩护。”

陈宝凤他们弯着腰，顺抗日沟急速跑去。抗日沟有的地方被鬼子破坏了，垫得很浅，他们就匍匐前进。大路旁的抗日沟更浅，他们四人就紧贴地皮伏着。那两个穿大衣的家伙一到，他们一跃而出，用枪点住，敌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拖到抗日沟里。后面的鬼子一见这情形，叽哩哇啦地乱叫：“卧倒！八路的有！”同时向沟里打起枪来。前面的汉奸听到枪声，认为是遭了埋伏，便各人跑各人的。陈宝凤他们两个架着一个，顺着抗日沟向庄里跑。陈宝凤警告敌人：“快跑！不老实就崩了你！”两个家伙乖乖地跟着快跑起来。鬼子见只有四个人，便追赶上来。地道里的民兵一阵排枪，把他们顶了回去。

陈宝凤他们把两个舌头交给了区中队，一问，原来是伪省警备队长的两个文书。

招 线 歼 敌

丁家村民兵爆炸组从战争学习战争，越战越强。不仅埋地雷，他们还遵照毛主席“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

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的伟大指示，经常破坏敌人的电话线。鬼子把电话线换成很粗的，民兵们就用小钢锯锯断，用拔出来的电线杆抬走。鬼子白天架，民兵夜里掐。后来，鬼子在电线杆底下埋上了炸弹。陈宝凤便带领民兵起出炸弹，照样掐了线，拔了杆。鬼子一筹莫展，惊呼：“神八路！”

你炸我时，叫你炸不着；我炸你时，就要炸准你，炸烂你。一次，陈宝凤他们把电线掐到一棵大柳树跟前不掐了。陈宝凤说：“明天鬼子架线架到这里，晌午不了，树荫转不到正北。”根据这一推断，他们把连环雷埋在了树北略偏西的地方，中间一个五十多斤重。

第二天，鬼子来架线。时值盛夏，架线的十来个鬼子一个个热得汗流浹背，张着嘴，象狗一样哈哧、哈哧地喘气。十一点来钟，架到柳树跟前，鬼子们争先恐后往树荫下跑。只听“轰”的一声响，震天动地，浓烟四起，炸得鬼子血肉横飞，一个架线班全部完蛋。炸成了条条的膏药旗，挂在柳树枝上冒着烟。

（高青县革委、人武部报道组）

红 三 村

曹县西北六十里有三个村庄，名叫刘岗、曹楼、伊庄。三村相距不过两三里路，就象一个品字形。抗日战争时期，英雄的红三村人民在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指引下，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坚持村自为战，人自为战，打得敌人落魂丧胆，日寇在作战地图上用红笔把三村圈在一起，写上了一个大大的“赤”字。三村人民听说后，都说：“对，咱就是要红，永远红，红到底！”下面记述的，就是红三村民兵对敌斗争的几个故事。

关 门 打 狗

一九四〇年七月，驻在红三村一带的我部分主力部队奉调北上，只留下地委机关在这里坚持斗争。这时，红三村周围的十几股日伪顽杂，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乘机向我红三村发起猖狂进攻，妄图一口吞掉这块红色基地。

“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三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筑起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

一天深夜，情报员王大爷急急忙忙跑到守寨总指挥部，气喘嘘嘘地说：“俺邻居到南面走亲戚，听说鬼子明天要攻打红三村，咱们得早做准备。”

总指挥部接到情报，立即召开三村干部紧急会议，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大家一致决定，把敌人放进来，关门打狗。

这天夜里，红三村的十二个寨门敞开着，民兵们手持长矛、大刀，埋伏在沿街、巷口的围墙里，严阵以待。刺刀、长矛在月光下闪着寒光，点土炮用的香头冒着缕缕青烟。大家都高兴地说：“诸葛亮的空城计是真的，只能吓走敌人；咱们的空城计是假的，管叫敌人全军覆没。”

拂晓，随着远处的狗咬声和稀疏的枪声，伪区长卢朗斋带领二百多个匪兵闯进曹楼。

当匪徒们进入大街中心时，党支部书记李修生喊了一声“打！”顿时房上、墙头的土炮、步枪一齐响了起来，打得敌人懵头转向，抱着脑袋往回退缩。卢朗斋象碰壁的苍蝇，扯着那破锣似的嗓子，拚命大叫：“冲，冲！冲上去官升一级，赏银大头二十元！”被吓破了胆的匪军那里还听他这一套，只顾自己逃命。这时鼓声震天，杀声四起，伏击队一闪而出，百余名手持大刀、长矛的勇士，堵住了敌人的逃路，长矛对刺刀，叮叮当当地厮杀起来。激战半小时，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敌人刚从曹楼西门逃出不远，迎面又射来密集的子弹。原来，地委机关的同志料定这是敌人逃跑必经之路，便带领民兵早已埋伏在这里。

“打啊！不要放跑一个狗杂种！”刘岗的民兵也潮水般地向敌人冲去。

敌人见势不妙，又向伊庄方向逃窜。那知伊庄民兵早已

“恭候”多时，当即开枪狙击，又杀伤一些顽军。

中午时分，卢朗斋象一条丧家犬一样，丢下满街遍野的尸体，带着七零八落的亡命之徒逃回了老巢。

当 众 判 决

一九四〇年，为了拖住敌人的后腿，减轻红三村的压力，地委决定在敌占区开展空舍清野、抗粮抗捐的“反资敌”运动。敌人对这一运动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

一天，情报员王大爷急急忙忙地跑来，对地委武装部长宋励华同志说：“王庄的红枪会头子张二大头是日本的狗腿子，又和马逢乐有勾搭，几个‘反资敌’骨干都被他们抓去了，至今不知下落，这可咋办啊？”老宋说：“大爷，你先回去，‘反资敌’还要搞，我们想办法收拾他！”

说罢，老宋把王法礼等几个民兵叫来，共同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的教导以后，他说出了收拾张二大头的办法。大家听了都拍手叫好。

当天黑夜，他们几个人腰别驳壳枪，飞身上马，直奔王庄。赶到王庄一看，那个红枪会头子不在。正当他们着急的时候，只见王庄的一位老乡跑来报告说：“周庄唱大戏，那小子正在雅座上看戏哩。”

他们一听，又纵身上马，疾驰而去。到了周庄，老宋留下几个人在外边接应，自己带着一个民兵穿过人群，直奔雅

座。那小子叼着烟卷，品着香茶，正看得出神。老宋一个箭步上去，象捉小鸡一样地把他从座上拉下来，用枪点着他的脑袋，喝道：“你可知罪？”这小子吓得魂不附体，结结巴巴地说：“兄弟知……不……不知道犯了什么罪。”老宋为了扩大影响，当众大声说道：“不知道，我就告诉你！因为你破坏‘反资敌’运动，红三村人民法庭依法判处你死刑，立即执行！”

群众一听红三村来人了，立即呼喊起来：“枪毙！枪毙！立即枪毙！”

老宋放开嗓门向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共产党的话，团结抗日，开展‘反资敌’运动，坚决不给敌人一斤粮食，一两棉花，饿死他们，困死他们！”

“呯”的一声枪响，红枪会头子张二大头被枪毙了。

当众判决，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威风，大灭了敌人的气焰。汉奸和顽军人人自危，互相告诫道：“安生点吧，坏出了名，就要去找周花脸了。”敌占区的“反资敌”运动，又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

智 取 敌 堡

一九四一年，日寇和汉奸又想出了挖封锁沟、筑炮楼、围困红三村的鬼点子。蔡楼炮楼距红三村最近，敌人经常出来烧杀抢掠，残害百姓。群众看着挂在炮楼顶上的膏药旗，个个恨得咬牙切齿。

初冬的一个晚上，红三村民兵接到通知：配合区小队攻打蔡楼炮楼。他们立即组织了一支民兵小分队，象一把锋利

的尖刀插向蔡楼。

蔡楼炮楼防守严密，工事坚固，外面有道一人多高的土围墙，四周有条深两丈、宽三丈的封锁沟，沟和墙之间的开阔地上还架着一道铁丝网。如何打法呢？区小队和民兵遵照毛主席“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的教导，制定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半夜时分，一弯残月躲进片片黑云里，天色阴沉，大地寂静。我佯攻小分队首先从西面打响了。他们插起了草人，擂起了战鼓，在铁桶里点燃了鞭炮，喊杀声震天动地。炮楼里的敌人以为我主力部队从西面攻来，就一齐对着草人，乱打一阵。

这时，我们隐蔽在炮楼东面的突击队，乘机飞速冲进外壕，挥舞铁锹，挖土填沟，为冲向炮楼开辟了道路。

突击队正准备冲过铁丝网，逼近炮楼时，敌人发现上当，便调过头来，集中火力封锁突破口。

民兵小队长曹方美把手一挥说：“同志们，快，快上我们的‘土坦克’！”他同两个民兵迅速顶着盖有湿棉被的桌子，向炮楼冲去。敌人的子弹象雨点似地打来，手榴弹也不时地在他们前后爆炸，但都阻挡不了“土坦克”的前进，他们一鼓作气地冲到了炮楼跟前。接着一个个的“土坦克”都开过来了。民兵用斧头、铁棍、瓦刀，把炮楼撬开个窟窿，塞进了一束手榴弹。“轰隆”一声巨响，炸的底层的敌人哇哇乱叫，死伤大半。突击队趁势冲了进去，把底层的敌人一扫而光。

上层的敌人仍在顽抗。民兵班长曹学勤纵身冲上楼去，举起手榴弹大喝一声：“缴枪不杀！”匪兵们乖乖地举起了双

手。一个不知死活的鬼子兵正要还手，区小队长眼明手快，“叭”的一枪，把他的肥猪脑袋打开了花。经过这场激烈的战斗，活捉敌人四十多名。

红日从东方升起，一望无际的鲁西南大平原显得更加壮丽。红三村的民兵满怀着胜利的喜悦，又去迎接新的战斗。

瓮 中 捉 鳖

一九四一年八月，国民党伪曹县党部书记王子魁，派反共亲日的伪民政科科长李忠岱，坐阵韩集指挥，妄图镇压红三村一带的抗日运动。群众把他恨透了，都叫他“李万恶”。

“应该罚破坏抗日、团结、进步的汉奸和反动派。”一天早饭后，我一个情报员送出消息，李万恶正在“泰一堂”药铺和一个姘头鬼混。党组织立即决定派民兵队长王法礼、民兵刘玉恩和武装部长宋励华，去把这个坏蛋除掉。

宋励华腰里插上了顶膛火的手枪，躺在一辆独轮小车上，用被子蒙着头。王法礼和刘玉恩一个推一个拉，直奔韩集而去。

一进韩集，老宋故意发出一阵阵的呻吟声。小车来到“泰一堂”药铺，一个歪戴帽子斜楞眼的小娄罗在门口走动。刘玉恩把两封点心往他跟前一提，假意陪笑道：“这是点小意思。”这家伙伸手夺过去，便一头钻进大隅首酒馆里去了。

他们进了药铺，车子直推到西厢房门口。刘玉恩装着到厕所去的样子，透过窗户一看，李万恶正躺在床上，叼着烟枪，眯缝着狗眼。他急忙转过身来，轻轻走到车前，拍了一下老宋说：“到了，先生正在西屋南间里吸烟。”

说时迟，那时快，老宋一骨碌从车上爬起来，抽出枪，一个箭步跨进屋里。李万恶睁开两只黑豆眼一看，吓得筋骨发软，脸色蜡黄，慌忙下床，伸出一只颤抖的手，皮笑肉不笑地说：“不知……老兄到此，有失远迎，抱歉，抱歉……”老宋二话没说，一把抓住李万恶的手，来了一个顺手牵羊，撂倒在地。

刘玉恩立即奔了过去，把手巾塞进他的嘴里，象捆猪一样，紧紧绑住，用被子一裹，弄到车上。等在门外的王法礼一招手，宋励华和刘玉恩便一推一拉地走出门外，扬长而去。

怒 杀 日 寇

一九四二年秋天，正当高粱晒红米的时候，盘踞在考城据点的鬼子、汉奸三百多人，爬出了乌龟壳，打着膏药旗，向红三村方向蠕动。三村民兵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确定打一场麻雀战，化整为零，分成若干战斗小组，隐蔽在青纱帐里，尾追敌人，伺机截杀。

民兵刘修子、李尚福两人，把手榴弹别在腰里，扛着粪箕子，扮作拾粪的模样，尾追在敌人大队的后面。他们看到这些狗强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恨得牙根痒痒。他们一直跟了好几里路，但是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中午时分，骄阳似火，修子和尚福隐蔽在公路西面的一块高粱地里。高粱地东面是一块瓜园，鬼子的行动看得一清二楚。这时候，一个骑毛驴的家伙，直向他们隐蔽的方向走来。

“是不是发现了咱？”尚福问。

“不会，沉着点！”修子答。

鬼子越来越近了，走到离他们只有十几米远的西瓜地里，从驴上跳了下来。

这个家伙满脸横肉，留着仁丹胡子，腰里别着手枪，挎着指挥刀。他那穿着皮靴的狗脚，胡乱地踢着西瓜。修子两人怒火万丈，真想把他一把揪来，剁成肉泥。但是自己就在鬼子大队的眼皮底下，得把事情办的干净利索不露声响。

只见这狗强盗拣了一个又大又圆的西瓜，砸开一个窟窿，骑上毛驴，转身向东，一面走着，一面挖着吃。时机已到，事不宜迟。修子拍了一下尚福的肩膀，两人一齐纵身冲出高粱地。修子用尽气力，一镢头击中鬼子的脊背。鬼子“哇”的一声怪叫，滚下驴来，抽出洋刀，嗖的一声扔了过来。尚福侧身躲过。鬼子正要抽枪，修子一个箭步上去扑住了他的脖子。尚福拾起东洋刀，一刀捅进心窝，结果了他的狗命。

修子和尚福满怀着胜利的豪情，拿着缴获的手枪、大刀，牵着毛驴，又消失在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

伏 击 歼 敌

一九四三年秋天，刘岗的民兵正在吃早饭，忽听得嘟嘟嘟的紧急集合哨音响了。他们丢下饭碗，就往集合地点跑去。

民兵刘捷三对大家说：“刚刚接到大谢砦民兵的报告，敌军从考城押着五辆马车往曹县送东西。上级研究决定，大谢砦民兵抄后路，要咱们前面截击，共同打好这次伏击战。”说罢，他把三八式步枪往空中一举，高声喊道：“同志们，出

发！”

时间就是胜利。不一会儿，他们就跑到十里外的赵楼村南，在东西大路的两侧，隐蔽起来。

虽然是秋末的天气，中午的阳光还是很热的。民兵们趴在豆地里，等了许久，敌人老是不来，有的沉不住气了。

“我向前边去看看！”不知谁咋呼了一句。

“不要急，要‘勇敢、坚定、沉着’。”刘捷三说。

不一会，从西边过来了五辆马车，车上的汉奸兵无精打采地抱着枪，有的脑袋抵在膝盖上，晃晃悠悠的打盹，有的伸着狗腿，躺在帆布上。

敌军越走越近，很快进入了埋伏区。刘捷三一声高喊：“打！”叭、叭、叭，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

这突如其来的射击，把匪兵打得懵头转向。有几个狗汉奸，几乎同时中弹，骨骨碌碌地掉下车来。其他匪兵，跳下车来妄图作垂死挣扎。这时，后面也响起了枪声，大谢砦的民兵从后面包围过来了。

匪兵们受到前后夹击，走投无路，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磕头求饶。

这次伏击，捉了五个俘虏，缴获了五车炮弹，三十支步枪，十五匹马。

英姿焕发的三村民兵，披着骄阳的光辉，押着俘虏，驾着马车，向我抗日根据地飞奔而来。

（曹县革委会、人武部通讯组整理）

微山湖畔的战歌

闻名全国的微山湖，是鲁西南的一个鱼米之乡。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的广大人民和民兵在毛主席光辉的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利用湖区的天然屏障，配合地方武装、主力部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巧摆鱼钩阵

微山湖中心的孤岛——微山岛，是我抗日根据地，日寇把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九四二年三月初七，敌人从青岛、济南等地调来了二万多日寇和七千多汉奸，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占领了微山岛。

民兵队长李从谦，恨不得把这些豺狼野兽一口吃掉。正在他心情十分焦急的时候，党组织派来了联络员，指示他把民兵组织起来打击侵略者。他打开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几行金光闪闪的大字展现眼前：“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于是，他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组织民兵摸岗哨，烧营房，劫枪枝，搞弹药，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昼夜不安。

一天，李从谦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要民兵们作好战斗准备，配合地方武装部队消灭敌人，收复微山岛。他们根据岛上的地形和湖水的特点，以及敌人的活动规律，定出了



歼敌的妙计。

七月二十七日的深夜，岛上民兵和地方武装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人据点的周围，战斗打响了！轰、轰、轰，民兵们的鸭枪、土炮响声震天。惊慌失措的敌人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他们的炮楼就被李从谦、殷延友等用浇上火油的高粱秸点着了。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敌人在一片火海中，争相逃命。

“冲啊！”“抓活的！”漫山遍野响起了民兵和战士们惊天震地的喊杀声。敌人被迫朝着岸近水浅的正东方向，涉水逃窜。突然，一个伪军惊叫道：“不好！这里有……有钩！”一个指挥官模样的家伙大骂道：“他妈的！要从湖里逃命，还管什么沟？给我快跑！”结果逃窜之敌，全部陷入了鱼钩阵。水中的鱼钩，象伏兵一样，紧紧钩住敌人不放。敌人你挣我拽，越拽越紧，越钩越深，被鱼钩缠翻在水中，有的挣扎嚎叫，有的呜呼哀哉。这时，民兵摇橹撑船而来，象捞鱼捉鳖一样，将一百二十多个敌人全部活捉。

东方升起了红太阳，朝霞满天，山明水秀。

“跟着毛主席，
万众一条心，
全国同胞们，
奋勇向前进！”

雄壮、嘹亮的歌声，回荡在微山湖上。

奇袭刘官屯

一九四三年的初夏，微山湖畔的小麦丰收在望。一天，盘踞在济宁的日寇、汉奸出动一个团的兵力，驻扎在刘官屯村，与周围日寇的据点连成一片，妄图坐阵抢粮。

当地民兵和地方武装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袭击刘官屯，粉碎敌人的抢粮阴谋。

五月初五，暮色降临。鲁南军区二分区四连连长朱兴邦在微山东岸的仲浅村，对二百多名民兵和地方武装作战斗动员说：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教导我们：“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今天晚上，我们趁敌人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狠狠地揍它一家伙，不准他们来抢粮！

渡出湖中水，穿过芦苇荡，队伍出发了！朱兴邦和手持大刀民兵杨勇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干什么的？！”敌人的哨兵问。

“东村自卫团！”杨勇斌果断地回答。

“来干什么？”

“报告情况，湖东过来了很多八路！”

说时迟，那时快，话音未落，朱兴邦和杨勇斌已冲到敌人哨兵的面前。在惊慌之中，那家伙端枪刺来，朱兴邦一个反手抓住了枪口，杨勇斌手起刀落，结束了他的狗命。朱兴邦立即指挥部队、民兵，控制了有利地形，向敌人发起猛攻，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敌人从睡梦中醒来，一片混乱，惊恐万状，有的开枪顽抗。这时朱兴邦大声喊道：“一、二、三营，打！”敌人一听，不知虚实，吓得更是



魂不附体，争相逃窜。这时大家又纷纷喊道：“你们被包围啦，缴枪不杀，我们宽待俘虏！”敌人死的死，逃的逃，还没有来得及跑掉的八十多个敌人举手投降，当了俘虏。

当附近碉堡里的敌人赶来增援时，这支奇袭部队已经进

入了无边无际的芦苇荡。

水上伏击战

一九四四年五月初八的凌晨，仲浅、师庄的民兵和地方武装接到上级的紧急指示：“今天上午有一只日寇武装船从南阳开往济宁，十点钟左右由你们那里经过，船上有日寇、汉奸十余人，轻机枪一挺，长短枪十余支，要作好战斗准备，把它吃掉。”

消息传来，民兵和战士们摩拳擦掌，纷纷求战。大家遵照毛主席“我预将大兵荫蔽集结于敌必经通路之侧，乘敌运动之际，突然前进，包围而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的教导，决心打它个水上伏击战。

天刚晌午，一支双篷桅的粮划，象幽灵似的由南而北飘来。船头上坐着几个日本鬼子，有点不可一世的样子。汉奸们则站在那里，探头探脑地东张西望。当他们进入我伏击圈以后，朱兴邦一声令下：“打！”呯、呯、呯，轰、轰、轰，土炮、鸭枪、步枪、机枪一齐开火，桅杆倒了。敌船成了没头的苍蝇，日寇、汉奸则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这时，我船好似离弦之箭，飞出芦苇荡，把敌船团团围住。战士和民兵端着枪举刀，纷纷跃上船去，日寇、汉奸好似丧家之犬，一个一个地跪在船上举起了双手。突然，有两个家伙钻入水中，妄图逃跑。几个民兵随即潜入水下，象鱼鹰捉鱼似的，把他们轻轻地抓了上来。

这场战斗，不到半个小时就胜利结束了。

夺马人虎穴

一九四四年冬季的一天，活动在微山湖北部的武工队和区中队队长张文湘、周长玉，被叫到芦荡深处的一只船上，鲁南军区二分区的首长对他们说：“今天交给你们一个特殊任务。军分区决定武装两个骑兵连，马匹全部由你们想办法解决。怎样解决呢？”分区首长打开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说：“就是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那样，‘消耗敌人’，‘补充自己’。”张文湘、周长玉都会意地笑着说：“首长，我们明白了！”

一天早晨，济宁市南郊日寇的军马场里，出现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在沉着地拾着乱草，机警地观察着军马场里的一切情况。他，就是小民兵酆福。

就在这天夜里，民兵和武工队组成的一百多人的队伍，由小福引导着直插日寇军马场。霎时，电灯熄灭了，电话线割断了，七十多匹洋马被牵了出来。等敌人发觉时，连人带马已经潜入湖区，无影无踪了。

以后，日寇把新调来的军马，只是白天在马场训练，天不黑就急忙牵进城防区设有电网的临时军马场，并加强了武装看守。

一天，小福满头大汗地跑到武工队，报告说：“又有马了！”

又一个晚上，武工队员和民兵们巧妙地通过了敌人的两道封锁线，干掉岗哨，掐断电线，割开铁丝网，冲进军马场，敌人的护马武装在睡梦中被缴了械。他们割断马缰绳，



七十多匹洋马朝着一个缺口，象潮水一般冲了出来。

当人马通过了最后一道封锁线时，呯、呯几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这是我武工队员和民兵为日寇“赠送”军马而给予的“回敬”。

（微山县革委、人武部供稿）

五村同写壮丽诗篇

巨野县西南的万福河北岸，有五个村庄紧挨着，这就是：蒋海，马楼，徐堂，葛集，大李楼。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这五村的人民高举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伟大红旗，建立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民兵自卫队，写下人民战争的壮丽诗篇。

众志成城杀败匪徒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五村抗日自卫队自一九四〇年建立后，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打得敌人心惊胆颤，坐卧不安。盘踞在巨野县城的日寇少佐山其三郎恼羞成怒，命令顽匪头子卞九攻打五大村。他恶狠狠地说：“要给我杀它个鸡犬不留！”

卞九这个家伙，自知自卫队的厉害，不敢轻举妄动。他召集狐朋狗党定下各个击破的毒计，一气准备了二十七天，才在中秋节的晚上，带领千余名匪兵首先偷袭蒋海。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蒋海的男女老少在寨墙上架好了土炮，布满了滚石。自卫队员们手持武器，严阵以待。

卞九贼头贼脑地来了以后，见村子里静悄悄的，便洋洋得意地命令匪徒疯狂向村子扑去。他们进了民兵布下的天罗

地网时，只听一声令下：“打！”顿时土炮轰鸣，枪声四起，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丢下不少死尸退了回去。

“混蛋！熊包！”卞九气急败坏地骂个不停。接着，他又组织了一伙亡命之徒，在四挺机枪的掩护下，从村南反扑过来。五十多岁的蒋雨谦和十二岁的蒋方安、蒋米平，冒着枪林弹雨，迅速点燃了装满步枪子弹和碎铁片子的五门土炮，“咣咣咣”的一连就是几炮，不少匪徒应声倒下。有四、五个匪兵爬到寨前，想架起梯子爬墙。蒋曰俭机智沉着，一面把早已准备好的几个石礮子用力推下，一面骂道：“狗崽子，见阎王去吧！”只听敌人“啊唷”一声尖叫，一命呜呼。

这时，马楼、徐堂、大李楼、葛集的自卫队员，犹如神兵天降，杀声震天，从敌人后面压了过来。蒋海的自卫队员也跳下寨墙，出村厮杀。里外夹击，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纷纷逃窜。

这一仗，击毙匪徒一百二十多人。

顺手牵羊诱敌互杀

一九四一年二月，五县联防主任牛连文同志率领部分自卫队员，在行军途中和日寇的一个中队遭遇上了。日寇发现我人数不多，就拚命追赶。牛连文他们边打边撤，巧妙地甩掉敌人，来到了蒋海。

蒋海的自卫队员问明情况后，纷纷要求出击歼敌。牛连文同志一面安排自卫队员分头去做群众工作，做好转移准备，一面对自卫队长蒋曰征说：“据侦察员报告，鬼子在继续追寻我们。于是牛连文同志决定利用这个机会，‘采取巧妙的



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把鬼子引到离这里不远的孟海，去攻打住在那里的顽匪第七师，叫他们来个狗咬狗。”

当天晚饭后，牛连文和自卫队掩护群众安全转移，留下蒋米让等五个同志在村里执行任务。

半夜时分，日寇的一大队人马开进村来，蒋米让从容地上前应付。一个家伙抓住他的衣襟问道：“八路的有？”蒋米让沉着地学着鬼子的腔调说：“大大的有！一个师部下午走的，就住在那边的孟海。”鬼子的指挥官听了后，抽出指挥刀一指，怪叫一声，鬼子们呼呼啦啦地向孟海跑去。

蒋米让他们五人见此情景，急忙抄小路跑到孟海村外的一个水坑旁边，埋伏下来。

不一会，鬼子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蒋米让用肩膀碰了碰

旁边的同志，低声喊道：“打！”他们朝着鬼子来的方向开了几枪，接着又向孟海村里扔了几颗手榴弹，然后顺着小路返回了蒋海。

日本鬼子认为是围住了我主力部队，就拚命地攻；第七师顽匪认为是遭到了我主力的包围，也硬着头皮顶，两下里越打越凶，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第二天拂晓，鬼子攻入村内，才发觉上了当。这一次，使敌人互相杀了个痛快，死伤百八十人。

围困张表拔除据点

徐堂村有个坏蛋当了汉奸。一九四一年春节，他回家过节时，自卫队长徐心明把他叫到队部里教育了一阵子，让他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他当时点头哈腰，好好好，是是是，可是没过几天，又溜回了张表据点。

过了几天，自卫队员徐方象和王长绪去张表赶古会，这个狗汉奸领了几个人，把方象、长绪抓到据点里。

五村几个自卫队长一商量，决定打掉敌人的反动气焰，把人立即要回来。第二天，他们组织一千多人把张表据点围了个水泄不通。张表的群众早就恨透了这些汉奸兵，都扛着抓钩、铁锹前来助战。几十个汉奸兵吓得关门闭窗，不敢露面。

伪区长一面打电话向城里的鬼子求援，一面假惺惺地出来调解，争取时间。徐心明气愤地对他说：“马上把人放了，你们也赶快滚蛋。不然的话，我们就消灭你们！”

正在这时，日本鬼子坐着汽车来了。徐心明早有准备，

领着五百名自卫队员，埋伏在路旁的深沟里，等汽车一靠近，便猛烈开火，两车鬼子被打死不少，急忙调转车头逃命而去。

被困在据点里的几十个汉奸兵，一看没了指望，乖乖地把人放了出来，他们也四散而去。群众点了把火，把据点烧为灰烬。

劳武结合保护夏收

五村的民兵自卫队建立后，坚持劳武结合，一面对敌作战，一面积极生产，抢种护收，年年都向我抗日民主政府送交几万斤抗日粮。

一九四二年夏天，葛集的群众正准备开镰收麦，周围几个据点的鬼子、汉奸也集合人马，妄想抢夺小麦。自卫队得知这一消息，便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一手拿枪，一手拿镰，武装抢收。当天夜里，闫明善带领二百多名民兵来到田间。他们正干得起劲的时候，侦察员跑来报告说，鬼子从据点出发了。民兵们把镰一放，拿起武器埋伏在地头上的土沟里。敌人贼头贼脑地看了看地里没人，就大胆地向麦地奔来，钻进了民兵的埋伏圈。民兵们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惊慌失措，丢下六、七辆大车和十几头牲口，逃回了据点。自卫队员们又喜气洋洋地投入了抢收的紧张战斗。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第二天又强迫部分群众来为他们抢收。群众在前头割，日伪军蹲在地头上监视。民兵们怕伤着群众，不敢开枪，个个急得浑身出汗。闫明善见此情景，对大



家说：“别着急，来，咱商量个办法，整治他们，叫鬼子水中捞月一场空。”他叫几个同志回村组织了十几个老年人，顺着麦垅爬到收麦的人群中，一面假装收麦，一面向被迫来抢庄稼的群众作宣传工作说：“咱都是受压迫的穷人，决不能把到嘴的粮食送给鬼子。割到地那头，赶快向庄里跑，俺送你们回家。”大家一听都说：“好！”不大一会，割麦的群众，都跑进了葛集。

日伪军一看连个人影也没了，又不敢进村，气得乱放一阵子枪，垂头丧气地撤回了。民兵们把群众送走后，又紧张地抢收起小麦来。

除害虫活抓林大海

一九四七年过麦，还乡团的小队长林大海领着一股匪军，来到五村一带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人们恨之入骨。

一天晚上，五村自卫队接到区委指示：消灭这股顽匪，活捉林大海，为人民除害。接到任务后，自卫队便周密地作

出了行动计划。

第二天中午，区委的蒋岱岭同志跑来通知说：“林大海住在宋庄，马上按原计划行动。”自卫队员们立即进行化装，分四路出发。

他们赶到宋庄西北角汇合地点后，侦察员报告说：“匪军住在东南角宋老财家的大院里，林大海住在斜对门的一个独院里，都在睡午觉。”蒋岱岭说：“第一、二排联合宋庄民兵，把匪军收拾掉。”他和李云恩带领第三排，直奔林大海的住处。来到街口一看，一个哨兵站在门口。蒋岱岭打了一个手势，大家都隐蔽在一个墙角里。这时，李云恩把匣枪往后腰一别，不慌不忙地向哨兵走去。那个家伙听到脚步声，转身问道：“干什么的？”

“我是来找林队长的，他托我买了点货，想请他去看看。”李云恩一边说着，顺手递过去一支香烟。趁那个匪兵低头点烟的机会，他一个箭步上去紧紧抹住了脖子。

他们进入院内的堂屋里，只见林大海这个坏蛋，四爪朝天睡在床上。李云恩嗖的一声，抽出了压在他枕头下的匣子枪。林大海折身一看，几支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脑袋。蒋岱岭厉声喝道：“不准动！我们是八路军，下来跟我们走！”

林大海面色如土，浑身筛糠，爬下床来一个劲地磕头，连声哀求：“饶命，饶命啊！”

这时，第一、二排自卫队员配合宋庄的民兵，包围了敌人的住处，冲入院内，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光俘虏就抓了几十个。

周围几十里的人民群众听说后，无不拍手称快。

（巨野县革委、人武部供稿）

光荣的石匣民兵

群山环抱的章丘县垛庄公社石匣大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红色根据地。石匣人民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高举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旗帜，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民兵组织，广泛开展麻雀战、伏击战、地雷战，写下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人民战争的胜利凯歌。

居高临下打伏击战

从石匣村向北，到南明村不过五里路，中间有一段险要地带。这里，两旁山峰重叠，峭壁林立。每逢雨季山洪暴发，便顺着大约六条较大的山谷奔腾而下，汇流于宽阔的巴漏河，故叫六河岔。

一天，一百多个伪军护送抢来的粮食，要从南大寨返回垛庄据点，被我地方部队在南明村附近包围。石匣民兵得到命令，要在六河岔伏击敌人。他们立即装扮成修路的民夫，掩过敌人的耳目，转眼消失在六河岔的山谷中。

不一会儿，我地方部队和被困伪军在南明打响了。一场激战之后，一股伪军逃出包围圈，拚命向垛庄据点逃窜，渐渐来到了六河岔。二百米，一百米，十几米……，只听一声令下：“打！”密集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顿时响成一

片。敌人象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了一团。“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同志们，冲啊！”随着震天动地的喊声，民兵们手持钢枪，跃出阵地，犹如猛虎下山，直插敌群。敌人见四面夹击，前后挨打，知道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便乖乖地举手缴了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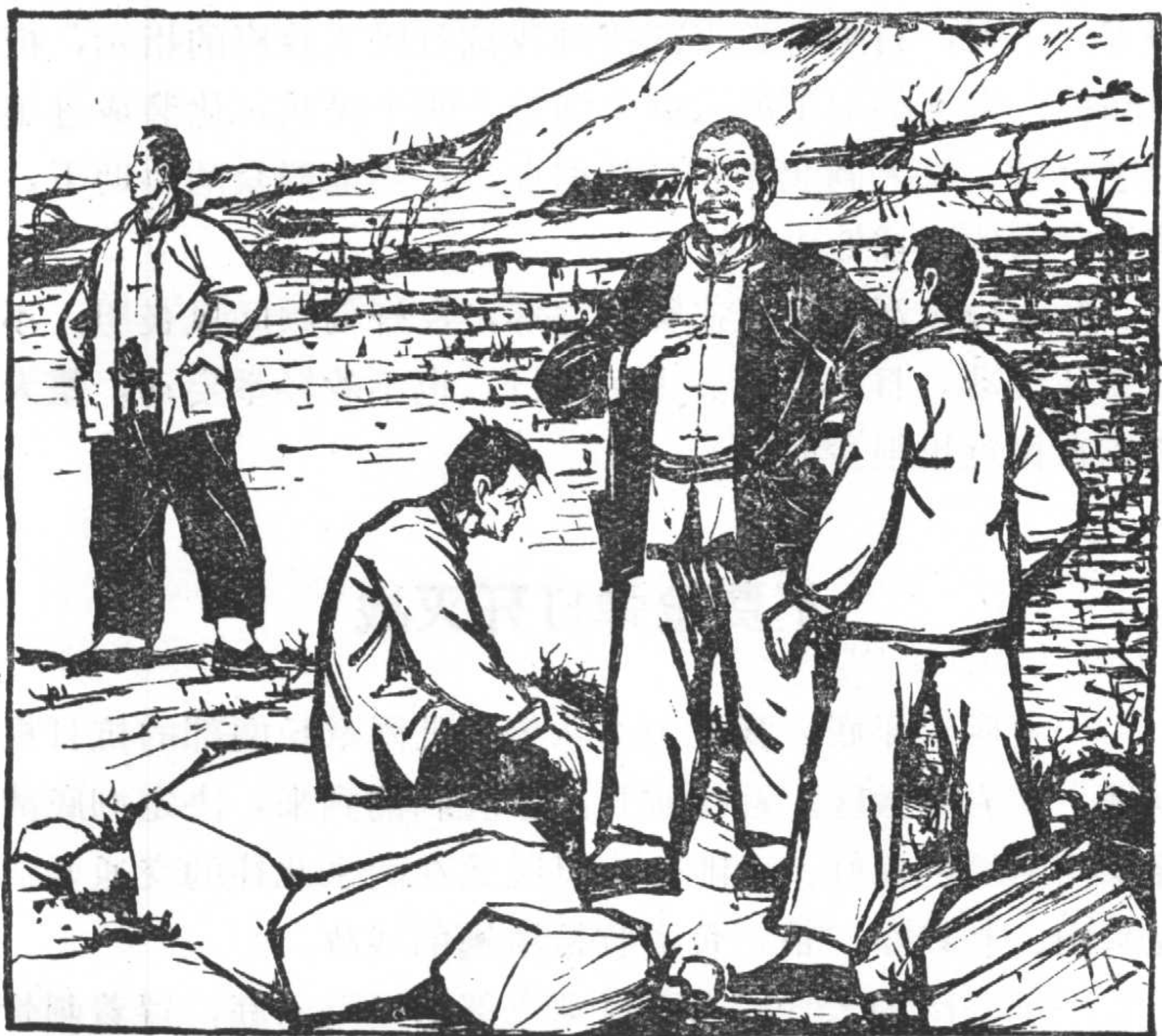
这一仗，俘虏伪军三十二名，缴获步枪二十五支。

瓦解敌军打攻心战

“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为了集中力量狠狠打击日本强盗，石匣村党支部在组织民兵开展武装斗争的前提下，经常采取“传信警告”、“记功过账”、“上政治课”、“打一儆百”等方法，对伪顽人员进行攻心战。

垛庄日伪据点有两个汉奸是兄弟俩，经常出没各村为日寇催粮逼款，恨得老百姓管他们叫“胎里坏”。一天，大“胎里坏”带领伪军出来催粮，迂迂磨磨地挨近了石匣村。早就做好准备民兵们，神速出现，蜂拥而上，把他活捉了。经过审讯、教育，阐明党的政策，他表示愿意痛改前非，立功赎罪。石匣党支部释放他时，要他给韩作同捎个信，放老实点。

韩作同，是垛庄伪乡公所自卫团的团长，是垛庄、石匣一带有名的“地头蛇”。他勾结日寇，称王称霸、为非作歹。这天，大“胎里坏”回到据点，对他进行了一番规劝，这家伙顽固不化，扬言要找日本皇军搬兵，对石匣村来个鸡犬不留的大“扫荡”。



过了不几天的一个晚上，“胎里坏”兄弟俩送出情报：韩作同趁黑回家去策划新的阴谋活动。石匣党支部立即派了几名精明强干的民兵，跟踪追到了韩作同的家。民兵们搭成人梯，翻墙而入，直捣韩作同的卧室。这小子吓得象烂泥一样瘫在炕上。我民兵当场宣读了抗日民主政府对伪顽人员的惩治条例，并对他提出严正警告：“如果坚持与人民为敌，甘当民族败类，定将严惩不贷。”韩作同自从听了民兵的政治课以后，暂时“规矩”了一点。但是还有一个魔鬼在挡道，这就是日伪情报局特务米兴江。这家伙效忠日寇，杀害我革命干

部，搜集我军事情报，罪恶累累，是垛庄、石匣地区的一大祸害。一天，石匣村党支部接到我抗日民主政府的指示，把他除掉。党支部书记冯云庭立即带上四个民兵，化装成赶集的老百姓，深入到北垛庄日伪据点，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将这个家伙逮捕处决了。

经过分化瓦解，打击坏中之坏，汉奸伪顽闻风丧胆，不敢公开活动。日本鬼子失去了耳目，也不敢轻举妄动，整天龟缩在据点里很少露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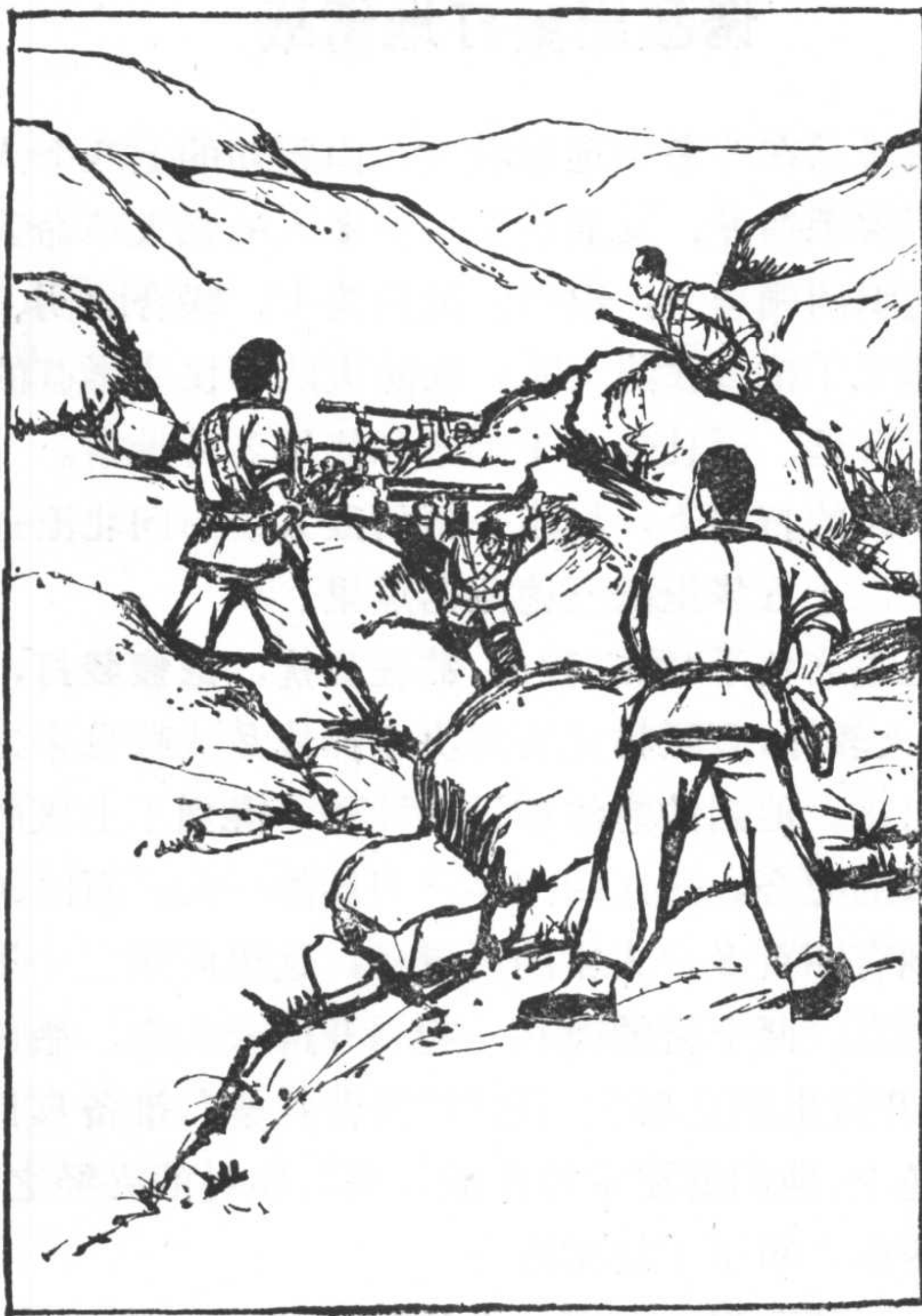
不费枪弹打歼灭战

一九四三年底，我主力部队为了巩固章丘南部的抗日根据地，扩大解放区，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决定彻底清除垛庄附近的汉奸、土匪。石匣民兵在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虎头山、瓮口峪一带，负责收拾溃逃的残敌。

一个寒冷的天气，石匣村党支部书记冯云庭，冒着刺骨的寒风，带领民兵部敬善、部敬贵来到瓮口峪设下埋伏。霎时，从远处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冯云庭他们立即做好战斗准备。约摸一袋烟的工夫，顺着枪声方向看去，八个伪军沿着山路，狼狈地向瓮口峪窜来。

敌众我寡怎么办？冯云庭低声而又镇静的吩咐着：“要沉着，听指挥，动作要快，不管来多少，一个也不能跑掉！”

八名伪军象惊弓之鸟，连滚带爬地越来越近。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冯云庭手持步枪，一个箭步冲出掩体，放开嗓门高喊：“一班、二班不动，三班跟我来！”于是，部敬善、部敬贵两人应声而上。“不要动！缴枪不杀！”三人齐声高喊



着，象猛虎一样向敌人扑去。八个伪军吓得目瞪口呆，惊慌失措，以为又被我民兵大队包围，立即举枪投降。部敬贵、部敬善飞步跃到敌人背后，集中起敌人的武器，卸下了枪栓。这正是：人民战争威力无比，不费一枪一弹擒顽敌。

诱敌出窠打地雷战

石匣村民兵在斗争中逐渐壮大，由起初的七八个人，三支土枪和三枚手榴弹，发展成为一百多人的强大革命武装。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以石匣民兵为主，联合北明、石屋等村庄，建立了抗日联防大队。联防大队不仅用缴获的枪枝弹药武装了自己，而且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各种地雷。

在我军民的打击下，垛庄一带的敌人纷纷向北溃退，盘踞在离垛庄三十五华里的三德范据点里。

遵照毛主席关于“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伟大教导，石匣村党支部决定抓住敌人喘息未定的时机，主动出击。他们的想法和行动计划，得到了上级的支持和联防大队的配合。一九四四年三月初的一天，石匣民兵全副武装来到有四百多户人家的石屋村，这里向东二十里，就是三德范据点。两个村的民兵一起召开群众大会，撒传单，贴告示，公开传出消息要在石屋村“安营扎寨”，准备攻打三德范。当天晚上，他们就秘密地在敌人来石屋村的必经之路上，埋下了铁西瓜，布下了地雷阵。

果然，三德范据点在第二天拂晓前，出动一百多个鬼子，分兵两路前来袭击。民兵们早已帮助全村男女老少，撤上山岗。

天刚蒙蒙亮，鬼子的队伍来了。由于尝过铁西瓜的苦头，他们前面让十几个伪军开道，一个身挎东洋刀的鬼子军官在后面督战。一百米、五十米……，埋伏在山坡上的民兵放过前面的伪军。转眼鬼子进入了地雷区。“开火！”民兵队长部

敬善一声令下，“轰隆”“轰隆”几声巨响，铁雷、石雷、连环雷一齐爆炸，一支支步枪喷着仇恨的火舌，压顶而下，打的鬼子屁滚尿流，哭叫连天，炸的敌人血肉横飞，人仰马翻。

鬼子受到这突然袭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半晌，才如梦初醒，知道上了当。于是恼羞成怒，急忙组织残兵败将，开动机枪大炮，向着山头放了一通。那知民兵们早已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上去了。鬼子连个人影也没有找到，只好丢下七具尸体，懊丧地逃回了据点。

痛揍伪军打阻击战

一九四四年六月的一天，我石匣民兵抗日联防大队突然接到命令，到沙湾村伏击埠村据点前来“扫荡”的伪军。二十多名民兵星夜出发，赶了二十五里山路，没等天明，就已赶到沙湾村北横岭子设下了埋伏。

拂晓时分，一队伪军三十多人从埠村拉过来。这些家伙，因为一路“平安无事”，胆子渐渐大了起来，得意忘形地逼近了沙湾村头。那知他们已进入民兵们布下的天罗地网。迂回到敌人身后的民兵开起枪来，伪军慌了手脚。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一面气急败坏地咋唬着“顶住！给我顶住！”一面连滚带爬地钻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妄图保住狗命。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只见一个民兵举起枪，“叭”的一声，这家伙就象插上刀的笨猪，四蹄子“蹬歪”了几下就不动了。战斗进行了二十多分钟，又打死了三名伪军，其余的扔下武器，匆忙逃命去了。

事后听说，那个被击毙的笨猪，是伪军的分队长。

（章丘县革委、人武部供稿）

众 志 成 城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这里介绍的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安丘县吕家埠村的民兵在毛主席光辉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引下，战胜敌人三个团的英雄事迹。

吕家埠，是个仅有六十九户、三百四十多人的小山村，距国民党匪帮盘踞的安丘城二十五华里。在解放战争时期，这里的民兵经常配合部队，给进犯我解放区的国民党匪军以沉重的打击，成了保卫我解放区的前沿阵地，使国民党匪军妄图摧垮吕家埠进犯解放区的阴谋一直未能得逞。

一九四六年古历八月十三日，伪镇长孙士新乘我部队离开吕家埠外出作战之机，勾结蒋匪孙十团、侯团、还乡团三个团的一千四百多人，携带轻重武器，恶狼一样地向我吕家埠扑来。正在放哨的民兵班长吕逊发现了敌人，一面派人回村报告，一面扣动扳机，把领路的便衣队长打倒在地。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民兵们听到枪声，火速地集合起来，在队长吕克彦和指导员王同芳的带领下，立即进入阵地。凶恶的敌人团团围了上来。民兵和革命群众牢记毛主席关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

利”的教导，用仅有的十二支步枪、六门抬炮、六支土枪、四十八颗手榴弹，愤怒地抗击敌人，接连打退了敌人的两次进攻。蒋匪遭到惨败，恼羞成怒，督战队枪毙了一名匪排长示众，强迫众匪徒继续冲锋。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面对蜂拥而上的仇敌，英雄的吕家埠民兵毫不畏惧。他们运用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采取了敌打炮时我隐蔽，敌靠近时发挥我土枪土炮的威力，大量杀伤敌人，打退了敌人的第三次围攻。

敌人的第四次围攻开始了。我越战越勇的吕家埠民兵，在队长吕克彦的指挥下，人人怀着“宁肯鲜血流，不让寸土丢”的坚强信念，诱敌深入，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班长吕逊，把匪徒们引进巷内，连发三枪，撂倒了三个敌人。民兵吕明勋在其他五人的配合下，用抬炮一下子报销了十三个匪徒。他胸负重伤，仍坚持战斗。大家把他抬到炕上后，他就把枪放在窗櫺上，半侧着身子，忍着剧疼，又把对面屋顶上的两个匪徒打翻在地。就在这时，他不幸又中一弹，壮烈牺牲。牺牲后，他两手还紧紧抱着那支土枪。

在英雄的吕家埠人民沉重的打击下，敌人的第四次围攻又被粉碎了。民兵队长吕克彦趁敌人败退的时机，组织大家拣起敌人尸首上的武器，迅速转移到村西北角的一个大院里，无比镇定地对大家说：“为了保卫解放区，保卫毛主席，我们宁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他那坚强的誓言，激发着勇敢战斗的民兵和群众。大家将桌子、板凳搬到院墙下，站在上面，从墙头上痛击敌人，充分发挥一枪一弹的作用。民兵吕正礼连续打死了两名匪徒后，身负重伤，同志们上来抢救他时，他坚决地说：“战斗要紧，不要管我！”坚守大门

的民兵吕树勋，勇敢坚定，接连打死了向大门冲来的两名匪徒。敌人见冲不进大院，便向院内扔手榴弹，民兵们敏捷地把敌人投来的一颗颗手榴弹抓起来，投向敌群，用敌人的武器杀伤敌人。吕克彦在战斗中手腕被打断，鲜血洒在焦土上，两眼直冒金花；他想起党和毛主席的教导，顿时心明眼亮，浑身是劲，坚持指挥战斗。他机灵地扔出一颗手榴弹，在敌群里开了花。最后，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

吕克彦同志牺牲后，指导员王同芳担起了全部的战斗指挥任务。他眼里冒着仇恨的火花，把刺刀高高举起，发出了震动山谷的吼声：“同志们！为死难烈士报仇啊！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话音刚落，匪徒们推倒了院墙，战战兢兢地靠了上来。英雄的吕家埠民兵和人民猛地跳起来，锋利的刺



刀、长矛，带着强烈的阶级仇恨，狠狠地刺进了敌人的胸膛！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指导员王同芳以无比的沉着和勇敢接连打死了几个敌人后，又用枪托子打死了一个匪徒。枪托断了，他又拿起二齿子同敌人进行搏斗。民兵班长吕乐三，脱光了膀子，奋勇杀敌，枪托打断了，抓起红缨枪，象猛虎一样同敌人厮杀。民兵吕克三胳膊负了重伤，他全然不顾，继续战斗，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扔向敌群，同敌人展开了肉搏。

颗颗红心向太阳，同仇敌忾打豺狼。短兵相接，敌人的火力失去了作用，我吕家埠民兵杀声震天，越战越勇。在这鏖战正急的时刻，我独立营闻讯赶到，邻村民兵也前来增援。三个团的国民党残匪完全陷入了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匪徒们见势不妙，丢下大批尸首，仓皇逃遁。敌人围剿吕家埠，西进解放区的美梦，就此破产了。

（安丘县革委、人武部供稿）

戳穿美帝纸老虎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这是对美国侵略者可耻下场的最好写照，是对胶东军民英勇奋战的高度赞扬。一九四七年，文登县浪暖口、小里岛一带的民兵配合部队和地方武装，戳穿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动人事迹，至今仍被人们传颂着。

生擒飞贼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多钟，有两架美国军用飞机入侵我浪暖口、小里岛一带领空，时而俯冲威胁渔船，时而左盘右旋地拍摄沿海军事要地。

“狗强盗，看你横行霸道能有几天！”正在田间劳动的民兵放下工具，拿起武器，两眼怒视着敌机。

突然，一架敌机象是掉了头的乌鸦一样，翻着跟斗一头栽了下来。

“嘟！嘟！嘟！”东里岛村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哨音，民兵团长王汝亭带领全村民兵，朝着坠落的敌机猛扑过去。

“跑步前进！”正在海边巡逻的区中队三班长李其祥带领全班插入敌后，截断敌人向海上逃跑的去路。

趴在座舱里的美国飞贼赫里斯上尉看到这种情景，急忙丢下还没拍完的呼救电报，慌慌张张地从飞机里爬出来，拖着干瘪的救生圈，企图向海上逃窜。王汝亭高喊一声：“捉活的！”民兵们个个奋勇向前冲去。

赫里斯刚刚向西南跑了几步，民兵们就端着闪闪发光的刺刀逼了上来。他“哇”的一声，扭头又往东南跑，区中队教导员周志荣和副区长王连合带领群众，高举着锨镢、木棒把他迎面拦住。

“举起手来！”民兵王永斋逼近敌人大喝一声。赫里斯乖乖地跪在地上，举起了双手。他两只贼眼呆呆地望着对准胸前的刺刀，汗珠顺着鼻梁骨和腮帮子上的黄毛直往下滚，纸老虎的原形毕露。



西里岛民兵团长杨克亭用枪指着瘫在地上的美帝纸老虎，怒喝道：“走！”

民兵们押着飞贼，抬着从飞机上缴获来的六挺机关炮和六百发子弹，在欢呼雀跃的人群中胜利前进。

滩 头 战 斗

第二天清晨，沿海各村军民根据上级指示刚刚做好战斗部署，两架敌机就嗡嗡地飞来了。

“同志们，准备战斗！”区武装部长孙绪臣一面督促着大家，一面检查着工事。

敌机在我阵地上空盘旋着，震得树梢哗哗作响；机身的黑影一次又一次地从战士和民兵的头顶上掠过。

“你这狗杂种，叫你猖狂！”民兵孙树平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端起机枪朝着一个飞得最低的黑家伙，哒哒哒地就是一梭子，只见机身猛地一晃，吱的一声，扭过屁股钻进了云层。

刚刚赶走了两只黑老鸦，又窜来了一群水乌龟。一艘航空母舰和六艘军舰，在九架飞机的掩护下，分四队向我岸边开来。

“同志们！”周教导员在炸弹的爆炸声中做着政治动员：“注意海上的鬼子，不到近前不打！”

随着飞机的轰炸，从军舰上下来了二十一个鬼子，换乘一艘小艇登陆了。正当他们刚刚爬上沙滩的高坎，机枪、土炮、手榴弹突然响成一片。被打死的美国鬼子的尸体，骨碌骨碌地滚向海里。被打懵了的鬼子，跌跌撞撞地逃回了海上

的乌龟壳。

敌人是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不一会，又从军舰上放下来三艘小艇，共六十三个鬼子，分三路向岸边冲来。

东面的一股鬼子在烟幕弹的掩护下，提心吊胆地向我西里岛村运动，正好闯进了我民兵的伏击圈内。杨克亭向敌群扔了一颗手榴弹，喊了声“跟我来”，便带着两排民兵从正面杀向敌人。孙树平把机枪架在一簇沙柳墩上，瞄准了敌人，枪口吐出一条条愤怒的火舌……

正在敌人乱作一团，想调头往后跑的时候，区中队李其祥带领的战士和民兵，已经迂回到敌人的背后，堵住了敌人的去路。

敌人一见断了退路，就发疯似地向我正面阵地扑来。周志荣教导员负了伤，仍然坚持指挥战斗。他和区武装部孙绪臣部长命令民兵和战士上好刺刀，准备好手榴弹，在敌人快到跟前时，大喊一声：“打！”轰、轰、轰，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冲啊！”孙部长把枪一挥，第一个跳出战壕，战士和民兵一跃而起，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向敌人冲去。

这时，李其祥也带领战士从对面冲杀过来，前后夹击，一顿好杀。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剩下几个丢盔卸甲地向海边跑去。

与此同时，西面、南面的民兵和战士们，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

军号嘹亮，杀声震天，东海军分区独立团二营闻讯赶到了！全体军民冲向敌群，把鬼子赶下滩头，给敌以歼灭性的打击。

这场激烈的战斗，一直打到太阳偏西。

谈 判 斥 敌

第三天早饭不久，美军开来一只小汽艇，一个鬼子双手举着白旗爬上岸来，操着不熟练的中国话嚎嚎直叫：“谈——判，谈——判。”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的教导，我军民与敌人开始了谈判。

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十点多钟，民兵代表王保斋和我方代表来到谈判地点，看到美国第七舰队副司令科凯少将身旁一个又高又大的鬼子兵，背着一支汤姆式冲锋枪在洋洋得意似地踱着脚步。

王保斋一个箭步冲上去，把他的枪给夺了过来，说：“你们是来谈判，还是来动武？！”

科凯大声嚷道：“你们为什么还拿武器？”

王保斋义正词严地说：“我们是在自己家里，你无权干涉！”

美军翻译吓慌了手脚，赶紧上前假惺惺地说：“友谊、友谊，谈判、谈判。”

一个鬼子躲在一旁，用步谈机和军舰上的敌人叽哩呱啦地联络。王保斋火冒三丈，上前把天线“咔嚓”一声折断摔在地上，厉声喝道：“你们不老老实实谈判，战场上见！”

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打掉了。科凯打着冷颤后退了几步，说道：“老实谈判，老实谈判。”

我方代表严正指出：“科凯先生，我们再次警告你：你们



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现在又出兵侵犯解放区，这笔血债我们是一定要清算的！”

足有一袋烟的工夫，科凯才慢慢地抬起头来说：“那你们的条件是？”

“我们的条件很简单”，我方代表斩钉截铁地说：“第一，向解放区人民赔礼道歉，偿还一切损失；第二，写出侵犯解放区滔天罪行的认罪书；第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我们的条件是……”科凯说。

“你们根本没有条件！”王保斋立即打断了他的话。

又是一阵沉默。科凯象是撒了气的皮球，耷拉着脑袋低声说：“我回去商量，商量。”

“好吧”，我方代表说：“明天十二点以前答复，否则，我们就要关门打狗了。”

“是，是。”科凯满口答应着。

经过十三天的谈判斗争，美帝国主义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在谈判桌上签了字，承认侵犯解放区的滔天罪行，向胶东人民赔礼道歉，偿还了一切损失，夹着尾巴逃跑了。

我人民政府将美国飞贼赫里斯驱逐出境。

喜讯象春风一样，吹遍了胶东半岛的各个村庄，广大军民热烈庆贺保卫胜利果实的伟大胜利，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文登县革委、人武部供稿）

鄱阳湖上的一场激战

栖霞县大柳公社中初家民兵连连长茹培义同志，现年五十一岁。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踊跃参加了“胶东子弟兵团”支援前线，随军远征。一九四九年初夏，他跨过千山万水到达了江西省的波阳市。

一天，茹培义和他所在连队的二十三名同志，分乘三只小船，去波阳市西北面的鄱阳湖对岸的一个粮店运粮。下午三时许，他们在湖上与流窜的蒋匪遭遇了。三百多个敌人，乘着三十多只船，在岸上敌人的掩护下，向他们尾追上来。这时，带队的同志命令茹培义所在的二班担任后卫，掩护满载粮食的船只安全返航。

二班乘的这只船上，除了船工一家老小外，只有十个没有打过仗的民兵，使用的武器是“老套筒”、“土压五”和手榴弹。但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茹培义鼓励大家说：“同志们，为了给毛主席争光，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论怎样艰苦，我们也要把敌人消灭！”他和四位同志在舱外准备战斗，其余人员在舱里擦枪、压子弹，担任第二梯队。

敌船越来越近了。敌人见船上只有几个民兵，就狂妄地叫喊着“抓活的！”茹培义心里暗暗地骂道：“狗东西，来吧，叫你们都到湖里喂王八！”为了充分发挥手中武器的威力，等到

能清楚地看到蒋匪军的丑恶嘴脸时，茹培义把枪一举，“叭”的一声，最前面那只船上的一个匪徒一头栽进了湖里。霎时间，敌人船上和岸上的轻重火力，一起响了起来。茹培义和民兵们遵照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伟大教导，集中火力先打前面威胁最大的敌船。十支步枪朝敌人一阵猛烈地射击，敌人的第一次攻击被打退了。

敌人吃了苦头，恼羞成怒，都端着刺刀站立在船头上，象狼一样地嚎叫着。他们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轮番冲击，前面的船被打退了，后面的船又冲了上来。这时，我们有一个同志负伤了，船上也布满了弹洞，战斗十分激烈。但是，



“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の場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茹培义愤怒的两眼盯着冲上来的敌人，高喊着：“同志们，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狠狠地打！”枪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不少敌人随着枪声掉进了湖里。敌人的轮

番冲击，变成了轮流送命。

阳光照在鄱阳湖上，湖面上映出绚丽夺目的光辉。第二次反冲锋胜利结束后，茹培义和同志们利用战斗空隙，整装擦枪，准备着新的更激烈的战斗的到来。下午六点多钟，三十多只敌船吐着火舌，又从三面向我船围攻上来。蒋匪军官挥舞着手枪督战，妄图在天黑之前将我船吃掉。在这紧急关头，船老大和他的儿子受了重伤，帆绳被敌人打断了，船在湖中停了下来。一只敌船乘机向我逼近，船上的敌人一齐向我船上爬。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茹培义怒火万丈，顺手抓起一块五尺多长的船舱盖板，将一个刚爬上船来的匪徒，一下子砸进水中。第二个匪徒还没爬上来，就被他一板子砸碎了脑袋。十几块船舱盖板打光了，他又拿起几个大碗，向敌人劈头盖脸地砸去，敌人一个个被砸得喊爹叫娘，用两手死劲地捂着脑袋，趴在船上。“轰”的一声，茹培义顺手向敌船扔了一个手榴弹，敌人同船只一起沉入了湖底。当茹培义刚炸沉第二只敌船时，左胯骨被第三只敌船上的重机枪打伤了。茹培义盯着冲上来的敌船，愤怒地骂道：“狗强盗，我看你还能疯狂几时！”他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又连续投出两颗手榴弹，把第三只敌船上的十五个匪徒炸得血肉横飞。此时，船舱里的同志们也一齐冲了上来，一阵猛打，又炸沉了两只敌船。三百多名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死伤九十多个，剩下的只好夹起尾巴溜走了。

十个人民子弟兵，披着美丽的晚霞，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为了表彰茹培义同志的功绩，华东支前领导机关给茹培义同志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予“华东支前英雄”的光荣称号。

（栖霞县革委、人武部报道组）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山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第1集

作者 = 山东省军区政治部编

页数 = 151

SS号 =

DX号 =

出版日期 = 1971.12

出版社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书名
前言

目录

民兵英雄郝怀友

盆子山区地雷战

高平路上一虎将

铜墙铁壁

三打敌据点

陷敌于灭顶之灾

铁壁营盘

枣林怒火

高庄民兵武装队

鲁北平原地道战

勇敢机智杀敌人

红色交通员

丁家的铁西瓜

红三村

微山湖畔的战歌

五村同写壮丽诗篇

光荣的石匣民兵

众志成城

戳穿美帝纸老虎

鄱阳湖上的一场激战